

朝霞

ZHAO

XIA



9

1974

朝霞

目 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

· 小 说 ·

- 典型发言·····段瑞夏（3）
——续《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 新人小传·····胡万春（18）
- 车 长·····胡廷楣（43）

· 散文、特写 ·

- 前进，黄浦江的主人·····漆启泰（32）
——写自上海市技术革新展览会的报告
- 起重工的手·····姚克明（38）
- 大合唱·····刘增新（51）
- 价目卡的历史·····杨宇照（53）
- 珍珠·····徐东达 唐水明（60）
- 焊条钢·····谢炳锁（64）



· 诗 ·

- 列车飞向北京(叙事诗·征文选刊)·····路 鸿 (13)
- 革命儿歌一束·····蕃瓜弄小学“红锋”理论小组等 (42)
- 银海轻舟·····陆 萍 (68)
- 赞巡回坐车
- 检 验·····周银宝 (56)
- 加 速·····周志俊 (50)
- 炼钢颂歌·····钱国梁 (67)

· 评 论 ·

- 美术革命的新成果·····建工局工人评论组 桑 耀 (57)
- 评组画《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

“善人”不善 “仁者”吃人

- 上海拖拉机厂一金工《红楼梦》评论小组 (69)
- 评《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形象

- 谈李白诗歌的尊法反儒倾向·····范民声 (73)

典型发言

——续《一篇揭矛盾的报告》*

段 瑞 夏



读者还记得任树英吧，上次揭矛盾以后，长江灯泡厂的面貌现在怎样了呢？最近，我们又去了这个厂，亲眼看到任树英同志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经受着新的考验。生活象长江一样奔腾不息，象云霞一样绚烂多姿，下面截取的，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

一个平常的早晨，公司生产组长胡政民左手支着下巴，右手抱着左臂，在办公室里心绪不宁地踱着方步。你说急人不急人？下午，市工交系统在东风广场召开的批林批孔经验交流会上，安排了长江灯泡厂做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发言，重点介绍长江厂在批林批孔运动推动下，不断降低产品成本的事迹。发言稿都打印好了，忽然传来了一条消息：长江灯泡厂最近显像管成本猛地上升了！

胡政民急得双手搓巴掌。虽说长江厂的支部书记任树英上次狠狠揭了他的矛盾，但是后来公司党委书记老韩跟他谈了几次，老胡每逢干部参加劳动日也都到长江厂去，他眼看着厂里批林批孔运动搞得

蓬蓬勃勃，革命生产形势热火朝天，产量往上蹿，成本往下降，上半年一举完成了全年任务，心里不服也得服：长江灯泡厂确实是全公司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典型。从此，对任树英、对长江厂，总有一种歉疚的感情，常常象只小兔子一样在胡政民心头拱动，使他觉得自己应当为长江厂做一点什么。这次长江厂到市里发言就是胡政民提名，公司党委讨论通过的。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长江厂的产品成本却上升了。这个事情可怎么办呢？胡政民怕消息不准确，又亲自给长江厂挂了个电话，任树英跟公司党委书记老韩一起带着电视机到郊区农村征求贫下中农意见去了，电话是厂生产组长阿宽师傅接的。

“听说你们成本上升了？”胡政民问。

“一点不假。”阿宽师傅说。

胡政民心头一沉：这下敲定了。

“可真是！你们下午准备怎么发言？”

胡政民脱口问道。

“那得等树英回来研究研究，她今天上

* 载本刊第四期

午要回来的。”老阿宽慢条斯理地回答。

研究？是要研究啊。

胡政民坐到办公桌前，点起支烟，深深吸了一口，看着自己吐出的浓浓的烟雾沉思起来。首先跳进他脑子的，是一星期前的一件事：

那天正好公司开干部会议，光明玻璃厂的几个青工在公司大楼东面的墙壁上贴了张大字报，揭发胡政民去年压制光明厂青年突击队搞的“青锋一号”新式炉的事。大字报一上墙，不用通知，公司系统各厂的头头都围来看。光明厂的生产组长老赵有点沉不住气了，去年当“青锋一号”三次试验失败时，胡政民正是通过他借口生产忙，把炉子停掉的。老赵挤到胡政民旁边，悄悄说：“老胡，我在厂里也吃了不少大字报呢，说我压制新生事物。”

胡政民有点烦躁了，心想：如今样样都是新生事物了。你们搞不成功，还说我压制！但他还是显得平静地对老赵说：“你是晓得的，不是一连失败了三次才停炉的么？”说完，他又朝旁边看大字报的人看了一眼，两手一伸，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失败了三次有啥关系？我女儿学走路，不知跌了多少跤呢？”旁边插上一个清脆的声音，这是在看大字报的任树英。

胡政民警了她一眼，继续对老赵说：“你仔细想想，去年是有教训的。‘青锋一号’产量虽高，烧出来的玻璃性能却不稳定，制成产品恐怕也没人要。”

“给我们好了。”答话的又是任树英。她微笑着，挤到胡政民面前，恳切地说：“老胡，电视工业要打翻身仗，巴不得有更多的新技术、新工艺啊！”

“你……不了解啊。”胡政民欲言又止。在这种场合，和这样好胜逞强的人，他感到很难说话，终于摇了摇头。

“哎，厂里群众呼声很高，老胡的话嘛，

也有道理。难哪！”老赵犹豫不决。

任树英轻轻拍了拍衣裳，抬起右手，向前一抓，捏成拳头有力地一挥道：“支持新生事物，可决不能手软，老赵，我们配合你们干。”

你说不行，她偏要干，专爱冒险。这就是任树英。老胡对此是深有体会的，他没有再说什么，就走开了。

想到这里，胡政民不由激动地一拍桌子：“对了！”他断定，现在长江厂显像管成本上升，八成跟“青锋一号”有关。一定是“青锋一号”烧出的玻壳报废率高，拖了任树英的后腿。任树英啊，任树英，你这爱出头的椽子，总有挨斧头的时候！到底还年轻啊，生活为你安排的道路太顺利了：初中毕业进厂当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举着红旗造反，入了党，三十岁当了支部书记，抓起一个厂的工作。今年又半年完成全年计划。一帆风顺啊！一帆风顺，对一个青年人，也许并不好！胡政民从桌上的文件夹里抽出那份打印好的发言稿，眯起眼睛思考着：如何处理这份发言稿？修改，还是取消？

任何草率的决定都是不妥当的，尤其是对长江厂这样的先进典型，必须慎重。胡政民站起身来，决定亲自到长江厂去摸摸情况，也许，今天该轮到胡政民帮助帮助任树英了。

就在同一时刻，在通往市区的公路上，一辆蓝色的长途汽车飞快地奔驰着。车门边的座位上，坐着一个青年妇女，她穿一身细蓝格子衬衫，黑布裤子，赤脚，穿双黑色塑料凉鞋，膝盖上放着只黄帆布挎包，挎包背带上系着一条桔红色的毛巾。这就是长江灯泡厂的第一把手任树英。坐在她旁边的胖胖的中年人是光明玻璃厂的老赵。他俩后面坐着公司党委书记老韩和生产电视机的东风厂的同志。车窗外，一排排浓密的绿杨屏障飞快地向后移动，一阵阵清新

的风钻进窗子，吹起任树英两鬓乌黑的短发，她端正地坐着，双眉微蹙，清秀的眼睛正视前方。她在沉思——

昨天晚上，贫下中农家里的一幕幕场景是多么感人啊！一台小小的电视机，从来不曾拥有过这么多热情的观众，贫农老大爷坐在前排的小凳子上叭嗒叭嗒地抽烟，姑娘们笑嘻嘻地挤成一团，无法计数的小鬼头们，有的爬在窗台上，有的一个劲地从大人的胳肢窝里挤出光光的脑袋……小孩子叫，青年人闹，饱受旧社会苦难的老贫农啊，激动得眼泪直掉。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电视机吗？不，公社文化馆早就有电视机了。可是，当工人兄弟姐妹们亲自把亲手做的电视机，送到贫下中农家的柜子上时，有一种异常深沉的感情拨动了贫下中农的心弦。

一位拄着拐杖的老奶奶拉着任树英的手臂说：“小小电视机，佷越看越欢喜！工农联盟情谊深啊！你们要加油干，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当时，任树英感动地说：“阿婆，我记住你的话了。我们一定狠批林彪、孔老二复辟、倒退的谬论，抓革命、促生产，让贫下中农坐在家里都能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看到革命样板戏。”……

更使任树英深思的，则是看完电视回招待所的路上，党委书记老韩随便扯起的一段有趣的话。夜晚，星光似水，蛙声如鼓，空气格外清新。到招待所要走十分钟田间小路。老赵从包里拿出一只手电筒，一推开关，田埂上亮出一个昏黄的光圈。“没电罗。”老赵说。“唔，”老韩接过电筒，轻轻拧开，取出三节电池，用手一捏，有一节已经软了。他从自己包里取出一节新电池换上去，再一推开关，一道雪白的光柱横在田野上。老韩笑笑说：“一节电池干掉了，放不出电罗。”说完，他沉思了会儿，又

意味深长地说：“要把电视机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你们三个厂，就象这三节电池一样。谁——是那干掉的一节呢？”任树英、老赵、东风厂的同志当下相视而笑了。

不错，没有光明厂的玻壳，就没有长江厂的显像管；没有长江厂的显像管，就没有东风厂的电视机。这好象是一列车子上的轮子，一只电筒里的电池。

谁是那干掉的一节呢？此刻，任树英在想。谁也不是。我们要相互支持，把能量集中到一条线上。只要紧紧依靠党，依靠群众，我们就有不尽的能量，使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事业，放出最美的光辉！

想得太远啦。任树英伸手掠掠头发，和旁边的老赵谈起了“青锋一号”的事：

“老赵，回去把贫下中农学大寨的干劲和对我们的心意向大家说一说，同志们就更有劲啦。”一星期前，看了光明厂青年突击队的大字报后，任树英和老赵一言为定，坚决支持“青锋一号”上马。“青锋一号”专为长江厂做玻壳。正象胡政民所预料的，由于新炉子烧出的玻璃性能不稳定，玻壳装上显像管爆裂现象较多，引起长江厂显像管成本上升了。如今，“青锋一号”的命运已经不仅拴在光明厂工人的心上，同时也紧紧拴在长江厂工人的心上。任树英为此还特地组织了攻关小组呢。可是，一提到“青锋一号”，老赵就有点惴惴不安，为了自己厂里一只炉子，把长江厂也牵制住了，怎么说呢？他有点抱歉地说：“哎……也不知什么时候能成功。这只炉子真象节干掉了的电池，拖住你们后腿了。”

“哪儿谈得上拖后腿！”任树英象吵架似地反驳他，“老赵，‘青锋一号’不是一节干掉的电池，而是一个即将完工的发电站，一旦完工，就要放出很大的能量啊！那时候，就不是你们一个厂，而是整个电视工业战线都被促进，都得象插了翅膀一样，飞起

来啦！”任树英说得兴奋了，不由轻轻伸出两只手掌比划起来，似乎她真要飞出车窗，飞向蓝天白云之间。

“你呀，真会想象！”老赵忍不住笑了。

“说得有意思，是要想象啊！”党委书记老韩被任树英的热情感染了，笑着凑上来说，“革命就是不断地把美好的想象变成现实。我们工人阶级是历史上最富于理想的阶级。树英，有空，请你仔细谈谈你们的理想和远景规划，好吗？”

任树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说容易做做难哪。”可她心里却说：“是要和工人群众一起好好想想我们的未来啊。”

汽车穿过辽阔的田野，进入了市区。大家分头乘公共汽车回厂了。

离厂虽才一天，任树英真有如隔三秋的感觉。在革命高潮中的工厂，一天，常常会有惊人的变化。

老远，就看到简陋的厂房上，建筑工人为了翻造厂房搭起的高高的井架。一条阔幅标语：“批林批孔促大干”，象条红色瀑布从高空直泻下来。小红旗在飘，哨子在叫，建筑工人啊，轻捷如飞鸟。任树英感到红旗在鼓舞她前进，哨子在召唤她冲锋，她顺手揩去额上细微的汗珠，步子一紧，不觉已到了厂门口。

厂门口停着一辆草绿色的大卡车，正在装货。驾驶室窗口露出一张又红又圆的脸庞，这是厂里新培养的女司机武云。她一个劲儿挥动戴着粗纱手套的手，尖声喊着：“树英姐，树英姐！”

任树英脸上漾开了笑容。这个小姑娘当司机，当初有人就不敢想象呢。送武云到公司参加司机培训班时，胡政民曾经特地打电话责怪任树英：“你们长江厂就挑不出第二个人了？这个小个子姑娘，还是让她回去骑在竹椅子上唱：‘小汽车呀真漂亮，嘟嘟嘟嘟喇叭响’吧。”当时任树英很严

肃地回答：“武云同志是经过我厂群众推荐、支部讨论批准的，你看不中，就自己来挑吧。”胡政民当然不会自己来挑。现在，武云早已开着大卡车走南闯北了。任树英笑着走过去，伸出右手食指朝武云额角上使劲点了一下，说：“小鬼，如今是把方向盘的人哪。”武云双手朝方向盘上一按，神气地一歪脑袋：“我们厂的方向盘把在你手里哩。公司里老胡来找你啦！在楼上办公室等着。”

“阿宽师傅呢？”任树英问。

“带着攻关组一早就到光明厂‘会诊’‘青锋一号’去了。”武云说。

自从上次揭矛盾以后，长江厂成了全公司的先进典型，胡政民也常常表扬长江厂。可是任树英觉得这种表扬比批评还难受，原因之一，是自己工作并没抓好；原因之二，因为胡政民似乎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有所转变，不然，他为什么对光明厂的“青锋一号”那么反感呢？

任树英快步上楼，走进办公室。胡政民一个人坐在里面“滴滴哒哒”打算盘，忙得帽子也脱掉了摔在一边。他刚才到财务组借来了成本核算表，正在亲自复算显像管的成本，越算，心里越有底：果然不出自己所料，“青锋一号”拖了长江厂后腿啦。真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任树英放下挎包，轻轻叫了声：“老胡，你找我？”

胡政民一抬头，看见任树英风尘仆仆地站在面前，连忙说：“嗨，你可来了！今天下午的典型发言你准备怎么办呢？”老胡办事，喜欢开门见山。

“有什么说什么呗。”任树英把挎包挂在墙上，摘下毛巾到门口的水龙头上搓了搓，擦了擦脸。

胡政民对任树英的态度不大满意，他把算盘朝任树英面前一推：“有什么呢？有

的是成本上升。”

任树英平静地笑了笑，没有答话。

“树英啊，事情清清爽爽，”胡政民耐心地说，“成本提高是由于玻壳报废率高，玻壳报废率高是由于光明厂的‘青锋一号’……”说一句，胡政民就用右手“笃”地一下拨一个算盘珠。

任树英淡淡笑着抢过算盘，朝墙上一挂说：“同志，算盘珠子是算不出人的革命精神，也算不出前进还是倒退的。‘青锋一号’是我自己心甘情愿，找上门去的。”

“可是任树英同志，你要知道，你们是全公司的一面红旗，今天下午一发言，全市都要知道。这荣誉不仅是你们厂的，也是公司的。你应该懂得珍惜。”胡政民有点急了，站起身，两只手掌撑着桌子说。

“你的意思……”这一来任树英甚至有点惊慌了。她，可从来没想过这些啊。

胡政民摆出左手支着下巴，右手抱着左臂的习惯姿势，在这小小的办公室里踱了一圈，慢慢抬起头说：“是啊，事情是你自己找上门去的，事到如今，怪你也没用了。这样吧，为了顾全大局，光明厂方面我负责去说。‘青锋一号’让让路，叫他们集中力量在老式炉子上大干一场，突击一批玻壳供应你们。下午的发言嘛，就照常进行。最多，适当加点说明。你看怎么样？”胡政民偏着头，注视着任树英，等她回答。

任树英的脸色一下严肃起来，她咬了咬嘴唇，握着毛巾的手不觉捏紧了，水，无声地从她的指缝里往外流。说心里话，任树英这些天根本没把典型发言的事儿挂在心上。如果真要发言，她倒很想走进热气腾腾的会场，在全市工人阶级面前，呼吁大家伸出手来，帮一帮“青锋一号”啊！可是，胡政民同志，你想到哪里去了！

胡政民见任树英不说话，又接着说：“不然，听任产品成本继续上升，那就不是

做典型发言的问题了，而是要检讨。我如果坐视不顾，也是要检讨的。你懂吗？”

“看来你只好叫我检讨了。”任树英说着走到墙根下挂好毛巾，又坚决地补充道：“炉子无论如何是不能停的。”

胡政民大感意外，他茫然不解地看着任树英，充满感情地说：“树英，这回我可是有——意——栽——花——”

“你是想把我们栽到花盆里呢。”任树英激动地站在窗前。外面起风了，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她伸手理了理，把发夹重新夹好。任树英，她是长江厂的当家人，可是，难道她当初狠揭矛盾，对胡政民的错误路线坚决斗争，仅仅是要为一个长江厂争气吗？不，她想的是为整个阶级，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气啊！站在全公司、全市的行列里，长江厂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妹妹”，而不应当是什么得天独厚的“独养女儿”式的典型。离开了兄弟厂，离开了整个阶级，长江厂还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希望？任树英还有什么出息，有什么力量？

此时，任树英似乎更看清楚了胡政民：在企业经营、利润核算等方面，他精明、干练，也许不失为一个颇有办法的事务工作者；但是经营社会主义企业，首先必须是个政治工作者，他必须懂得党的基本路线，懂得无产阶级政治，理解社会主义新型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相信群众。胡政民缺少的正是这些。所以他过去压制长江厂，错了，因为他压制了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今天抬举长江厂，又错了，因为他又压制了光明厂的新生事物。他错在路线上呵！

难道真的又错了？胡政民还没有认识到。任树英不领他的一片好意，他有点遗憾。两人沉默了会儿，胡政民终于拿起桌上的帽子说：“树英，你再想想。我向党委汇报了再说吧。”

“等一等。”任树英回过头来，双手轻轻

拍了拍衣裳，诚恳地说：“老胡，你到光明厂去看看吧，如果说真的要保红旗，‘青锋一号’才是一面真正的红旗啊！”

红旗？拖生产后腿的红旗？胡政民不理解，他戴上帽子，下了楼。

厂门口，正好武云要开车出去，车上装了几箱破裂的玻壳。胡政民见了，随口问道：“小武，这车碎玻璃送废品回收站？”

武云“扑嗤”笑了：“到底是公司里的大干部，好大的口气！这要送到光明玻璃厂回炉去。兴许好分析分析爆裂原因呢。”

去光明厂？胡政民心头一动：这么多玻壳都报废了，不正是好材料么？他马上说：“好，小武，带我去吧。”

武云朝他做了个鬼脸：“上来吧，这可不是竹椅子啊。”

“这个小鬼头！”胡政民上了车。

胡政民一走，任树英紧跟着下了车间。

车间走廊里，批林批孔专栏已出到三十期了。车间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通知：下班后，车间理论小组宣讲《封建论》。任树英心里很高兴，运动开始并不久，工人群众中焕发出了多么大的能量啊！普普通通的工人，都自觉地刻苦学习马列、毛主席的著作，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自觉地以主人自居，主宰工厂的大事，国家的大事。胡政民常常说任树英爱冒险，其实，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这样好的群众，还怕什么风险呢？

任树英来到电子枪小组。一排穿着洁白的工作衣的姑娘，正在明亮的灯光下装配银光闪闪的电子枪。任树英随便拉张凳子，在几个工人旁边坐下，跟大家说起农村访问的情况。同志们一听，劲头可高了！

这个说：“我们要把电视机送到每户贫下中农家里。”

那个说：“要在全国的农村、山区都建立起电视广播网。”

“要让电视在国防工业、宇宙工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嗨！那样一来，我们厂象现在这样能行吗？”任树英笑笑问。

“那怎么行？要大大地发展！”人们热烈地议论着。

“对，要大大地发展！而且，不仅长江厂，光明厂和东风厂都要大大地发展，整个一条电视工业战线都要大发展！”任树英心头热呼呼的。人们讨论着。渐渐地，一个大胆的想法闯入了她的脑子：怎样把这些想法拟成一个规划，让规划变成全厂工人的决心，变成全厂工人的行动，变成明天的现实！在新形势下，作为一个党的基层工作者，一个工厂的当家人，应当善于用新的战斗目标鼓舞群众，夺取更大的胜利！

任树英决定要到光明厂去。如果“青锋一号”成功，对长江厂将是一个多么大的促进和支援哪。

正在这个时候，司机武云满脸通红，象只小皮球一样蹦了进来，一把拉住任树英，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树英姐，快！……阿宽师傅叫你快想办法！”

“什么事？慢慢说。”任树英掏出手帕帮她擦了擦汗，冷静地问。

原来，攻关小组和光明厂的青年突击队一起已基本摸清了“青锋一号”炉的规律，但是在新的试验条件下，炉子夹层发生开裂，急需钢材加固。正巧这时，胡政民赶去了，他不但不供应材料，而且命令老赵停炉，集中力量在老式炉子上突击玻壳。武云赶回来时，老赵在犹豫，双方正顶着。

外面，风大了，雷声轰响。大块的乌云在天上飞跑，一道道光影在任树英脸上掠过。她的双眉在抖动，嘴唇咬成一条线，她的心又象打鼓似地剧跳，她象一个指挥员，面临着关键的决战。停炉？万万不能！相信光明厂的工人，相信阿宽师傅，会顶住！

而钢材，一时三刻上哪儿去找呢？当初自己厂搞隧道烘箱，为了一点工字钢，费了多少周折呀。可现在……

“哗啦啦——”大雨终于倒下来了。

“得想法去支援哪！”同志们焦急地说。

“到兄弟厂去求援吧，或者直接找公司党委解决。”有人提议。

“时间！同志们，只怕来不及，炉子被迫停下来，就糟啦！树英姐，我真不该把老胡带到光明厂去！”武云急得直跺脚。

怎么办？任树英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青锋一号”，这才是按照我们工人的心意栽的花，决不容风雨把她摧残，即使拿了我的脊梁骨也要把炉子撑住！批林批孔运动中新上马的新生事物决不能垮，也决不会垮！任树英眼睛一亮，右手向前一伸，抓成一个拳头，有力地一挥，冷静而果断地说：“炉子决不能停！钢材必须送去！”

“哪里有钢材？”武云捏着拳头问。真的，这会儿即使八千里外有钢材，武云也恨不得立刻开了卡车去把它运来。

然而，这钢材，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任树英斩钉截铁地说：“拆烘箱轨道。”话一出口，音调却有些变了。工字钢是非送不可的，可是她为胡政民深深地感到难过。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只要稍稍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偏离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常常就要使工人群众付出重大的代价。

同志们惊讶了！这隧道烘箱，砌进了长江厂干部群众多少心血，多少意志，多少力量！任树英同志，为了砌这烘箱，你湿透了多少衣裳；为了铺这轨道，你又磨破了多少血泡？难道你舍得？

“不能！我——心疼！”武云双手抓住衣襟，强横地扭了扭身子，眼泪挤出了眼眶，顺着红红的脸颊往下流。

任树英左手抚着武云的肩膀，右手伸

出食指，轻轻擦去她脸上滚烫的泪珠，无限深沉地说：“同志，老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孔老二之流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近，我们不都组织批判了这些剥削阶级思想吗？我们工人阶级胸中要有大目标，心眼儿可不能这么小啊。轨道拆了，过几天可以再铺。‘青锋一号’，这不是一只炉子，这是批林批孔的成果，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关键时刻，我们不能手软啊！”

“拆吧！”

“长江厂，光明厂，都是为了一个大方向。拆吧！”工人群众纷纷挥着拳头表示。

“拆！”武云想通了。她抬起手背擦了擦眼泪，转身就去拿工具。

我们的群众是多么通情达理，顾全大局啊！任树英被深深感动了。她拿起工具和大家一起投入了战斗。

风在吹号，雨在擂鼓，工地上，“批林批孔促大干”的标语被风吹得“哗啦啦”怒吼，被雨洗得格外鲜明夺目。很快，一根根带着人们手上的余温的工字钢装上了卡车。武云一头钻进驾驶室，任树英一个箭步跳上卡车，她身体斜出车子，一手抓住棚顶的帆布，一手迅速向前一挥：“快！”

“嘟嘟——”卡车喇叭激昂地喊叫着，冲向雨幕之中。

这时候的光明玻璃厂，又是另一番景象。“青锋一号”象一节车厢一样雄踞着，鼓风机“呼隆隆”地高唱，炉膛里桔黄色的玻璃发出耀眼的光、灼人的热。

阿宽师傅也象光明厂的工人一样，头上扎了块湿毛巾。他五十多岁了，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子，清瘦的脸上闪着红光，显得慈祥，又显得威严。他手持一根钢钎守在炉前，正和几个光明厂的工人研究抢救炉子的方案。而另一些工人，忙着去寻找零星的钢材，准备焊接起来用。面临严

重困难，只有懦夫才等待。

光明厂的生产组长老赵蹲在车间的一角，急得满头大汗。他犹豫、为难。身后，是坚决不停炉的青年突击队和长江厂的攻关小组；眼前，是坚持下令停炉的顶头上司胡政民。

胡政民脸色冷峻，他厉声斥责着：“老赵同志，你要识大体！不能只顾自己产量高，不管消耗冲云霄，卡车上的碎玻璃你没看到吗？炉子都快开裂了，还是叫干、干、干，长江厂的典型发言都要被你们干掉了，他们答应，公司可不答应！”

老赵不吭声。实在说，“青锋一号”拖了长江厂的后腿，他也觉得对不起长江厂，对不起任树英。可是，如果停炉，难道就对得起长江厂，对得起任树英吗？不，不能！就算我们老赵对任树英一千个不理解，一万个不理解，可这一点他是切切实实地理解的；就算我们老赵看问题一千个犹豫，一万个犹豫，可是这一点他能毫不犹豫地断定：任树英对“青锋一号”的感情比他要深厚得多啊，深厚得多！叫老赵怎么办啊？

“炉子的规律我们已经摸准了，你懂吗？摸准！”阿宽师傅老远朝胡政民吼着。

“摸准？”胡政民怀疑地朝他看了看，“炉子都快完了，你还摸准什么？长江厂成本上升，光明厂炉子开裂，都乱了套啦！”他双手抱着头，一屁股坐在张凳子上。脑子里象浆糊一样浑。自己一心搞好生产，工人群众也一心搞好生产，为什么两个“一心”碰在一起就成了两条心？为什么现在的生产也象政治运动一样轰轰烈烈，错综复杂？难道自己这样负责任错了？他猛地站起来，向公司党委书记打了个电话，让党委书记来处理这个局面吧，这实在不单是生产业务工作。党委书记老韩问了情况，没有多说什么，满口答应“马上来。”胡政民这才似乎稍稍松了口气。

“来啦！工字钢！工字钢来啦！”轰隆的机器声和风雨声中突然跃起一声清脆的叫喊，武云和任树英抬着一根工字钢急忙地进来。两人的头发都淋湿了，脸，是红的，眼睛却象被雨洗过了似地黑亮。

“工字钢！”人们一下子围上去，瞬时间，伸出几十双手抚摸这笔直笔直的钢材。

老赵慢慢地走上去，激动地拉着任树英的手：“任树英同志，你……”

任树英急切地打断他的话：“老赵，炉子一定能修好，我们要记住贫下中农的话，多快好省地上啊！”

这时阿宽师傅悄悄拉拉任树英问：“树英，这工字钢？”

武云嘴快：“隧道烘箱轨道……”任树英一瞪眼止住了她的话：“快，快抢修！”

阿宽师傅心头一震，他会意地拍拍老赵：“快，快抢修！”

老赵，这个常常被犹豫折磨的人，突然显出了少有的坚决，激动得额上青筋都暴出来了，他大声喊道：“同志们，这不是工字钢，这是……这是……”他急得选择不出适当的词汇，最后，还是说了句很平常，而意思毕竟是很不平常的话：“这是工人阶级的战斗风格！”

干部和群众，长江厂的和光明厂的，交织在一起，风风火火地投入了战斗。人们忙碌地在雨帘中穿梭，只有胡政民象个闲人似地局促地站在一旁（他不知什么时候站起来了），任树英带着工字钢突然出现，实在太意外了。这个年轻的支部书记，真象“青锋一号”炉里炼出的玻璃一样纯洁透明，一样耐得起十万伏高压的冲击，一样时刻辐射出强烈的光和热！这是怎样的新干部啊！

忽然，任树英很随便地拉了老胡一把：“快，老胡，一起干哪！”“啊？”胡政民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动他随人群冲进风雨。

很快，一根根挺拔的工字钢竖起来了。长江厂压不弯的钢轨成了光明厂摧不垮的顶梁铁柱。

象钢人一样矗立着的压机开动起来，任树英接过阿宽师傅手里的钢钎，猛地伸进炉膛，挑出一团金光闪闪的玻璃球放上压机，压机的上模稳稳地压了下来，一只显像管玻壳形成了。“这回啊，质量包好！”开压机的青年工人豪迈地说。

试验结果证明，这位普通青年工人说出了科学的论断。

“好啊！”人们欢呼着。谁还能保持沉默呢？连鼓风机风都是热的，激荡人心的。即使是冰块，在这里也会吐出热气来呀。此时，胡政民的心头是说说不出的滋味。这就是群众，用人与人、厂与厂的墙壁是隔不开他们的，这是一个完整的阶级，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了的工人阶级，是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阔步前进的英雄的人民！在这样的群众面前，他，胡政民，一直在扮演多么愚蠢的角色呀！想到这里，胡政民心里突然难受极了，他走到任树英面前，很严肃地说：“树英，让我来干。”这短短几个字，任树英听了，心头禁不住一阵感动，她挺直身体，有力地伸出双手，象给新战士授枪一样把钢钎交给胡政民，严肃而响亮地说：“好，欢迎你！”立时，武云起劲地拍起手来：“欢迎老干部参加劳动！”

“噢，他不是要停炉的嘛！”光明厂的一个小伙子故意问。

“哎！”老胡惭愧地叹了口气，这一口气，吐掉了积累了多少年的暮气啊！他脱下帽子挂在炉前，激动地举起钢钎说：“是我的思想停了炉啊。”



“两个炉子都不能停。”党委书记老韩不知什么时候已挤到了人群中。也许，刚才抢修炉子时他已在场了，可不，你看他满头汗水，双手都黑苍苍的。老韩笑而不答人们问他什么时候到的问题，只是豪爽地挥了挥汗水，掏出一张钢材调拨单。

“来不及跟你商量，我就拨来了点钢材。你同意吧？”老韩幽默地对胡政民说。

“同意、同意。不过，如果你先跟我商量，我也许倒不同意呢。”胡政民回答道。

人们哄笑了。老韩把调拨单递给任树英：“我来晚了，让你抢了先，这钢材就‘奖’给你们吧。”

任树英双手把单子贴在胸前，心头感到一阵温暖。她感激地望着老韩，觉得这张轻飘飘的调拨单真如一根根钢材一样沉

甸甸。

这时老赵激动地挤上来对任树英说：“树英，我们组织人力支援你们铺轨道。”

“你还是多生产点玻壳支援我们吧，轨道我们自己会铺的。”回答的是阿宽师傅。任树英朝阿宽师傅会意地笑了笑，把调拨单给了武云——这小姑娘不用再为烘箱着急啦。

老韩含蓄地问老胡：“你看下午的典型发言怎么处理？”

“‘青锋一号’一成功，长江厂的成本马上要往下降啦。不过……”胡政民感到如果照原来的发言稿，好象总有点欠缺，应该增加新的内容，新的思想。

老韩完全懂得胡政民“不过”后面的意思，他对任树英说：“你呀，看来还得准备不用发言稿罗。”

“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反正为了大家都不做干掉的电池呗。”任树英说着转身对老赵说：“‘青锋一号’的成功，对我们是个有力的支援啊。”

“嗨，明明是你们对我们的支援。”老赵有点着急地说。

“这里面很有意思哩，典型，正是在它和一般的关系中体现出来。我们抓典型，不是为了竖一面旗子图好看，而是为了鼓舞大家，推动我们的事业向前发展！不过，还是先吃饭吧，吃了饭再研究。”老韩爽朗地说道。确实，早已过了吃饭时间了。

“对，都在我们厂吃饭，吃完饭一起开会去。”老赵高兴地招呼着。

武云一听，神气地伸了伸戴着粗纱手套的手叫着：“好，坐我的车去。”

这时候，任树英已和阿宽师傅坐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热烈地细致地讨论起来。但他们讨论的不是下午的典型发言，而是厂里群众关于远景规划的意见。

武云第一个吃好饭，在厂门口把喇叭按得震天响，唤大家快去。人们纷纷上车了，老韩和老胡边吃饭边谈心，最后走出食堂。一边走，一边还在说话。

老胡说：“我……确实需要在运动中洗脸洗澡啊。”

“是啊，我们这些工作经验多几年的人，更要向新干部学习，在游泳中学习游泳。”老韩说。

“嘟嘟——”喇叭在响，车上，任树英一手抓着篷布，一手做成个喇叭套在嘴上喊着：“同志们，快上来！”

“快，跟上去！到车上再讨论讨论任树英的典型发言。”老韩拉了老胡一把，两人迈开了大步。

草绿色的卡车满载着人群，驰向东风广场。

下午，东风广场上，任树英的典型发言激动了几万听众。出乎人们意料，她讲的远不是我们上面介绍过的内容。她站在明灯高照的讲坛上，抒发豪情，讲了整个电视工业的未来，讲了通往未来的虽然粗略、毕竟宏伟的规划。她代表哪个厂呢？没有说，只是从发言中看出，未来的长江厂、光明厂、东风厂的工人都溶化入整个工人阶级的形象，他们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勇敢战斗，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绘下了祖国电视工业的宏图；以顶天立地的气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典型发言充满了火一样的热情，闪耀着理想的光辉，显示出工人阶级大海般的胸怀。至于发言的具体内容，那已超出了这篇小说的范围。读者同志，让我们和任树英同志一起，用火热的战斗去创造我们的未来吧！

（题头、插图：施大畏）



列车飞向北京

路 鸿

夜色浓，大雪猛，
风卷雪烟弥长空，
扫出雪夜一角红
——大江上游阳城站，
千军万马齐集拢！
旌旗如莽林，
袖章火焰红，
人流汇江海，
鼓点卷烈风……
搅得大地直晃动！
“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标语刷满墙，
字字千钧重。
见标语，
革命群众挺胸膛；
见标语，
一小撮牛鬼蛇神陷进洪流中……

铁路局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范扑欣，
妄想摆脱灭顶险境。

“六七年一月一日零点停止发车！”
风雪中来一道密令。

叉道上，
机车熄了炉火，
汽笛哑了吼声，
车篷顶积上白雪，
明窗上布满冰凌……

阳城站车棚里，
传出一片喧腾：
“这是政治阴谋！”
“停车，誓死不答应！”
司机们笔下卷风雷，
大字报上迸发出革命义愤。

突然一阵锤声急，
哪台机车要起程？
只见“前进号”车头上飞下一团火，
——啊！一位健壮的中年人：
球衫红欲燃，
锐眼亮炯炯，
浓眉如利剑，

额角似岩峰……
他那起伏的胸膛内，
象有怒涛在奔腾。

这是“前进号”司机——阿斌，
刚擦亮车头明灯。
阿斌抹一抹左臂，
袖章上“造反队”三字——
金灿灿，红橙橙。
阿斌、副司机、司炉，
——三支飞鸣的箭，
射向车棚……

二

“真是蛇蝎心！”
阿斌一脚踩上凳，
袖一捋，眉一拧：
“同志们，战友们，
阳城站如果停止发车，
大动脉就切断不通！
‘抓革命，促生产，’
这是毛主席发出的号令！
别看咱们阳城小呵，
它可是万里铁道线上的喉咙。

“‘零点’是‘前进号’飞往北京的时辰，
范扑欣策划‘零点’停车，
妄想切断北京的声音，
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宁进一步死，不退半步生！”
阿斌说完把手一挥，
那神态，就象旗手在战场上冲锋。

此刻，司炉一拳擂响桌面：
“阴谋——戳穿它！”

密令——坚决顶！”
副司机也跟着拉开粗嗓门：
“现在就进站连挂，
咱们要继续革命！”

工人们抖开大字报，
“哗啦啦”铿锵有声：
纵使周身血管断，
誓叫铁路日夜通。
呵！冰河解冻，
激浪飞进……

阿斌和副司机、司炉跃上机车，
抑不住满腔激情：
窗外，一台台机车在升火，
窗内，画像上毛主席微笑地看着他们。
开车——这是革命的迫切需要，
开车——这是毛主席的战斗命令！
开车——向资产阶级发起猛烈冲锋！
开车——咱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开车——夺回阶级敌人窃取的权力！
开车——咱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阿斌猛力地拉响汽笛，
风雪夜炸响惊蛰雷霆……

三

雷霆轰鸣，
劈开雪阵。
震撼着高楼玻璃窗，
震撼着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心。

风雪中，站台上卷来几个人。
领头的就是范扑欣：
棉衣棉裤，
皮帽围巾，
臃肿拙笨。
范扑欣见到“前进号”来连挂，

一股凉气从脊背窜到脚跟……

怎不使范扑欣心胆寒呵，
一月前，在经济主义妖风中，
阿斌就与这个姓范的交过锋。

冤家偏路窄，
今夜又相逢。
未见阿斌面，
牙根咬得格格紧；
一见阿斌面，
满脸笑容藏奸佞。

“机车进站来连挂，
请问，是谁的命令？”
三角小眼光巴眨，
阴险毒辣绿莹莹。

“毛主席叫咱来连挂，
咱接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命令！”
正气冲霄汉，
截铁又斩钉。

“我的命令，
必须无条件执行！
这是组织纪律性！”

“对错误的命令，
咱是一座‘千斤顶’！
工人阶级就是这样的脾性！”

耳听阿斌针锋相对的回答，
范扑欣猛然把嗓子压得又柔又轻：
“阿斌呵阿斌，
马行千里总不免失蹄，
人做万事总有考虑不周的一瞬。
今夜你违抗我的命令，
你忘了是哪条根上的藤！”

阿斌呵阿斌，
我全为你着想呀，
孔夫子尚且‘三省吾身’，
你也要三思而后行！”

“是哪条根上的藤？”
望着范扑欣奸诈的面孔，
阿斌想得那么遥远，
又那么切近：
父亲是阳城站上的巡道工，
劳累半世，
被日寇刺死在荒垆。
母亲带着他去沿街乞讨，
饥饿是他们母子的身影。
名曰阳城不见太阳出呵，
阳城上空布满腥风和愁云……
红旗一展天下亮，
毛主席救他出坑阱，
吃过黄连更觉蜜糖甜，
阿斌坚决跟毛主席干革命。
入党后每天坚持读马列，
读到星稀明月淡，
读到霞涌红日升……

一阵风雪扑面来，
阿斌头脑更清醒，
回答响铮铮：
“毛主席革命路线是生命线，
保卫她，
咱要献上赤胆红心！”

“不签通行令，
列车不准行！
这是铁路上历来的规定！”
范扑欣把手在胸前一搁，
额角上爆起青筋。
“谁若私自开车，
后果由他担承！”

“纵然征途上有千阻万拦，
拦不住列车飞向北京！
咱们有斗过吴佩孚的肝胆！
咱们有李玉和擎过的红灯！”

飞蛾要扑灭炉膛烈火，
螳臂想阻挡住历史车轮。
范扑欣把头向右一歪，
跟随的人就扑向登车扶柄。

反对倒退！
坚持前进！
一把铁钳咬住扶柄上的手腕，
那是阿斌硬茧重重的掌心。

一只手——邪恶、干瘪！
一只手——磊落、遒劲！
两只手呵代表了两个阶级，
两个阶级在较量、抗争！

“把手松开！”
——一声山崩；
“不准捣乱秩序！”
——一阵暴风；
“不许熄灭火种！”
愤怒的群众如浪如涌。
“不准熄灭火种！”
巡道班、司炉班，
发出同样的声音。

涌浪里，
那只苍白的细手，
抖索索，
滑下登车扶柄……

四

时间的骏马呵四蹄生风，

“嘀嗒嘀嗒”向“零点”飞掠。
“零点”是两个阶级斗争的焦点，
阿斌决不许范扑欣拖延半分钟！
准时发车，
彻底粉碎“三停”迷梦！
准时发车，
阶级意志，举足轻重！

山重水复早无路，
黔驴之技已穷尽。
范扑欣甩去了棉衣围巾，
右眼一闭嘴一努，
有人捡起一块花岗石，
要击碎车头耀眼的明灯。

时间的骏马呵请停一停，
你是最好的见证！
看清楚范扑欣丑恶的嘴脸，
牢记下范扑欣这一笔罪行！

阿斌怒发冲冠，
阿斌双目火喷，
“车头明灯不亮，
列车不能驰骋！
此刻呵，要保住明灯，
明灯呵，就是咱的生命！”

此刻呵，咱们的阿斌，
如猛虎，象雄鹰，
从路基上跃上来了
——挟一团怒火，
裹一股雄风……

矗立高高的火车头，
魁伟躯干护明灯。
护明灯——用千度热血！
护明灯——献一腔忠诚！
莽雪呵，

为阿斌披上大氅；
雪夜呵，
有两道闪电，
一株劲松！
范扑欣看着阿斌劲松般的身躯，
趑趄地倒退几步，
双眼发愣；
打灯人碰上阿斌闪电般的目光，
手臂战慄，
石块跌落手中……

高天寒流急，
雪夜度春风。
“炮打司令部”！伟大号召响遍阳城，
一支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站来，
朔风猛雪被东风挤得无踪无影。
东风呵给列车增添了巨大动力！
东风呵给阿斌增强了必胜信心！
阿斌和副司机跃上操纵台，
司炉挑开大红门……

五

风停雪消正零点，

阳城站上闹哄哄。
战旗如海翻洪波，
人流似川走长龙。
鼓声动地来，
爆竹冲苍穹，
各行各业的喇叭在高喊，
千万张五彩传单飞满空，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大标语呀火样红。
潮在涨呵人在涌，
八月浙江潮，
哪有这般汹！
人潮滚滚涌车前，
毛主席画像挂正中，
两边绣球红彤彤。
汽笛吼，车隆隆，
风烟滚，驾长风，
阿斌与战友，
又跟着毛主席去冲锋！
去冲锋呀旗引路，
千万辆列车朝北京，
汽笛高歌震长空……

(题图：宋正谋)





新人小传



胡万春

题内之话

做文章就是出题难，左思右想的想不出。后来想到，本文的主人公肖志刚，是一个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人，而且在这个新人的成长过程中使本文的另一个人物周阿发深受教育，那么干脆就把本文题为《新人小传》吧。至于周阿发从这个新人身上究竟受了何种教育，那真是说来话长，让我们先从周阿发谈起吧！

一

……回厂刚刚一个星期，周阿发就听说今天六号青年炉炉长肖志刚要在他那座“花果山”上搞新花样了。他心里很不放心，尽管是他休息天，也大清早到厂里来了。

周阿发今年五十岁，有一张精瘦的脸，一脸钢针似的毛胡子。他的模样很难叫人看出是个技术干部，穿一套旧工作服，戴一顶褪了色的工作帽，倒象一个老炼钢工人。平时，他的嘴角上总是叼着半截子雪茄烟，

因为他有气管炎，认为抽雪茄烟痰少，而且价格便宜，一天抽三、四支就尽够了。

解放前，周阿发由于家境贫困，没念完中学就停学了。进了工厂以后，他完全是依靠自学和实践来掌握冶金技术的。解放以后，他一直在生产技术科当科员，后来担任了技术监督站的站长。他历来不喜欢人家称他“技术员”、“站长”，总是说“叫我周师傅吧”，于是大家都称呼他为周师傅了。他为人大公无私，对于执行国家的质量标准、操作规程等各项制度，要求十分严格。在炉前，如果让他发现有人不按照工艺规定操作，不管你是谁，决不通融，“啪”地一声，一块“禁止出钢牌”扔在你面前了。炉长跳脚、瞪眼珠，急得要命。周阿发还是铁板着脸，决不心肠软。有时这炉钢明明合格，他也死啃制度，不同意出钢。炉前工只有重新返工，符合了工艺规定，周阿发才同意出钢。事后，他才挺谅解地说：“别生我的气，这是上头规定，我是执行制度，也是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着想嘛！”他始终认为自己这么做是正确的，这真叫人奈何他不得。

就因为他开口闭口死啃制度，大家就叫他“老制度”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肖志刚和炉前炼钢工人贴了许多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说规章制度中有许多不合理的条文，对工人实行管、卡、压。在这股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周阿发也开始感到这些制度有问题，已成为发展生产的阻力了。他向工人们检查了自己执行制度中的一些错误。广大炉前炼钢工人建议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提出取消“禁止出钢牌”，他也表示赞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技术监督站取消，领导上征求了群众意见，决定仍由周阿发担任车间检验组的组长。同时，经过广大群众反复讨论，改革了规章制度中不合理的部份，制订了各项新制度。周阿发说：“这可好了，今后我一定要严格执行新制度。”至于怎么样执行新制度呢？他却没有多去思考。党总支书记郑兴师傅却这么说：“新制度虽已建立，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不断地进行改革，才能逐步地完全起来。”周阿发听了这话，却不以为然，心想：“老郑啊！你把话说得这么活络，不肯说死，叫我怎么严格执行新制度呢？”他开始执行新制度后，特别“看不惯”的是六号青年炉，炉长肖志刚好象“孙悟空”，带领一群小青年，简直使这座炉子成了“花果山”，“新花样”层出不穷。因此，他总感到没有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后来，他气管炎发作，到疗养所去疗养了一年多。谁知他回厂才一个星期，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群众运动就开始了。

宏伟的钢厂，呈现一片兴旺、繁忙的景象，平炉车间、转炉车间、电炉车间、轧钢车间机声隆隆，红光闪闪。火车头拉着一节一节车皮，满载着生铁、废钢、焦炭等各种原材料，“喀隆喀隆”地在厂房旁边开过。

周阿发在工厂的中心大道上走着，一

幅大标语赫然映入眼帘：“反对复旧倒退，坚持变革前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墙上，临时用芦苇搭的大字报栏上，形成了一片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使人一进工厂就会感到一股革命热浪迎面扑来。

突然，有一辆大卡车呼地一下从周阿发身旁驶过，猛地在他前面停下，车上跳下一个充满朝气的小伙子。他一看，不是别人，正是电炉炼钢车间六号青年炉炉长肖志刚。小伙子二十八岁，中等个子，肩宽体壮，一头蓬乱的头发不肯屈服地压在炼钢帽下。他两眼很深邃，仿佛一直在思考着什么问题，嘴巴坚毅地抿紧着，鼻头上有着亮晶晶的汗珠。他等卡车一开，把一件衣服往肩上一甩，返身就跑。没想到周阿发正迎着 he 走去，撞了个满怀，把周阿发头上那顶旧工作帽也撞到地下去了。周阿发没好气地说：“好小子！就算你今天搞试验也用不着急成这样啊！”

肖志刚挺不好意思地笑着，连忙捡起帽子递给周阿发，说：“周师傅！今天不是轮到你休息吗？怎么也来了？”

“哼！因为我对你还不大放心。”周阿发嘴角上叼着半截子的雪茄烟，就是不冒烟，早就熄火了。“这么些年了，你还是这副猴子模样。告诉你，搞试验嘛，我当然赞成，如果你搞得不守规矩，我可得给你头上套上金箍圈，念念金箍咒啦！”

肖志刚说：“哈！你还想扔‘禁止出钢牌’吗？”

“请放心，这个老路子我是不会走的。”周阿发拍了拍工作帽上的灰尘，往头上戴着。“别忘记！我现在执行的可不是从前的旧制度，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制订的新制度。”

“那还要看你怎么执行，难道就没有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啦？”

“好，算你嘴皮子厉害，往后再给你算

账。”

“你算账？我就造反。”

周阿发想揍他一下，刚举手，肖志刚早已转身向车间里奔去了。周阿发想想刚才这些话，品味一下，笑话是笑话，可话里句句有骨头，不免又勾起多年前肖志刚敢于对他“老制度”造反的往事来了。

他走到党总支办公室，正好党总支书记郑兴师傅在办公室里。郑兴师傅有四十七、八岁年纪，头发微微有点灰白，剃一只平顶头，很朴实。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展，工作实在太忙，郑兴师傅不用说休息天，就连夜里也是不回家，睡在车间办公室里的。

周阿发坐下以后说：“老郑！我昨夜一夜都没睡好，总感到总支对肖志刚搞这种试验的决定不太妥当。”

“总支讨论决定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在疗养所。现在你还没有了解实际情况，先别下结论。你到肖志刚炉子上看看，你会了解是怎么回事的。”郑兴师傅挺温和地说：“说真的，老周！我总有点为你担心，你头脑里还有点形而上学的旧东西舍不得扔掉。”

周阿发不以为然地说：“你也不要对我存偏见嘛！”

郑兴师傅忍不住笑了：“但愿我是偏见就好了。”

“我总认为，我们对加强企业管理工作重视得不够。平时生产也好，搞试验也好，起码要遵守制度。大家不遵守制度，正常的生产秩序怎么建立？”周阿发叹了口气，又说：“不管怎样，我执行的是新制度，又不是执行过去的旧制度，严格些总不至于错吧？”

郑兴师傅诚恳地说：“谁也没有说不要加强企业管理，或者说不要遵守制度。问题是怎么加强，怎么遵守。你要建立的又是怎么样的生产秩序。你说得太空洞，通

过实践就清楚了。你是老同志，应该关心肖志刚这样的新党员、新炉长的成长，也不要开口闭口说六号炉是什么‘花果山’嘛！”

“唉，不说了。”周阿发心里有话，觉得很难再说下去。

郑兴师傅站起来说：“我还要去开个会，有话等我回来再说。既然你来了，车间里的事情你要多关心一些了。”

周阿发也站了起来，说：“好吧！”

二

周阿发对肖志刚是相当熟悉的。肖志刚是周阿发的邻居肖妈妈的儿子，周阿发简直是看着他长大的。肖志刚从小顽皮得要命，是出名的“小活猴”，拉弹皮弓打鸟，捉蟋蟀斗蟋蟀，甚至爬电线杆子，可以说只要你想得出他就玩得出。当肖志刚七岁的时候，一天，他家来了两位解放军叔叔，又和气又亲切，在屋里跟妈妈谈了半天，就是不许他听。后来，解放军叔叔走了。他才发觉妈妈哭过了，眼睛还红红的。从此以后，里弄里叔叔、阿姨对他格外地亲切，妈妈对他却比从前严格了。到了春节，里弄里有人到他家来慰问，还在门上贴了“军烈属”的大红纸。肖志刚忽然明白过来了，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这以后，“小活猴”开始变得有思想了。他进了小学以后，肖妈妈才把父亲的事告诉了他。原来，肖志刚的爸爸是个卡车司机，共产党员，在抗美援朝中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次，他爸爸作为车队的队长，带领车队运输炮弹到前方去。美国鬼子在公路上扔了许多定时炸弹，公路不能通行，可前方等着要炮弹。他爸爸不怕牺牲，爬到公路上去拆卸定时炸弹的雷管，四个炸弹拆了三个，拆第四个时炸弹突然爆炸，他爸爸就牺牲了。可公路已经畅通，炮弹也准时运到了前方。虽

然他爸爸离开他的时候，他还只有五岁，连爸爸的模样也想不起来了。可这件事却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一次，他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会这样做呢？”肖妈妈给他找来了介绍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人物的书，对他说：“孩子，你看看这些英雄的书就明白了。”当时，肖志刚还只有十二岁，从妈妈给他的书里，他逐渐明白了一些道理，原来他爸爸所以不怕牺牲，是因为听毛主席的话，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那正是大跃进时期，肖志刚带头跟几个孩子一起做好人好事，捡了许多碎的耐火砖，砌了一只小炉子，大炼钢铁。有了炉子没有原料，就到处捡废钢烂铁。可是街头巷尾能捡到的废钢烂铁太少，小朋友们就只得自己家里去捡。确实在家里捡到了一些，就开了炉，真的用小坩锅炼起钢来了。结果呢？肖妈妈发觉一把坏菜刀不见了，有两个孩子的家长发现破铁锅、旧斧头不翼而飞了。肖妈妈知道是怎么回事，没说什么。有的家长就不免有点埋怨肖志刚，说是“小活猴”把孩子们都带得无法无天的了。

象肖志刚这样的孩子，应该说是一个有头脑、有思想的好孩子。可街道邻居中有少数人却总是看他不顺眼，仿佛那种粘粘糊糊的孩子；象算盘珠那样拨一拨动一动的孩子，倒是好的。那时候，周阿发却不以为然，倒不是他以为自己应该支持新生事物，而是认为只要能为国家多炼钢铁就该支持。因此当他知道了这件事后大为高兴，抚着肖志刚的头说：“小家伙！你真是好样的，小小年纪就懂得大炼钢铁的重要性了。好，我支持你们，做你们的顾问。”真的，周阿发下班以后，就去看他们的小炉子，指导他们炼钢，浇出了一堆小钢锭。肖志刚和他的小伙伴高兴得跳了起来，周阿发也含着欢喜的眼泪说：“志刚！

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多么需要钢啊！没有钢，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啊！我希望你们长大后，一定要当个炼钢工人。”周阿发的话，给肖志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肖志刚十七岁那年，初中毕业后，果然分配进周阿发同一个厂里，并在同一个车间里当艺徒了。

在热火朝天的钢铁厂里，肖志刚每时每刻接受着工人阶级的深刻教育。那时，肖志刚跟的师傅是老炉长郑兴。一次，电炉正在冶炼中，突然炉门角发生穿钢，只见一股白亮的钢水从碗口大的洞里冲出来。郑兴师傅当机立断，托着一大包耐高温泥料，冲上去堵住了穿钢的洞口。他在泥料包燃烧的烈火中大叫：“快！用掏扒顶住。”肖志刚连忙拿起掏扒顶住泥料包，使这炉钢倒进了盛钢桶，避免了炉底机械被钢水冻结产生事故。事后，肖志刚见郑兴师傅工作服已烧焦，关切地说：“师傅！看，你皮肤也烫伤了。”郑兴师傅说：“为了钢，为了社会主义，哪还顾得上这一些。”这使肖志刚深受感动。

特别是郑兴师傅对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一套做法，敢于战恶风、顶逆浪，使肖志刚受到了路线斗争的教育。有一次，电炉正在熔炼后期，按工艺规定，出钢温度必须取五瓢样子来测定，如果其中有三瓢钢水结膜在二十四秒至二十八秒标准内，才能出钢。但郑兴师傅取了三瓢样子，钢水结膜已达到二十四秒至二十八秒的标准，就决定提前出钢。周阿发知道后，铁板着脸说：“老郑！你没有取五瓢样子，这是违反工艺规定的，是不合法的。”

郑兴师傅说：“我们可不能把工艺规定的条文当教条，温度已经够了，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再取两瓢样子呢？”

周阿发斩钉截铁地说：“我的责任是按

制度办事。”

郑兴师傅没理周阿发这一套，坚决地一挥手说：“出钢！”

于是，周阿发火了，啪地一声，把一块“禁止出钢牌”扔在摇炉开关台上了。

郑兴师傅坚持出钢，结果这炉钢的温度完全合于标准，冶炼时间缩短了二十分钟。但是，周阿发却把这件事当作违反工艺处理，扣除了郑兴师傅当月的奖金。肖志刚很气愤。郑兴师傅却笑了笑说：“工人阶级革命的志气，决不是他们扣除几元奖金能压下去的！”这件事引起了肖志刚长久的沉思，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会出现这么不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呢？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九六六年“八一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全国掀起了红卫兵运动。那时候，这股革命浪潮也激动了肖志刚等十个同时进车间的艺徒。他们已学徒三年，快到了满师的期限，肖志刚已经二十岁了。三年来，他们和老师傅们共同奋战在炉前，深感规章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的条文。于是，他们在肖志刚带动下起来开火了。车间个别领导相当恼火，说：“这批小爷叔，翅膀没有硬，倒要飞了。不肯好好遵守规章制度，还要造反，要是不在艺徒期间教育教育，将来当了正式工人，非闯大祸不可。”于是，就把这个“教育”工作交给周阿发来做，由他给这些艺徒上上课。周阿发是有名的“老制度”，对各种规章制度真是背得滚瓜烂熟，做这工作还不容易？他对待工作从来就一丝不苟，相当严格，而且他的模样也叫这些小伙子见了就感到一种“威严”。你看他，老是眯着一只眼，嘴角上叼着半截子老是不冒烟的雪茄烟，铁板着脸，叫好几个小伙子非常害怕。当然也有一些不那么怕，最不怕的就是肖志刚。

“你们都要专心用功，把那些规章制度记住。”周阿发在上课时说：“我要考你们的，要考的！那时，我提问题，你们回答。回答好的，进车间上炉子，就算正式工人了；回答不好，哼！留下来……”

车间的小会议室里一片肃静，小伙子们感到了一种压力，有点紧张。有少数几个就拚命把安全制度、工艺规程背下来，也象周阿发那样背得滚瓜烂熟。而肖志刚呢，一声不响地看、读、想，两只眼睛骨溜骨溜地转。忽然，他的两只瞪圆的眼睛老是注视着周阿发的脸，就象周阿发的脸上正在放引人入胜的电影似的。

周阿发火了：“志刚！你老看着我的脸干什么？”

“我在研究一个问题。”肖志刚爽快地回答说：“我在想，你嘴角上为什么老是叼半截子雪茄烟？又不冒烟，叼着它干什么？”

他这么一说，弄得小伙子们哄堂大笑起来。

“哼！”周阿发真有点啼笑皆非，真也奇，他居然认为对这个问题也应正确地加以回答。他铁板着脸说：“这是习惯，懂不懂？吸烟是个习惯，只要有半截子那玩意儿叼在嘴角上，就自以为在吸烟了，至于它是不是冒烟，倒不是主要的……懂不懂？”

“懂了。”肖志刚恍然大悟地加了一句：“是形而上学。”

“懂了，懂这个有什么用？你替我乖乖地读规章制度小册子。”周阿发忽然感到自己不该回答这种乱七八糟的问题，自己对自己生气了。为了整整肖志刚，使他老实点，他又说：“哼！你别以为你父亲是革命烈士，肖妈妈是我多年老邻居，我就会对你放松，恰恰相反，我要对你更加严格要求。”

这倒是实话，周阿发从来公事公办，谁要想从他那儿“开后门”、“搞交情”，那简直做梦也不用想。不过肖志刚确实连做梦也

没想到过这一点，他是一个在社会主义新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人。过去，他是周阿发很欢喜的孩子，今天由于周阿发头脑里蒙上了修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灰尘，对这个成长起来的青年反而看不入眼了。如果肖志刚有那种私心眼，他也不会得罪这个“老制度”，也不会向他“进攻”了。倒是他在为周阿发惋惜，想当年就是这个支持过自己大炼钢铁，并教育自己将来当个炼钢工人的“启蒙老师”，今天为了维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成了一个“老制度”，正在压制真理，不得不成为自己“进攻”的对立面了。

“哼！这个无法无天的人，不用那些规章制度把他约束起来，将来进了车间非闯大祸不可。”周阿发心里已经有盘算，他要在这个“小活猴”头上套上金箍圈，往后只要他“老制度”念念金箍咒，就可以管束住这个无法无天的人了。

但是，周阿发做梦也没想到，肖志刚不久就向他发动了“进攻”，而且抓住了要害，拆他的金箍圈了。

一星期后，肖志刚已从十个小伙子中串连了五个，作了“进攻”的准备。终于周阿发决定开考了。

小伙们瞧着周阿发这个威严的“主考大人”，气氛空前紧张。那些生怕“主考大人”不让进车间上炉子的小伙子，临场还在埋着头背规章制度的条文。肖志刚闪动着两只机灵的眼睛，胸有成竹，毫不紧张。还有五个小伙子眼睛瞧着天花板，仿佛头上有什么值得他们一看的东西似的。

对那些小伙子，周阿发一个又一个地考问。其中有四个小伙子按照条文对答如流，很快就被周阿发通过了。那几本规章制度的小册子，背下来还不容易？

当周阿发考问另外五个小伙子时，回答起来都七翘八裂。周阿发火冒七丈，哼

了一声说：“你们想取消规章制度啊？告诉你们，这办不到。”

“不，我们并不想取消规章制度，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必要的，它能使我们工人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现代生产。”肖志刚立刻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对现在的规章制度，也不一概否定，我们反对的是其中不合理的部分。”

“蛮好！蛮好！”周阿发气得说不出话来了，心里却这么想：“哼！一定是肖志刚串连好这几个小伙子跟我捣蛋的。”他下定决心，要好好整一下“罪魁祸首”肖志刚。

决战要开始了，小伙子们屏住呼吸注视着。

“嗯——肖志刚！”周阿发眯着一只眼，嘴角上照例叼着半截子雪茄烟，铁板着脸提问题了。“当电炉即将出钢时，行车吊着料包停在炉前的上空，你炉前工应注意什么？”

肖志刚眼睛一转，回答说：“应该避免在料包下通过。”

周阿发火气消了一点，说：“嗯！对。”

“在一般情况下，这条规定是正确的。”肖志刚接着说：“在特殊情况下，那就例外了。”

周阿发火了，说：“你管它什么特殊情况，你应该避免在料包下通过，防止上面掉下东西来，造成工伤。”

“这不行。”肖志刚立即想起自己父亲趴在公路上拆卸定时炸弹的雷管、郑兴师傅托着泥料包冲上炉子抢堵穿钢洞口的情景，于是他强头倔脑地说：“规章制度可不能象你抽雪茄烟，只要有半截子那玩意儿叼在你嘴角上，管它冒烟不冒烟……搞形而上学。我认为正确的安全条例也不能死板执行，要是行车吊着料包在炉前上空时，刚巧炉门角发生了穿钢，我应该立即拿着耐火泥料从料包下穿过去抢堵穿钢洞口，抢

救炉子，抢救一炉钢，我怎么能象害怕上面扔下炸弹来似的，忙着逃命，这多么可耻？我看这一条应加上‘如炉前无特殊情况’这一句……”

“别磨嘴皮子啦！”周阿发气呼呼地说：“我再问你，炼四十五号钢，要脱炭到百分之零点三，加铁矿石多少？”

“加四百公斤，这是不合理的。”肖志刚立即理直气壮地说：“有时我们加二百公斤铁矿石，炭已降到百分之零点三。如果一定要加四百公斤，那不是把国家宝贵的原材料白白浪费吗？我认为这一条工艺规定必须修改。”

好大的口气！要修改制度？那还了得？

“主考大人”恼羞成怒了，用手指敲着桌板大声说：“规章制度是‘生产的法律’，不能修改，也不能变。”

“不，这是错误的观点。你应该懂得，世界上任何事物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绝对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肖志刚瞪圆着眼睛，霍地站起来说：“你这种观点是典型的形而上学。毛主席在《矛盾论》里就指出：‘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我们决不能用这种观点看问题，而应该把客观事物看成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动的、可变的。”

周阿发给闷住了，闷得心里直发慌。绝对的，相对的，形而上学，肖志刚居然会讲出这么一番大道理。而且，这道理又是毛主席说过的！“老制度”无言以对，被这个刚满师的小艺徒击败了。事情已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只有用“主考大人”的权力，压服这个无法无天的肖志刚。于是，周阿发一气之下，干脆作了这样的宣布：“其他人通过了，明天到炉前报到。肖志刚学习态度不踏实，不端正，留下来。”最后几句话，就是“老制度”念的金箍咒。

那九个小家伙都怒目而视，等于是支持肖志刚。肖志刚眼睛瞪着周阿发，猛地冲出小会议室去，把一张凳子也撞倒了。一会儿，他又奔回来，冲着周阿发说：“你不讲道理，我决不罢休。我要和你斗争到底，我要写大字报！”这是宣战！肖志刚宣战完毕返身就走了。

“志刚！回来！”周阿发额上冒汗了。他万万没有想到，肖志刚这么倔强，金箍咒失灵了。万一肖志刚真的写大字报，那不是大出洋相？影响多不好？他退却了。

肖志刚重又出现在门口，保持着敌对情绪。

“好吧！你的问题我再考虑考虑。”这位“主考大人”口气软了下来。

这是周阿发有生以来初次被这个“小活猴”在“考场”上“大闹天宫”。后来，他不得不让肖志刚进车间上炉子。往后几年中，这十个小伙子也大多上了六号炉，六号炉全是青年人，就成了如今的“花果山”了。当时，周阿发让肖志刚“大闹天宫”后，确实有点心酸，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这才感到自己当时的做法是典型的管、卡、压，一想到这件事，反而很惭愧，很难受了。

三

在轰轰烈烈的电炉炼钢车间，当六号青年炉开始搞试验的时候，周阿发到车间里来了。

六号青年炉的一助手章大奎走到炉长肖志刚跟前说：“炉长！今天我们搞试验，听说‘老制度’不太赞成，会不会再搞老一套？”

肖志刚想了想，笑着说：“我们也不要老眼光看周师傅，形势起了变化，‘老制度’哪能不变化啊？过去，他思想上受了修

正主义企业管理路线的毒害，执行的明明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还以为自己是为国家为社会主义着想哩！现在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虽然已经改革，但还不完全，还要不断改革。我估计周师傅对这一点还不很理解。如果周师傅正确执行新制度，根据生产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新制度，坚持群众互检与专职人员检查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就要听他的。要是他还想抱住老一套，今天又来搞变相的管、卡、压，那我们只有向他斗，最后他总还是要变过来的。”

章大奎笑了笑，没说什么就走开了。

一会儿，周阿发已经走到了五号炉的炉前。他嘴角上叼着半截子雪茄烟，脸色却很和气。特别是他还帮五号炉炉长看了一只钢样，说：“温度很好，炭已合格，可以加合金出钢了。”炉长就决定出钢。一会儿钢样化学分析数字报来，证明周阿发判断完全正确，使出钢时间提前了。

章大奎看到隔壁五号炉上发生的事，很高兴，连忙对肖志刚说：“炉长！看样子‘老制度’今天不会来阻拦我们，也许他会象对待五号炉那样帮助我们一起搞试验哩。”

“喏！你把话又说过头了。”肖志刚擦着汗说。

这时，周阿发已经向六号炉这边走过来了。

六号炉正在加料，行车吊着巨大的料包“轰隆轰隆”驶过来。炉前工小侯正在料包下擦汗，肖志刚连忙把小侯从料包下拉开了。周阿发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心想：“肖志刚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倒比以前强一些啦！”

但是，当周阿发走到摇炉开关旁边，看着黑板上记的化学成份，越看心里越担忧。原来，六号炉搞试验炼的是低碳不锈钢，对炭的要求很严，要求在百分之零点一五以

下，规定只能加无炭合金。他不禁暗暗在心里想：“这种要求低碳的钢种，只能加无炭合金，无论如何是不能加有炭合金的，这是完全违反工艺的。”他凭多年炼钢经验来判断，这好象是“油煎石蛋永不酥”，是办不到的。

正在摇炉开关旁操纵的章大奎对周阿发说：“周师傅！我们炉长又要创造一个奇迹啦。”

“知道啦！”周阿发闷声闷气地回答。

“肖志刚要用有炭合金炼这种钢。”

周阿发听章大奎这么说，就一声不响地走开了。他感到自己对肖志刚的估计是不全面的，以为肖志刚已有了执行制度的自觉性，这会儿，他的看法改变了。怎么能用有炭合金炼低碳不锈钢？这完全是违反现在的新工艺的。不，决不能让肖志刚这么做，要坚持原则。但他也感到，党总支已表示支持，自己是很难说话的。再说，现在形势不同了，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来阻止，应该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他心中已拿定主意。

六号炉加完料，盖上炉盖，三根电极棒伸了下去，电炉发出了雷轰电劈般的轰鸣声，弧光闪耀。电炉处于溶化期，炉前工们都进入休息室去休息、学习。

周阿发也毫不迟疑地走进休息室去了。

肖志刚热情地表示欢迎周阿发到六号炉来，并且说：“周师傅！你给我们讲讲质量问题吧。”

周阿发心里想：“蛮好，我正要教育教育你呐！”他坐下以后，慢条斯理地给自己的雪茄烟点上了火，喷了一口烟，这才说：“好，我讲。同志们！当我们炼每一炉钢的时候，你们想过吗？它的质量好坏不仅会直接影响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还影响到世界革命哩。比方说，你们过去不是炼过

一种轧制螺纹钢的钢种吗？”

“炼过，炼很多呐。”小侯插上来回答。

“你们知道不？这种螺纹钢是做什么用的？”周阿发用探询的目光瞧着大家说：“原来这种螺纹钢是浇制水泥枕木用的。在非洲的坦赞铁路上铺的就是这种枕木，用的钢筋都是螺纹钢，其中就有你们炼的钢啊！要是钢的质量不好，浇的水泥枕木就会断裂。所以嘛！我们要援助亚、非、拉，就一定要炼好钢。”

肖志刚说：“周师傅说得对。”

周阿发马上把眼光射向肖志刚，含蓄地说：“要保证钢的质量，首先就一定要遵守工艺规定。”

肖志刚见周阿发说这些话时目光注视着自己，立即知道周阿发的心思了。他想：“周师傅绕了一个圈子，原来是想用软功夫来阻止我用有炭合金炼低炭不锈钢呀？”他摸准了周阿发思想的底，感到应该做做周阿发的思想工作了。于是说：“遵守工艺规定也不是绝对的，工艺来源于生产实践，是人制订的，写在纸上一万年也不会变。可生产实践是发展的，是在变的。我们决不能用不变的观点来看工艺，也决不能用死东西压活东西。工艺是如此，各项制度也是一样。只有当制度能够调动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的时候，这种制度才是合理的。如果其中有一条不能调动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压制了工人积极性的话，那么制度就必须修改。周师傅，你说对吗？”

周阿发一听这话，不觉吃了一惊，心想：“这小家伙倒是厉害，我刚露一点话头，他就抓住不放进攻过来了。”他觉得自己与肖志刚辩论，弄不好又会使自己下不了台。要吸取过去教训，不能这样。只有把自己的观点摆一摆，连忙脱身，这才能在众人面前占上风，不失自己的尊严。

“志刚啊！别忘记这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制订的新工艺，它是代表先进的。我们就一定要遵守。”周阿发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再说，炼这种低炭不锈钢，本身就需要低炭，怎么能用有炭合金炼呢？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我认为工艺规定是正确的。你硬要搞，就是胡作非为，我就不能不管。工厂靠什么来维持生产秩序？就是靠规章制度。当然，文化大革命前，规章制度有不合理部分，这需要改革。‘禁止出钢牌’那一套做法是错误的，也取消了。现在是执行改革后的新制度，难道不应该严格遵守？现在我们检验人员已经没有‘禁止出钢牌’，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执行制度的，如果说不服、教育不过来，那么总还要有点强制吧？”

“周师傅！你的思想又落后于形势啦！”

“不，不谈了，我的意见你可以想一想。”

周阿发按自己的盘算，连忙脱身走了。

六号炉的休息室里寂静无声，大家都在捉摸周阿发一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肖志刚那双明亮的眼睛变得深沉了，他向大家瞧了一眼，说：“大家听见啦？周师傅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周师傅对看得见的‘禁止出钢牌’是不搞了，可他头脑里还有一块看不见的‘禁止出钢牌’，他还不舍得扔掉。他以为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规章制度经过改革，就万事大吉了，绝对合理了，不能再变动了。他把群众生气勃勃的生产实践，无穷的创造，突飞猛进的发展，都要限制在已有的规章制度范围内。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章大奎赞同地说：“这么说‘老制度’由于思想路线错了，他执行制度的路线也错了。”

“对，他这块看不见的‘禁止出钢牌’的

实质,就是不相信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就是要倒退到‘检验员执法,工人们守法’的生产旧秩序中去,以规章制度来束缚工人的手脚。”肖志刚带着沉思的神情说:“我们与周师傅之间的分歧,说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用什么观点看规章制度,怎么执行规章制度,仍然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小侯笑着缩了缩鼻子说:“我又闻到火药味了,炉长!我们开火吧。”

年轻的炼钢工人们都哄地一声笑了。

肖志刚情绪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这一场斗争不仅仅是对周师傅的。大家知道,目前国家需要大量低炭不锈钢,我们的产量还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这是因为无炭合金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价格贵,货源少,不能大量冶炼。如果我们用国产的有炭合金代替,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货源多,我们就能大量冶炼这种低炭不锈钢了。同志们!我们难道能让帝、修、反卡着脖子走路吗?”

“不能!”章大奎跳起来说:“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

大家哄地一声说:“对!”

“几年以前,工艺规定须用无炭合金冶炼这种低炭不锈钢,这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这条工艺规定已落后了。因为我们使用了吹氧炼钢,降炭的能力大大提高,用有炭合金冶炼这种低炭不锈钢是完全可能的。”肖志刚越说越有劲头了。“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吹氧炼钢的优点,在氧化期把炭吹得低,还原期排除操作中增炭的可能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用有炭合金试炼低炭不锈钢的胜利!”

小侯挥舞着手臂说:“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肖志刚兴奋地说:“对!我们一定要敢于创造,敢于胜利,使全国人民扬眉吐气!”

这一席话,把大家的政治热情都鼓起来了。于是,青年炼钢工人们涌出休息室,一场创造性的夺钢大战开始了。

在烈火熊熊的电炉里,废钢已经溶化,进入氧化期了。肖志刚跳上操作台,打开炉门,把氧气管伸进炉门进行吹氧脱炭。灼热的炉火呼呼地喷出火舌来,烤得人脸上的皮肤针刺一般的疼痛。炉前工们就进行车轮大战,一个又一个跳上操作台,轮流吹氧。人们的炼钢服被汗水湿透,脸颊被烤红,但是没有一个人被高温吓退。个个英勇战斗,充分发挥吹氧炼钢的优点,决心夺取用有炭合金冶炼特种不锈钢的胜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炉内的钢水在沸腾。

肖志刚一次又一次地看钢样,炭在不断地下降。当炉内情况转入还原期时,肖志刚大声说:“准备合金!”

决战时刻来临,六号炉前操作空前紧张。

小侯已磅好三吨半有炭合金,由行车吊着合金桶,“轰隆轰隆”地驶过来,把合金倒入加料斗里。

肖志刚看看炉内稀薄渣流动性很好,就爬上加料台,检查一下合金情况,准备加合金了。

突然,周阿发走到六号炉的炉前来了。他从加料斗下捡了一块合金一看:“啊!他还要加有炭合金?”他的脸色变了,感到自己再不阻止,肯定会使一炉低炭不锈钢出格、报废。可是想到这次试验是党总支同意的,怎么能与党组织唱对台戏呢?他为难了。他抬头一看站在高处的肖志刚,强压住心头的怒火,奔到加料台下,尽量用缓和的口气叫道:“志刚啊!你加有炭合金,这可是违反工艺的啊!你有把握吗?万一炭

出格，一炉钢报废，这个后果可得考虑考虑哪！”

炉前的操作工人都紧张地注视着肖志刚。

肖志刚站在加料台上，听周阿发这么说，双目瞪圆了。这炉钢已炼到后期，加了合金即将出钢，难道眼看着一炉低炭不锈钢停炼，改为普通钢吗？不！决不能这样做。他想：“即使有天大的风险，我也要敢于承担责任。”于是，肖志刚“嚯——”地一吹哨子，喊了声：“加！”

一助手章大奎一掀自动加料斗开关，有炭合金就隆隆响着加进炉顶的加料孔里去了。

周阿发的金箍咒失灵了，气得钢针般胡子也颤动了。

站在高处的肖志刚，举起手臂，神采奕奕，用洪亮的嗓门喊：“继续冶炼！”人们向他看去，肖志刚是那么威武，那么高大，就象个铜铸铁打的巨人。

周阿发气得脸色发青，猛地从头上拿下帽子，往大腿上狠狠地一拍，转身就走了。

四

车间里一片红光，六号炉的一炉低炭不锈钢已经出钢了。正好到了下班时间，肖志刚指挥大家补了炉，装了一炉好料。下一班接班后，大家才兴高采烈地走进了休息室。肖志刚准备开个班后会，小结一下试炼经验，争取明天继续试炼时在操作上“更上一层楼”。

正当大家在休息室里热烈地讨论的时候，突然门砰地开了。大家一看，见是周阿发走了进来。周阿发铁板着脸，毛胡子颤动着，把一张化验单递给了肖志刚，激动地说：“看看吧，这是你违反工艺的‘成绩’，一

炉低炭不锈钢，二十三吨哪，炭出格了，报废了。”

这些话好象是平地一个炸雷，把这群生气勃勃的青年炼钢工人炸闷了。

肖志刚接过化验单一看，心里咯登一下，也不免吃了一惊。他严肃而冷静地分析、思考起来，回顾了炼这炉钢的全过程。他记得在加合金之前，炭已降到百分之零点零六，加上合金的含炭量，绝不可能使炭出格的。他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差错吗？”

“唉！也怪我没坚决阻止你们加有炭合金，给国家带来这么大损失。”周阿发显得很痛心，声音也颤抖了。“我有责任，有错误。志刚！有了错误，就要改，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

肖志刚蹙了下眉，心情也很沉重。他向大家扫视了一眼，发觉大家都默默地注视着自己，有的低着头。他想：“不，决不能一遇挫折就退却。”他站起身来，把头一扬，坚决有力地说：“下一步怎么办？一句话，继续试炼。”

“什么？你说什么？”周阿发一听这话，不觉惊异地后退了两步。他想：“现在事实证明他们违反工艺是错误的，证明党总支对他们的支持也是不恰当的，我有话就该说，有态度就该表。”于是，他一下子坚定起来，气呼呼地说：“我宣布：你们的试炼必须立即停止。”

“不，我们要继续试炼。”肖志刚斩钉截铁地说。

“好，蛮好！蛮好！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周阿发原来以为这个“孙悟空”碰了个钉子后，一定会乖乖地让自己套上金箍圈，变得老实点的。现在他意外地感到肖志刚是十分顽强的，有点束手无策了。他颤动着毛胡子，逼视了肖志刚一眼，说：“好，我找党总支说去……”说完就转身走了。

肖志刚慢慢地走到大家面前，一字一句地说：“同志们！如果我们这炉钢真的出格、报废了，我心里跟同志们一样是很痛心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的方向是对头的，我们要坚持下去。我们要找出差错，为什么炭会出格呢？我们要冷静，要分析，要找原因。同志们！振作起来，继续战斗！”

“炉长说得对，我们一定要找原因，要继续战斗。”章大奎头一个跳起来说：“大家都分头去复查，看看合金有没有磅错？化验的试样有没有搞错？特别是分析一下操作中造成增炭的原因。”

小侯说：“对！我们分头找原因。”

“同志们！”肖志刚见大家又振奋起来，心里感到热呼呼的。“任何新生事物的产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挫折。我们不要怕，一要心中有数，二要勇往直前，对不对啊？”

小伙子们齐声说：“对！”

大家都哄地一下走出休息室去了。肖志刚看了一下墙上的钟，时间还早，还只下午四点钟哩。他走到炉前，重新复查了加各种原材料的记录，发觉配料并没有错。他默默地思考着，不觉向化验室走去。

在堆满钢锭的场地上，春意盎然，阳光明媚。就在这儿，周阿发遇到了开会回来的党总支书记郑兴师傅。周阿发气呼呼地说：“老郑！今早上我就向你说了，党总支对肖志刚搞这种试验的支持是不恰当的。唉！现在……出事情啦。”

郑兴师傅平静地问：“什么事情？”

“加有炭合金炼低炭不锈钢，是违反工艺的。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改革过的新工艺，可不是以前不合理的旧工艺啊！”周阿发闷闷地抽着雪茄烟，又说：“我劝说过肖志刚，他不听。因为这是党总支表过态的，我也不大好办。结果呢？这炉钢的炭出格了，报废了。”

郑兴师傅眯着眼问：“可以下结论了吗？”

周阿发说：“当然，最后的结论还不能下，我已布置下一班检验员去复查了。”

“为什么炭会出格呢？你了解吗？”

周阿发给闷住了，他回答不出了。

郑兴师傅笑了笑，说：“老周！不管这炉钢的结果如何，你的思想和行动都证明是错误的。你把工艺规定当作了教条，并用来束缚工人群众的首创精神，这就是你错误的要害。老周啊！文化大革命以后，并不是一切到此为止了。我们还要继续革命，还要不断改革、不断前进啊！”

“郑兴师傅！周师傅！”肖志刚从车间那边奔过来说：“我们这炉钢并没有报废。”

周阿发吃了一惊，停止了抽烟。

郑兴师傅问：“为什么又不报废了？”

肖志刚说：“原来最后一只试样送到化验室时，小侯忘记把试样单给化验员，下一班化验员也没敢化验，结果就把前一只钢样当作最后一只了。刚才化验了最后一只钢样，炭是百分之零点一四，完全合格，喏！这是复查的化验单。”

郑兴师傅看了看化验单，就把它递给了周阿发。他一看化验单，心里就象让什么东西撞了一下，一屁股在大钢锭上坐下了。郑兴师傅说：“老周！我看你可以建议厂生产技术组修改工艺规定啦！改为‘炼低炭不锈钢，可用无炭合金，也可用有炭合金’，你看呢？”

周阿发默默地点了点头，不觉叹了口气说：“唉！老啦，比不上年轻人罗，我落后罗！”

“不。”郑兴师傅指了指自己一头灰白的头发，说：“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的分析，从来不以年龄区分。我们年老的，只要坚决执行正确路线，永葆革命的青春，也能‘返老还童’嘛！老周，你应该与肖志刚团

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一起战斗吧!怎么样?你们两位谈谈心,我到车间去一下。”

“好吧!”肖志刚会意地点了点头。

郑兴师傅走了后,肖志刚就在周阿发身边坐下,亲切地问:“周师傅!还生我的气吗?”

周阿发颤抖着手摘下嘴角上的雪茄烟头,看了看,往地下一扔,伸脚一踩。他赌气地说:“我生什么气?唉!往后……我再不抽这个烟了,连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东西。”

肖志刚见周阿发用脚踩着烟头,感到很可笑。但回想起自己少年时对周阿发的印象,在感情上还是很亲切的。于是说:“周师傅!你一心要为社会主义多炼钢、炼好钢的愿望,我是很理解的。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跟一些孩子砌了小炉子大炼钢铁,你不是支持我的吗?还当了我们的顾问。你对我说:‘孩子!我们要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多么需要钢啊!我希望你们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个炼钢工人。’我没有辜

负你的希望,果然进了工厂,当了个炼钢工人了。”

周阿发听了肖志刚这些实心话,仿佛往事又历历在目,脑海里映现出当年自己抚摸着肖志刚的头赞扬他的情景。

“如今,你周师傅一心想为社会主义多炼钢、炼好钢的愿望并没有变,可是由于思想路线不对头,你的行为恰恰与你的愿望背道而驰。”肖志刚耐心细致地说:“我们并不否认工艺规程等规章制度经过改革,比过去合理了。但是,我们决不能认为万事大吉,一劳永逸,可以固定不变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对规章制度怎么看?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还是用形而上学观点?”

周阿发感到肖志刚的话是诚恳的,一边沉思着;一边站起身来向着前边慢慢地走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由于工人群众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就会不断地突破原有规章制度的条文规定,并不断创造新的加以代替。”肖志刚一边走,一边指了指自己身上显得窄小的旧工作服。“这就象我身上穿的衣服,我进厂时还只十七岁,分配给我这身工作服是合身的。现在我身体又长大了



不少,这身工作服已经不合身了,太小了。因此我就要换新的合身的工作服。世界上没有一种衣服可以从三岁穿起一直穿到三十岁的,不可能永远合身的。规章制度也是这样,随着工人群众生产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创造,总会对一些已经落后于生产实践的规章制度加以否定,加以变革、完善。这种否定,难道不是大好事吗?”

周阿发听了这些话,默默地点着头。

肖志刚又说:“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也是规章制度的主人。根据工人群众的意见,不断改革不适应生产发展的规章制度,不断地使‘合理’和‘合法’统一起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表现啊!”

周阿发感到肖志刚的话一字一句似乎有千斤重量,字字句句都让他打在要害上了。他头脑里一道又一道的防线,都让对方突破、粉碎了。他深切地感到肖志刚不是自己原来想象的那样,而是一个有哲学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年轻人啊!

晴空万里,连一朵云彩都没有。这里有一条通吴淞长江口的大河,河面上微波滚滚,许多不大的船只在“哗哗”地行驶。钢厂的专用码头旁,停靠着不少驳船,人声喧闹,正在卸原材料。

走到码头旁边,周阿发突然站住了。他回过身来,突然说:“这么说,规章制度的不断变革和完善是无止境的罗?”

“对!是无止境的。”肖志刚准备粉碎他最后一道脆弱的防线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宏观世界是无限的,微观世界是无穷尽的,一分为二的可分性也是无止境的。在物理学上,本来认为原子是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基本粒子。后来发现,原子还是可分的,分出核子、电子、质子、介子……现在又发现核子也是可分的……因此我们要永远向前看。”

周阿发听了这话,脱口说:“我也不是要向后看嘛!”

肖志刚突然向河面上一指:“周师傅!你看这条船。”

这时正是涨潮水的时候,河面上由西向东水流很急。不少小火轮拖着驳船,正在逆水而上。有一只木帆船,因为突然无风,帆松了下来,让逆水冲击着,船在缓缓后退。船上的人正在用篙子定船位。

“只有不断前进,才能顶住逆水。你看这条木帆船,它不前进,让逆水冲了下来,这就是不进则退啊!”肖志刚严峻地说。“我们决不能象孔老二那样,做维护旧制度的顽固派,而要做建设新制度的革新派啊!”

周阿发嘴唇抖索了一下,看得出他内心是很激动的。过了一会,他说:“志刚!你的话是对的,你把我说服了。”

这时,一阵东风吹来,河面上的帆船立刻鼓帆破浪前进了。

尾 声

第二天早晨,周阿发一上班,就来到了六号青年炉的炉前。这时,炉前热火朝天,已经开始了试炼。肖志刚马上向周阿发讲了试炼情况,并希望周阿发和大家一起进行试炼工作。于是,周阿发立即投入这场夺钢大战了。

电炉烈火熊熊,已处于氧化期的末期。

肖志刚观察了炉内情况,发觉炉内渣子情况很好,马上爬到加料台上,检查已装好的有炭合金。一助手向肖志刚装了个手势,肖志刚就“嚯——”地一吹哨子,喊了声:“加!”加料斗一振动,有炭合金“哗”地加进炉子去了。

周阿发打开炉门,朝炉内看了看,眉头皱紧了。他立即提了个建议:“不要让合金

(下转 80 页)



前进，黄浦江的主人

——写自上海市技术革新展览会的报告

漆启泰

雄伟的上海城，象一个英姿焕发的巨人，屹立在金色的黄浦江畔。

当海关大楼的钟声在千里彩霞间回响，高耸入云的电视塔迎来了又一个灿烂的黎明，我们的面前就会出现这样一幅幅壮丽的画面：一艘艘万吨巨轮披红挂彩，在万众欢呼之中，疾速地从船台滑向大江；一排排三十二吨载重汽车按响着清脆的喇叭声，从宽阔的大街上驶过，奔向新的矿山工地；紫霞红云飘缈的炼钢厂，才传来纯氧顶吹技术革新报捷的锣鼓；街头巷尾的弄堂小厂，又飞出了羊毛衫编织采用电子新技术的喜讯……

每当望着这些激动人心的景象，我们便会很自然地想起七年前那个难忘的初春。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黄浦江畔的时候，上海工人阶级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庄严宣告，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一种何等豪迈的主人翁气魄。如今，七年过去了。七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这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浦江两岸带来的变化，是不可估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上海工人阶级，不但是一支革命的主力军，而且也是生产、技术领域的主人。他们将磅礴的革命激情，倾注到抓革

命、促生产的热潮之中，生产技术领域出现了一片令人鼓舞的崭新气象。如果我们到上海市技术革新展览会去参观一下的话，就会清楚地看到一种伟大的革命精神和无限丰富的创造力，深切地感受到黄浦江在奔腾，上海城在前进！

展览会开设在一个宽敞的大厅里。当我们刚刚迈进这儿的大门，一股热腾腾的气氛便扑面而来。你看，一条笔力雄劲的大红标语，横亘在人们的面前：“批林批孔促大干，昂首阔步攀高峰！”标语下，更是气象万千！目前我国发电量最大的双水内冷发电机的模型在徐徐地转动，电子群控全自动羊毛衫横机发出和谐的机声，玲珑小巧的伞形太阳灶银光闪闪，精致美观的彩色电视屏幕展现出五彩缤纷的画面，人造金刚石在晶明的玻璃橱里发出一闪一闪的光芒……面前的一切简直使得参观者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这成千上万件展品，几乎都包含着成千上万个感人的故事。这美不胜收的景象，生动地勾划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壮丽画卷。

现在，让我们顺着次序参观一下吧。

展览会的第一部分，是关于造船工业。在一字形排开的展览栏上，陈列着二十几艘国产巨轮的照片。“东风”号、“风雷”号、“郑州”号，傲然屹立，各展雄姿，记录着近几年来造船工人艰苦奋斗的战斗历程，反映着我国造船工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春光。其中有一张拍摄在万吨轮下水典礼上万众欢腾时刻的照片，顿时使我们想起了那一个金色的早晨。那时，有一位身材魁伟的中年工人，手持利斧，登上船台，深情地望望成千上万的人群，又掂了掂斧子的重量，接着高高地举起利斧，奋力地砍下绳缆，国产万吨轮滑向江面，溅起万朵浪花，岸上，万众欢呼，一片欢腾。然而，更激动人心的高潮是当红色巨轮在国产万匹机隆

隆轰鸣声中，疾速向吴淞口破浪驶去。人们争先恐后地向这个中年工人涌去，紧握着战友的双手，激动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们胜利了！”

造船工人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这是有来历的。早在一九六〇年，这位中年工人就和战友们开始试制船用柴油机了。可是，在刘少奇之流“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他们试造的二千匹船用柴油机被打入了冷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造船工业带来了新的春天。造船工人们在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引下，打响了声势浩大的翻身仗，出现了巨轮竞向大江发、汽笛声声震长空的大好景象。可是，道路毕竟是不平坦的。有那么一些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他们根本不把工人阶级的创造放在眼里，这也不是，那也不好，硬想把国产万吨轮打下去，硬是想从外国进口万匹机。

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怎不叫我们的造船工人愤怒呵！百里江潮也在翻腾，红色巨轮的汽笛也在怒吼不平。就是这位中年工人和战友们又投入了新的斗争，他们用粗壮的大手，写出了一张张充满战斗精神的大字报，向“崇洋”先生们严肃地责问：“请问你们奉行的什么哲学？执行的什么路线？”他们豪迈地表示：“我们一定要造出中国自己的万匹机！”工人阶级说了话是算数的。他们在芦席棚里摆战场，土法上马，苦干巧干制造万匹机。顶住了一股股冷风，克服了一个个困难。终于制成了第一台国产万匹机。经过测定，性能完全达到了要求。现在，当巨轮下水的时刻，他们怎么会不激动万分啊！他们又提起笔来了，向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报告喜讯：

“敬爱的毛主席：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给您老人家写一封信。在旧社会，我

们吃过很多苦，是您把我们从苦难中拯救出来。过去，我们拚命地工作，想报答您的恩情。经过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懂得了，光有这种报恩的感情是不够的，我们工人不仅要流大汗，拚命干，更要辨方向，管路线……”

亲爱的同志，当你读到这样的信，会有何感想呢？这是一句多么铿锵的语言：“我们工人不仅要管生产，更要管路线！”在我们的产业大军中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工人。正是因为今天的工人阶级有了这样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敢于反一切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潮流，敢于反一切复辟倒退的潮流，高举继续革命的大旗，开动了红色的革命巨轮，惊涛骇浪何所惧，昂首挺胸永向前！

现在，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走向了机电工业陈列栏。这儿虽然没有万吨轮那样浩大的气势，但各种灵巧的机床，给你另一种深刻的启示。

你看这台生产螺丝帽的“高速多工位冷镦机”，别看这部仅仅写字台大小的机器，威力可不小，一分钟可以生产三百多只螺帽。这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机器的创造者，不是名人，也不是专家！而是一爿弄堂小厂普普通通的生产操作工人。可笑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广告上把他们每分钟才生产二百只螺帽的机器，吹嘘为“从宇宙结构得到的启发”，“具有划时代之创举”的“高级专家长久精心研制之结果”。

现在国产冷镦机比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比苏修的货色更要好上几倍，事实使某些人的疑虑打消了。当时，我们的老肖，这个只有初小文化的老工人，提出革新时，受到的压力可不小呵，有人说：“你是个生产操作工，连维修设备也不会，怎么能造机器呢？”我们的老肖看得很清楚，因循守旧、墨

守成规总是和蔑视工人阶级的创造、看不到自己的力量这个根子连在一起的。他响当地说：“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路，我们厂有一百多工人，难道在技术改造上就无所作为吗？”

党支部支持老肖的行动，一个“操作工人造机器”的人民战争打响了。几个月里，培养出一支占全厂职工总人数一半以上的技术工人队伍。冷镦机的功率从一分钟打五十只，增加到一百只，再增加到一百六十只。“好马上阵蹄不停”，老肖又提出搞一分钟三百只的冷镦机。就在这时，那份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广告传到了厂里，有人说：“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基础好，才弄到二百转，我们也差不多了。”“差不多？”老肖箭眉高挑，目光炯炯，有力地答道：“同志！不要被外国老板的吹嘘吓到，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西方资产阶级做到的，中国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做到，你挺起腰板来看看！”

老肖和战友们又开始战斗了，飞滚的车轮啊！你每加速一周都倾注着工人们辛勤的汗水，银色的方梭呵，你每加快一个往返都饱含了老肖誓为革命攀高峰的意愿。就这样，操作工人在几个月里造出了争气机。喷金吐银的冷镦机，这朵新花迎着金色的晨曦开放了！

在这台冷镦机旁边不远的地方是一个电子群控全自动羊毛衫横机群，它也有一个感人的诞生经历。

解放初，羊毛衫横机都是手工摇的，劳动强度很大。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羊毛衫行业的广大工人，在总路线的鼓舞下，自己改革横机，丢掉摇手柄，实现了电动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推动了技术革新、技术改造。一九七三年，实现了半自动化。今年以来，在批林批孔的强大动力推动下，羊毛衫行业的工人又迈出了

新的步伐，搞起了“电子群控”新技术。

有人看到这个连工程师也没有的小厂，要在短期内改造这么多机器，根本就不相信，说什么“群控群控，现在是遥控，将来要落空！”

“我们要继续革命，就要大干快上。不能走一步歇口气，我们要一鼓作气不断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技术革新小组组长唐师傅和他的战友们，豪迈地痛斥了那种“因循守旧”的论调。

试制战斗打响了。没有图纸怎么办？他们从小孩子“搭积木”中受到启发，大家找来各种零件，蹲在机器旁，按照自动操作的要求，装了拆、拆了装，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终于把样机造了出来，然后按照实物，测绘出了三百多张图纸，赶制出六千多只零件。

经过一百天奋战，群控车间全部安装完毕。我国第一个电子群控全自动羊毛衫横机试验车间终于诞生了！

此刻，当我们听着它们清脆的节奏声，又会想起多少往事啊！“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和火药，筑起了万里长城，开掘了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作出了多少奇迹！可是在儒家反动思想的毒害下，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被扼杀，发明创造被湮没，科学技术的历史被颠倒。在儒家的“经典”《礼记》上甚至于说：作“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发展生产有罪，创造发明该杀，这就是儒家要的“礼教”！一方面要劳动人民供养他们这伙寄生虫，一方面又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这就是儒家要的“王道”！他们还通过著书立说，宣扬“天命论”、“克己复礼”、“上智下愚”等反动的唯心主义谬论，妄图借此禁锢劳动人民的思想，阻挡前进的历史车轮。但是，历史的车轮是不会倒转的。曾几何时，这些尊儒读经的历

史小丑连同他们的祖师爷，一起被滔滔的历史洪流所淹没。我们今天的工人阶级正在迅猛地推进着历史的火车头。“小人物”敢搞电子、仪表、太阳灶，家庭妇女奋战射流、红外线、可控硅。什么“克己复礼”，“上智下愚”，“天命论”，通通见鬼去吧！我们遵循着这样一个方向：“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哦，为什么在国产三十二吨载重汽车陈列栏里，放着一把系着红绸穗的汽车发动机钥匙呢？当我们走到这儿时，不禁产生了一个问号。“同志，这把钥匙里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哩！”一位青年讲解员同志望着我们的神态，便打开了清亮的嗓音，娓娓动听地讲述起来：

在海拔三千公尺的崇山峻岭上，白雪皑皑，寒风刺骨。一面火红的战旗在盘山道上呼啦啦飘扬。原来，这是上海载重汽车制造工人开赴矿区的考察队在行进。带队的是老王师傅，他今年整六十岁，听说要试制国产重型汽车，他第一个报了名，又争取来到这里进行考察。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几辆苏修制造的“佩拉斯”卡车，拉着矿石，如牛负重，发出沉闷的吼叫。矿区停车场上一辆辆质量低劣、不堪修复的洋车，露出一副萎靡不振的破烂相。矿区的工人纷纷告诉老王和考察队的同志：“重型车是矿区建设的重要工具，可是苏修以旧充新，以次充好不算，还卡我们的零件。同志，快把我们自己的重型车造出来，靠洋车是拉不到共产主义的！”

“靠洋车是拉不到共产主义的！”矿山工人语重心长，造车工人心潮滚滚。他们把它写在横幅上，挂在工棚里，要在外省战友们的鞭策和激励下，造好争气车！

试制第一台三十二吨重型车，没有图

纸、没有设备，一切白手起家。他们在荒草地上搭起一块铁板便干了起来。饿了，啃上几口冷馒头。晒了，和衣就地歇一会。为了共产主义，就是再艰苦一点，心里也是甜的。厂党委的领导干部也来到工棚里，和试制工人一起争分夺秒流大汗，干群一心齐奋战。三个月后，我国第一台三十二吨重型卡车象匹骏马，迎着金色的霞光，从茅棚里奔腾而出。

七月的高原，阳光炽热，可是人们的心情更比阳光热。第一批三十二吨重型车接收典礼在进行。矿山工人象打扮新娘一样给重型车挂上大红花。矿山领导把拴着红绸穗的汽车发动机钥匙象授枪一样庄严地授给它的驾驶员。矿山工人这样爱戴国产车的场面，怎么不使我们的老王和同去送车的工人热泪盈眶。就在这一年，开国产载重车的司机，也来到上海。他们向上海造车工人说：“我们能开上海工人阶级造出的载重汽车，感到自豪和光荣，我们中国人开中国工人阶级造的争气车是开定了！我们要带着阶级的委托、人民的希望开好车，一直开向共产主义。”他说完，把代表矿山汽车司机心愿的一把带红绸穗的钥匙，送给了造车工人作纪念。这给了上海工人阶级多么巨大的鼓舞呵！“向矿山工人学习！”“向兄弟省市学习！”一个巨大的声浪响彻载重车制造厂，响彻在每一个上海汽车制造工人的心里。

又一批重型车开出了厂门，向甘肃、青海、云南的矿山工地进发……

以共产主义为伟大目标，相互激励、相互学习、相互支援、相互协作，在我们社会主义工矿企业已经蔚然成风。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全国支援上海！上海怎么办？”“兄弟厂有困难，咱们怎么办？”“群众上去了，领导怎么办？”胸怀全局观念，发扬“龙江”风格，为革命作出更大贡献，这样的

事例，是屡见不鲜的。在这样胸怀宽广、目光远大的工人阶级面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怎能不一日千里飞奔向前！

同志，再来看看我们灯具工人的发明创造吧。这里陈列着这样一盏灯，外形有点象舞台上用的聚光灯，它叫脉冲闪光灯，是供给在中苏边境河流行驶的我方船只导航用的。它在白天阳光下发射强光信号，六公里以外就能看得见，比苏修的导航灯亮一倍以上。特别是它的电气设备仅象一只小方包那样大小。制造这盏灯的主力军是一伙廿几岁的青年人。

几年前，这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青年来到了工厂。不久就看到这样一张电文：苏修单方面扯毁旗语导航协定，采用灯光导航，并要我方在没有安装灯光导航设备之前，采用白色旗打旗语。这分明是一种挑衅！“呸！向苏修打白旗，痴心妄想！”二十刚出头的女青年小周气愤地一拍桌子：“向党支部请战，咱们来造灯！”“行！”伙伴们一致拥护小周的倡议。

在几个老师傅的带领下，“为国争光，为毛主席争气”的试制新型闪光灯工作开始了。可是从何着手呢？“连见也没见过，能造出来？”有的同志为难地说。小周鼓励他的伙伴们：“拿出当年向刘少奇开火的劲头来，我们这是在跟苏修干哪！”一句话赛一把火。昔日红卫兵小将们纷纷出访了。他们向兄弟单位了解到一种叫脉冲氙灯，这是一种比阳光亮十倍的电光源，但整个电气设备却庞大得很，要一间八平方米的房间才装得下，这怎么适应船用呢？大家开始夜以继日的研究。试了一次又一次，到第十四次时，终于，点亮了脉冲灯管，大家激动极了。但电气设备体积还有一张饭桌那样大。小周说：“这样的灯不能送去，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战胜苏修，而且要在技术上战胜苏修！”于是他们打一仗，总结一

次经验，把电气设备体积缩小到一只旅行包大小，最后又缩小到一只小方包大小。

脉冲闪光灯装备上船了。苏修船员惊异不已，拿起望远镜左看右看。我们的“反修灯”一亮能照见水道两岸的大片土地，苏修的灯具骤然相形见绌，只能照见航道的一小块水域。有一次，两方船只相遇而过，一个苏修船员目瞪口呆地用大拇指翘翘我们的闪光导航灯，又用小指头指指他们船上的闪光导航灯。

这一仗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们的志气。这就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接班人，大有希望的工人阶级新一代。他们把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为祖国争光，成为他们藐视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

这一件又一件的展览品，使我们心潮起伏不已。我们岂止是在这儿漫步参观，其实，完全是在接受着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

正当我们要跨出展览会大厅的时候，突然，一阵铿锵的锣鼓声由远而近。只见领头的人飞步跨进展览会，把一张大字报贴在专设的“报喜台”里。原来这是制药厂工人为早日试制成功一种新的抗菌素而写的一份揭矛盾、促转化的大字报。这就奇怪了。原来，在大字报旁边有一份也是这个单位的工人写的高单位利福霉素试制成功的大红喜报。不久才报喜，今日又揭短，怎么回事呢？当我们略一思索，便明白了。

这贴在“报喜台”里的大字报，包含了多少深刻的意义！我们的工人阶级不仅要报喜，更要揭短，揭一切旧思想、旧事物的短，而且揭了不算，还要宣战、还要斗争、还要攀登更高的高峰！这是多么可贵的一往无前、永不停步的革命精神！

此刻，我们的眼前又浮现出“我们不仅要管生产，更要管路线”的造船工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高攀科学技术高峰”的老肖和老唐，在兄弟省市工人们支持激励下，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发愤图强的造车工人老王，还有一心为国争光，把车间看作反修前哨战场的青年工人小周。……不，我们已经看到了千千万万个这样的上海工人！

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吗？你看，展览会的大厅面积虽然是有限的，但工人阶级所创造的伟大业绩是永远也看不够的。我们如果从展览会大厅这一角打开视野望出去，顿时觉得浦江两岸的一个个马达轰鸣的工厂，如此协调地组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展览会。如果再看得远一点，又仿佛觉得在长城内外、大河上下，汽笛高唱、万马奔腾的土地上，处处有这样的展览会，它们是那样丰富多彩地构成了一个气势宏伟、色调绚丽的时代画廊！

呵，千千万万个工厂的主人，经受了一场伟大革命风暴的洗礼，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青春活力无穷无尽，迈开了雄健的步伐！千千万万双力量万钧的巨手，推动着伟大祖国的火车头，沿着阳光铺洒的大道，迅猛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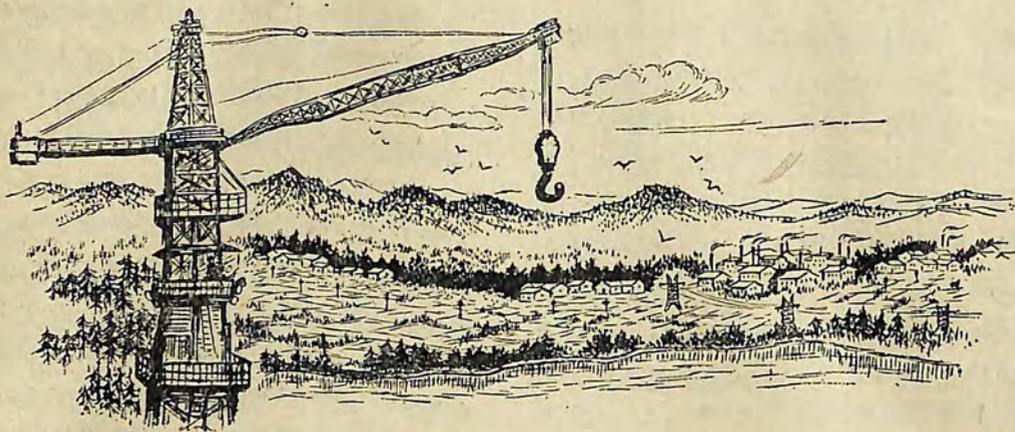
于是，我们站在这个展览会大厅望出去，又看到了一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千千万万个工厂的主人，胸怀伟大的革命理想，横扫着千百年来儒家思想的束缚，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类的文明史添上光彩夺目的一页。人类的未来，将由于我们的斗争和创造而变得更加美好！美好的未来，是属于为之艰苦奋斗的人民！

因此，当我们走出这个浦江岸畔的展览大厅时，情不自禁地要热情欢呼：

奔腾吧，金色的黄浦江！

前进，我们伟大的工人阶级！

（题图：邹鸿民）



起重工的手

姚克明

在雄伟壮阔的大型电站建设工地上，一个气势磅礴的场面出现了：

一台刚刚安装好的大塔吊，象个威风凛凛的钢铁巨人，从一目千里的湖滨原野上，平地崛起，直矗云中。只听得指挥起吊的哨子“嚯嚯”一响，大塔吊便徐徐地摆动巨型的伸臂，把一根成百吨的钢梁稳稳地抓到了四十几米的高空。塔吊下围着的人山人海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目不转睛地望着那大吊钩，大吊钩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引起人们一阵惊叹：它的力量有多大啊？！

要问大吊车的力量，就得问问开动大吊车的起重工。有人说，大吊车是起重工的一双手。起重工的一双手，有多少力量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旧社会，起重工的原始起重工具，就是空手一双。手力不够，最多借助于杠棒、把杆。解放后，劳动工具得到了改善，有了手摇的绞车、盘龙。在大跃进的年代里，革掉了手工操作的命，几十吨的卷扬机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如今，在文化大革命中，起重工又有了百吨大塔

吊。你说，起重工的手力该怎么计算呢？

要具体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从一个电力工程队的起重班说起。这个起重班的工人们，久经劳动的磨炼，长得象一座小铁塔，个个都有一双有力的手。一条胳膊好似起重把杆，抓斗一样的大手一摊开来，一个个指头又长又粗，布满了一道道毛拉拉的纹路，搬起东西就象十条钢丝紧紧箍上去。有些好开玩笑的人，常常喜欢揪揪这些起重工臂膀上饱鼓鼓的肉疙瘩，羡慕地问：“你有多少臂力？”这话看来很简单，两三个字便可以说清楚。可是，每逢到这个时候，起重班的班长鲍师傅常常摇摇头，感情深沉地说：“怎么讲呢？”

熟悉鲍师傅的人，都知道他心里想着什么。这双劳动了几十年，起重了数不清吨数的大手，看起来虽然普通，却又是那样不寻常。它的几次经历是令人难忘的。

人们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苏北农村发水灾，鲍师傅赤着两只脚，淌着泥水逃到城里。资本家正在码头上招搬运工。鲍师傅硬着头皮，典当了一件布衫，买

了烧饼充饥肠，然后排到了长长的衣衫褴褛的“试考”队伍里。也数不清等了多少时间，只觉得太阳晒得人起了皮。轮到鲍师傅了，他来到了轮船的舱室里，拼着命用手扛起了两百斤的包子，踏上四十五度倾斜的踏板，走了二十几米，把包子卸到码头上。在黑洋伞下喝汽水的资本家，看看这位年轻人长得体格魁伟，暗暗想着什么，便说：“再试试。”就这样，鲍师傅一次又一次连续不停地来来回回，船舱渐渐空了，码头慢慢高了。资本家还是说：“再试试。”鲍师傅的额上下着汗雨，腹中翻着水响，终于头晕眼花，一失手，连人带包子从踏板上摔了下来。资本家把一盆冷水劈头倒下，阴笑着说：“结束了，你请回去好好休养休养，手上力气不够。”

这真是一件怪事。鲍师傅那时才二十来岁，正当年轻力壮，两条臂膀溜圆滚粗，怎么会没有力气呢？既然没有力气，船舱又怎能卸空？

类似鲍师傅的遭遇，在起重班的老工人中真是太多了。在以往的岁月里，上面几个问号，也一度是他们百思不解、愤恨难消的事情。不过，世界上什么事情总有变的时候，起重工的手，自然也不例外。

当五星红旗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这些起重工人们开始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工程队伍中，力的显示，便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我们可以说一说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那是在五十年代的后期。大跃进的锣鼓，在一个山区电站建设工地上振奋人心地敲了起来。今天烟囱竖起来了，明天厂房吊起来了，真是一天一个面目。不过，有一天也遇到了一个难题。一只二十吨的锅炉大件，等着要运到工地上安装，半路上却被一顶只有十五吨载重量的小桥拦住了，不准通过。工程处的技术负责人、力学专

家张师为愁眉苦脸地在小桥边上盘旋了两天，回来后一屁股瘫倒在办公桌上叹口气说：“只好再造一顶桥吧。”那时候，鲍师傅正在这个工地上参加安装工作，担任了起重班的班长。他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和几位起重工师傅一起，去和张师为交涉。他们说：“再造一顶桥？大件起吊要等到哪一天？发电时间又要拖到哪一天？”张师为摊摊手说：“那有什么办法？”鲍师傅说：“想想办法，把它搬过桥去嘛！”“你用什么去搬？”“当然用这个！”鲍师傅举了举那双手，又说：“还要用这个！”他指了指脑门。张师为冷冷地舒了舒鼻气，不屑一顾地背剪着手走了。可是，两天后的一个清晨，有人敲开办公室的门，把张师为惊呆了：“大件过桥了！”张师为连奔带跑，喘着气来到桥边，乖乖！那个大家伙果然服服贴贴地躺卧在桥的另一端。鲍师傅脸上红光闪闪，汗水涔涔，正在和其他几位起重工大笑着，谈着什么。张师为忙问：“怎么过去的？”鲍师傅豪爽地说：“很简单。大件下面放个大托板，让它吃力点分散，大托板下再装几个轮子滑过桥。好比一辆五六十斤的自行车的轮子会在泥地上滚出印子，一百斤的一块铁板放下来，却不会陷进泥中，一样道理嘛。”张师为沉吟了半天，喃喃自语：“这个力学原理是……”

这个力学原理当然是很值得想一想的。不过，堂堂“专家”居然会不大理解，足见“专家”之不专。而一位平常的工人的双手，居然会产生那末惊人的力量，又显示了他的不平常之处！

从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从“苦力”到主人，历史的变迁，就是这样促成了各种巨大的飞跃！

要是在以往，每每提起这些事情，鲍师傅总是摊摊手，感慨地说：“难道还不明白吗？”旁人似乎也就找到了答案。不过，世

界上的事情又往往是复杂的。鲍师傅他们竟然也有感到有力使不出的时候。

事情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两年，还是这个起重班，随着电力建设工程队来到了一个电厂参加扩建工作，安装五万千瓦的机组。那一天要起吊一个四十吨的锅炉大件，因为这个电厂场地狭小，稍大一点的桅式吊车舒展不开，合适的起重工具又一时找不到。为了抢时间发电，鲍师傅和起重工们动了脑筋，土法上马，用三台小吊车搞个“大联合”，打算来个蚂蚁搬泰山。他们正穿好千斤，鲍师傅举起哨子，准备挥手起吊。谁知道斜里走来了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赵定生。他沉着脸，急急地跑来，说：“停！停下！起吊工作票上工程师签字没有？”鲍师傅说：“为什么一定要工程师签字？”赵定生说：“你想想，为什么工程师不肯签字，三部吊车一起用，每部吊车受力的安全系数你计算过没有？”“你为什么只相信工程师，不相信我们工人。我们虽然不懂得计算公式，但是根据这么多年来实践，完全有把握！”赵定生虎起脸说：“你给我背背‘起吊规章’第一条！”鲍师傅和起重工人们也齐声说：“这个规章不合理！还是请你当场看一看！”鲍师傅“嚯”的一声哨子，挥挥手，三部吊车便稳稳的把大件吊了起来。赵定生虽然当场楞住了，过了两天，却组织了一个大会，硬要鲍师傅“检查”，并且保证不再重犯“违章”之事。鲍师傅憋足了一肚子气，狠狠挥了挥手：“怎么有力使不出！”

明明是在红旗飘扬的六十年代，明明是在万马奔腾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然而，鲍师傅他们居然会感到有力使不出，这确实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现实呵，就是这样把一些尖锐的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

关于这一个问题，现在当然是很清楚的。不过要更深刻的说明这一点，我们还要再提起一件事。去年春上，在文化大

革命的凯歌声中，我国要安装一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发电机组。这个起重班接到了光荣的任务，作为“先行官”的先行官，来到了一个江南水乡。安装这样大的机组，起重班还只是第一次。第一次有第一次的兴奋，第一次也有第一次的操心。这样大的机组，锅炉大件有多重呀！这也就带来了一个难题：起重工具臂力不够。鲍师傅这个起重班一合计，便向公司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造一台一百吨的大塔吊。公司生产组负责人——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赵定生。不知为什么，他的思想总是那样疙疙瘩瘩。他想：这个大家伙外国有没有，还是个问号。你是起重工嘛，开吊车的管什么造吊车！不过，现在他换了一种口气对鲍师傅说了：“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你们的愿望我也是支持的。考虑到力量问题，要造百吨吊还是有点困难，将来再研究研究吧”。

现在的鲍师傅当然是很清楚他的心思了。第二天，起重班的工人们坐在芦席棚下学习，鲍师傅目光深沉地看着大家，提出了一个使人们想了大半天的问题：“马克思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我们应该怎么办？”……当天晚上，公司生产组办公室外面便出现了一张揭矛盾的大字报，题目很有意思：《工人阶级的双手是束缚不住的！》，不用说，一看这样虽不工整，却很粗犷的笔迹，便知道大字报的作者是谁。没有几小时，旁边又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我们工人有力量，自力更生造大吊》《建议成立三结合攻关组》《坚决支持新生物！》。

是的，当一场伟大的政治大革命，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这一双手虽然还是过去的手，鲍师傅却已经不是过去的鲍师傅了。因而，这一双手还能束缚得住吗？一切桎梏都会被一种巨大的力量所摧毁！

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公布《百吨塔吊三结合攻关组》名单那天。起重班的师傅们粗声粗气地念着贴在铁皮房子墙上的红榜，特别是读到“……鲍阿土……”三个字的时候，他们都眼睛一亮，兴奋地拍拍鲍师傅的肩膀：“你得代表我们出大力啊！”鲍师傅的眼睛里似乎也闪着两点亮闪闪的东西，说：“还是这双手，能真正使出大力，还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说着说着，出名的硬汉子，喉音也有点变了……

这双手，后来究竟使出了多少力量呢？关于他如何参加“三结合”设计，呕心沥血地画出草图，接着又同许多双手一起，自力更生，奋力抡起二十四磅大榔头，敲打着二千多件加工件；把六百吨重的庞然大物，象搭积木似地一节一节平地堆起来，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最有意思的是这件事：大塔吊的大伸臂上不是有个大吊钩吗，大吊钩便是大塔吊的手掌，就是这个手掌，给人力大无比的感觉。这一天，大塔吊从碧波万顷的湖滨平地崛起来了，百米高的身架耸入半空，象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俯视着千万亩绿色的田野，鸟瞰着半腰间盘旋的苍鹰，大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不过，它那悬在半空的吊钩上还缺少“经脉”——钢索没有穿好，所以“手掌”还不能使出力气。只见有一个人，胆大心细，一级级攀着冲天的转柱，一步步走入云中，渐渐地变成了一个小蓝点。在伸臂顶端象个老鹰嘴的地方，好似空中飞人在打秋千。那巨大的“手掌”——吊钩上，另有一双细细一点的巧手在

游移……“经脉”穿好了，血液畅通的大塔吊巨手一拎，就象老鹰抓小鸡似的，把成百吨的钢梁铁柱，轻轻一抓就起来，大型电站的锅炉房、汽机房便平地竖起来了……

刚才，我们已经叙述了关于起重工的手的四个故事。这四个故事虽然发生在四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彼此之间似乎也没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细细想来，又让人觉得融会贯通，连成一体。

这双三十多年前的手，这双五十年代后期的手，这双文化大革命前两年的手，这双文化大革命后的手，同是起重工的一双手，它的力量的变化差异是如此之大！

从起重工的这双手，又使我们想到了大庆人在茫茫风雪中握钻杆的手，大寨人在炎炎烈日下开梯田的手，海河工地上踏平洪峰推小车的手，红旗渠边硝烟迷漫炸山劈岭的手……这是掌握着自己命运的手！这是一双革命阶级的手！这是一双威力无穷的手！

手，千千万万双这样的手，它们的力量发生巨变，难道不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巨变，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变！难道不是因为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有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才促使了这种巨变！

于是，我们又想起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一条真理，只有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

起重工的手，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力量呢？这是永远无法计算的问题。因为，革命永远在前进！

（题图：宋正谋）



粉碎林彪复辟梦

老奶奶，老公公，
领我来看看『滚地龙』。
忆苦思甜热泪涌，
一起批林又批孔。

『滚地龙』，『滚地龙』，
不遮雨来不挡风。
装满工人血和泪，
记下仇恨千万重。

阶级苦，记心中，
批林批孔打冲锋。
粉碎林彪复辟梦，
红色江山万年红。

魏峡

红小兵学炼钢

炼钢厂，象战场，
红小兵炉前学炼钢。
轧钢机，咣咣响，
轧出钢材运四方。
工字钢，架桥梁，
大江臂膀连臂膀。
大钢板，造轮船，
远航不怕大风浪。
叔叔阿姨对我讲：
从小就要象块钢。
经风雨，见世面，
放在哪里都响咣咣。

张道康

解放军叔叔打得好

胡鹏南

痛打西贡侵略者，
吓坏苏修美国佬。
我对哥哥直拍手，
抢过报纸往外跑，
小小班里去报喜：
解放军叔叔打得好！

哥哥捧着一张报，
一边看来一边笑。
我问哥哥笑什么，
哥哥连把拇指翘：
解放军叔叔真英勇，
西沙战斗立功劳，

展览会

开完批判会，
大伙往家跑。
小玲拿来破竹篮——
奶奶当年把饭讨；
小强拿来一件衣——
爷爷小时的破烂袄；
还有张张卖身契，
码头上的旧工票……
办个展览会，
大伙认真瞧。
林彪、孔老二，
走的复辟道。
红小兵，齐声讨，
批林批孔烈火烧，
阶级深仇牢记心，
革命到底不动摇。

张秋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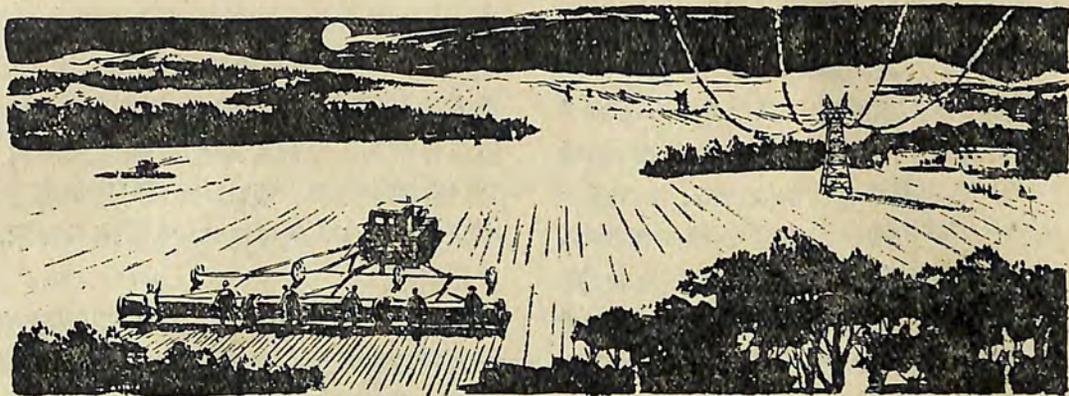
从小批林、孔

孔丘“大圣人”，
是个害人精；
林贼步后尘，
专念复辟经。
我们红小兵，

怒火烧在胸，
狠批《神童诗》，
脚踩《三字经》。
从小批林、孔，
烈火炼红心；

斗争长才干，
奋勇向前走。
蕃瓜弄小学“红
锋”理论小组
(题图：傅关根)





车 长

胡 廷 楣

春播前夕，农场机务科副科长刘万林来到九分场，把一份通知交给机务队长王海。王海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任李建英同志为38号拖拉机包车组长。

王海是个三十七岁的粗壮汉子，圆脸膛，浓眉大眼，说话象打雷，干活儿象猛虎。他读着通知，不由“呀”地叫了一声，两道粗黑的眉毛向中间一挤，眉心间鼓起个大疙瘩，拿通知的手微微有点颤抖。把通知往桌上一放，他抬起头来：“咱有啥说啥。哼，盼了多少天，眼下到播麦子的节骨眼儿上，盼着个李建英当车长！不是我看轻她，她上车不过三年，这样刺不楞儿的毛孩子可以当车长？”

刘万林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已经花白了。他和王海一起从部队转业到农场，熟悉王海的脾气，等王海把火发完，他就慢慢地说：“你最近到地区学习了二十来天，没来得及和你通气。其实，这是

大伙的意见嘛！我们听了党总支、团总支的意见，还开了老驾驶员会，大家都提她嘛！”

王海摇摇头，说：“你不是不知道，咱队青年驾驶员多，我正准备最近在全队抓一下《机务规章》的教育。李建英做事就喜欢出格，要让她当车长，那机务规章教育在她那个车组就贯彻不了，管不住她哇！”

刘万林说：“对小青年要发挥他们的革命热情，哪能用《机务规章》去管呢？再说，对《机务规章》也还要发动群众讨论。”他看看王海，“小海，形势需要咱加速培养革命接班人，这几年咱场新车进了多少？青年车长，李建英是第一个，以后还要接着提哪！”

“那起码也得考一考哇！”

“考？她在队里工作了三年，最近又代理了两个月的车长，干得咋样谁都知道，那不是最好的考试吗？”

王海把帽子摘到手里，搔着头。他觉得有许多道理要讲，可就是倒不出来。

老刘指指他的鼻子：“小海，我觉得你思想不大对头。小李是个好青年，这台车

交给她，可以放心。”

王海“呼”地站起来，把手里的帽子揉成一团：“既然已经决定了，就交给她吧！”说完转过身子，大步走了出去。一出门就撞上一个人，那是个壮实的女青年，身高近一米七十，剪着运动员式的短发，她叫周明芳。见是王海，两手一拦笑着说：“哎，队长，别急急忙忙的，你把我们38号车交给谁啦？”

王海没好气地说：“你傍晚让李建英上我这儿来！”

北大荒的春天来了。屋外阳光明媚，冰雪消融。沟里哗哗地流着雪水，地上的草茎里抽出了小小的嫩芽。院里梅树的枝头上，鼓起了一个个粉红的花骨朵。“四月清明麦在后”，今年节气晚，这会儿，清明也快到了，这地还湿得一脚能踩个水坑，拖拉机进不去。不知为什么，王海总觉得今年春播对他特别不利：前个月，调走他几个得力的车长支援新建点；上个月被新开荒的十二分场借走三台播种机；他学习刚回来，指导员又出去开会了。盼着上级拨一个硬手来顶38号的车长，想不到从自己队里提了个李建英！麦播时间紧，任务重，质量要求高。能不能保住先进倒是小事情，误了节气，要减产哪。王海一赌气，坐在门外的一个树墩上。

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进他的耳朵。停车场上，几台车正在做播种前的准备工作。38号的三台播种机正在试着播种量，有个身材瘦小的姑娘在车上跳上跳下，数着场地上留下种子的粒数，那笑声，正是她发出来的……

这就是上海青年李建英，她曾经让王海伤了多少脑筋啊！

李建英刚到机耕队，王海就有点看不惯。一个个学员都长得又高又棒，唯独李建英，那还是个孩子哪。又矮又瘦，穿件小号的工作服还得挽起两圈袖子。然而数她

最不守本份。好比说，谁打黄油枪浪费点儿油，第一个喊的是她；再好比，谁出了质量事故，开会第一个冲出来发言的又是她；她还好跑到王海面前，瞪着一对大眼睛说：“队长，提个意见！”哎，学员总归是学员，你李建英学开车，就得老实本份，多学技术，少管闲事。

有好几次，他忍不住去找刘万林交换对李建英的看法，想不到老刘批评他看问题不对头，还表扬李建英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路线觉悟高，干工作有主动性儿。从此，王海懒得管这样的事儿了。一晃三年过去。王海不满地看到，李建英揽的“差事”越来越多了。她除了担任团支部委员外，还兼夜校教师、演员、篮球队员、图书馆义务管理员，什么都要插一手。就是上班时间，自己活干完了，一会儿上烘炉抡大锤打铁，一会儿拿电焊枪烧电焊，一会儿进车间车零件。简直象一只小猴子，整天跑来跳去，这哪象个驾驶员啊！尽管38号车年年被评为先进车组，许多老驾驶员，特别是38号的老车长大崔常常在他面前夸李建英，他还是一点都听不进去！唉，三年，对于驾驶技术来说，好比是爬山刚到山脚，演戏刚刚开场。“车长”，对于李建英这样一个学员该是多么不相称的位置。更何况她还没有当过农具手、副驾、正驾、副车长，跳得太快罗！

二

麦播前夕，农场里搞生产的，要多忙就有多忙。下午，刘万林检查完备耕情况，跟王海和李建英分别嘱咐几句，就搭上便车去场部了。

傍晚，王海翻了翻机车进度表，又查了查出车记录，准备跟李建英谈话。既然她做车长了，就得抓紧管管她！可是，脑袋里

象有一团乱麻，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点起一支烟，使劲儿抽了起来。

抽着抽着，他的眼光触到了墙上贴的一大张白纸抄的《机务规章》。文化大革命中，农场职工批判了修正主义办场路线，批判了农垦局制订的《机务规章》，王海当时也参加了批判。后来，为了建设商品粮基地，国家重点装备了农场。一台台的拖拉机和设备源源不断地开进场来，比起建场那几年，机车多了好几倍。队里呼啦一下来了许多知识青年。青年才上车几天，有几个“毛孩子”就给他捅了点儿漏子。车多了，人多了，在这新形势面前，王海有点提心吊胆，深怕出大事故，老是在想怎么“走上正轨”。一次，他上农垦局办事，问人家有没有新的机务管理条例，一个技师告诉他，可以参考一下旧的。他一听也对，回来翻出一个发黄的破本儿，按自己的标准挑了几条，抄了出来，贴在墙上。

“砰！”门被谁撞开了。几个穿球衣的姑娘嘻嘻哈哈走过，李建英站在门口。“队长，你找我吗？”她汗水涔涔，红球衣外披着件棉衣，边擦着汗，边说。

王海在心里又叹了口气，当车长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机务科通知队里，让你接38号车当车长，你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困难，保证干好！”李建英闪着两只明亮的眼睛，有力地说，“队长你说是不？咱北大荒人接受任务嘛，哪能说个‘不’字？”

这几句直冲冲的话出乎王海的意料，把他预先想好的词儿都给撞乱了。他支吾起来：“你先谈谈自己的打算吧！”

“我想的不多。我有啥能耐呢？要我一个人干，我啥也干不成。可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给我们引道，上面有党的领导，又有这么多老师傅把手儿教，还有车组里大伙齐心干，我要说不行，那才丢脸呢！”

王海认为这话太抽象，于是摆摆手，说开了。又是要合理运用车辆作业啦，又是要象爱护眼珠那样爱护车啦，李建英低着头，在笔记上急速地记着，不时提出一两个问题。李建英的认真样子，使王海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他那粗大的手掌托着腮帮想了会儿，然后指指墙上说：“《机务规章》你也要记住。”

李建英往墙上一瞥，纸上已经积了许多灰尘，靠墙角那儿，蜘蛛已经结上了网。

“队长，我提个意见！”李建英说。

这句话，王海已经听得耳熟了，便说：“什么意见！”

“今年节气晚，麦播时间紧，对不对？”

“嗯。”

“咱今年抽出三台播种机支援兄弟分场，这就等于少了一台拖拉机播种，我们播种车任务紧了，对不对？”

“嗯？”王海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我们38号车下午开了个车组会，一致通过今年分两班搞夜间播种，每天可多播四五个小时，三天活两天干，保证超额完成任务，为‘广积粮’作出贡献！”

王海这才放心了。他哈哈大笑说：“小李啊，就算你会算计。你知道不？刚才刘科长还嘱咐我要支持你的工作，你那台车全是小青年，怎么能随便给你添任务呢？放心吧，会照顾你的。队里早有安排，调走三台播种机的任务加到另外几台车上！”

李建英着急地看着王海，说：“其他车任务也很重啊！队长，还是搞吧。早播一天，能够早收十天哪！”

“好啦，播种那玩艺儿技术要求高，晚上黑灯瞎火的，排种口看不清楚，缺苗、断条多不好？再说行距只有十五公分，晚上连个标志都没有，机车头歪一歪，播种机就得甩一甩，麦苗出来，弯弯曲曲象条龙似

的,不叫人笑话?”

“不能试试吗?不搞永远不会!”

“你的精神是好的。”王海耐心地说:
“不过小李,刚当上车长可不要好高骛远。”

“人家七分场去年就试过……”

“过几年再试吧。”王海打断了李建英的话。

李建英倏地站起来:“不,不能等!”

窗外闪过一个人影,门一下子开了。周明芳进来了,她还穿着球衣呢。大概在门口等了半天,随时准备来给李建英“助威”。她接着李建英的话茬说:“对!我们就是要搞!”

“我不同意。你们眼里还有个领导没有?”

这句话提醒了李建英,她走到电话机边上,摇着把儿:“喂,我要机务科刘副科长……”李建英向刘万林讲了一下情况,把话筒递给王海。

王海接过电话,听了一会,无可奈何地说:“好吧,好吧!……”

三

这是一场不常见的春雪。纷纷扬扬的雪,从早晨开始,下了一天一夜,已经在春天的阳光下化得黑白斑驳的大地,又披上了一身洁白的雪衣。

迎着最初飘扬的雪花,李建英向七分场走去了。七分场离九分场四十里。她到七分场,请教了关于夜间播种的经验,又向老师傅们学了许多管理机车的经验。她在那儿住了一宿,早晨,又踏着最后几片雪花,赶回来了。自从“抢”来了夜间播种任务,李建英和周明芳这几天夜夜都没睡过好觉。宿舍小桌上的那盏台灯,总要到后半夜才熄掉。她们感到夜间播种有两个关键,第一是驾驶拖拉机,把方向杆要稳,方

向要准。另一个是播种机的照明,播种机作业时,排种口经常被麦粒、草棍儿、碎席片堵住,没有照明,播种手不能及时排除,影响播种质量。她们一方面和大家一起苦练技术,另一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些老驾驶员,都说可以利用后灯的电来作照明。李建英刚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周明芳马上说:“对,对,把后灯拆了,在播种机上焊一个支架,把后灯挂上,挂高点儿,不就全照到了嘛!”于是,她和周明芳兵分两路,她上外面取经,周明芳在队里向老师傅请教。

路相当难走。这是春天特有的情况:雪边下边化,雪花和泥浆混和在一起,又冰脚又沾水靴子。近午,才望见分场的那个岗子。太阳从厚厚的云堆里钻出来了,雪地反着耀眼的白光。雪化得很快,道旁的水沟里,雪水哗哗地流着。李建英“吱咕吱咕”地在雪地里快走,她惦着38号车的伙伴们,想把从七分场学来的经验快点告诉大家,尽快把播种机照明的问题解决。她哪里知道,一场争执正等着她呢!

周明芳的性子特别急。不等李建英回来,她就和大家一起先动起手来。她领来材料,量好尺寸,就拆下了后灯。

谁知道,王海本来就怕38号车出漏子,尽管他事儿多,到处走,眼睛可从来没有离开过38号车。一看周明芳拆下后灯就认为是一个重大事故苗子,几步上来,就把车灯从周明芳手中夺了过去。

周明芳站在拖拉机边上,大声责问王海:“你凭什么拿走车灯?”

王海的脸紧绷着,两手紧紧抱着后灯说:“你为什么擅自把灯拆下来?”

“搞试验嘛!”

“搞试验?搞试验要拆后灯干什么?《机务规章》上规定,没有上级批准,不可以随便拆卸正常作业的机车零件,你今天拆

后灯,明天可以拆机体,拆油泵,把车整散架了,麦子还播不播?”

“你……”周明芳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吵吵闹闹的声音引来了许多人。

“队长!”人群里挤出一个瘦瘦的、剪着短发的姑娘。王海一看,是李建英,心想,你来得正好。李建英说:“队长,咱搞试验正是为了播麦子嘛!后灯拆了,不能再装上?我们是拖拉机的主人!”

这句话把王海说哑了。他楞了会儿,从胸口衣袋里拿出一张作业验收单,大声说:“大家看看吧,他们38号车连地都耙不好,还想搞夜间播种?”

周明芳一听气坏了!原来,前天夜班耙地,车组进行难度较高的对角耙作业。周明芳几夜没有睡好,眼睛有点发花,再加上大雪即将来临,夜色昏暗,只能凭着经验,在地里绕着“8”字。天亮后,统计员到地里收方,发现约有三十亩那么大的两块三角地漏耙了。周明芳听说后,顾不得吃早饭,冒着雪花去补耙了。

周明芳把领来的电线、螺丝等一古脑儿往王海脚下一扔,说:“不干了!不干了!”说着,头一扭气鼓鼓地向宿舍跑去。

围着的人动起来了。有人在说:“过火了!哪能这么克呀!”“人家周明芳好几夜没睡好觉呢!”……

李建英向车组里一个学员了解情况后,往王海那儿走去,站在王海面前,一声不响。谁都知道,李建英的嘴不会让人,大家耽心要发生争吵了。王海也不由自主地把后灯往怀里抱得更紧了点儿。

李建英感到这不仅是一盏车灯,一张验收单的问题,争吵不能解决问题。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下来,说:“队长,我是车长。38号车漏耙,我有责任。我准备在全队大会上检查。”她顿了顿,又说:“不过,我

不同意你的做法,这个,就另外找时间交换吧!”她说着,便弯下腰,捡起周明芳扔下的零件,交给几个学员,嘱咐了几句,就去找周明芳了。

王海手里拿着车灯还楞着。

四

下午上班的时候,机务办公室的门打开了。王海走进来,第一眼就看到了桌上的后灯。他忙把眼光移开去,无意又扫到了墙上的《机务规章》。他想,在这节骨眼上,进行一次《机务规章》的教育倒是很必要的。他找了把条帚,跳上了桌子,准备扫《机务规章》上的灰尘。

门开了。李建英走进屋来,见王海手上的条帚刚要碰到纸片,就说:“我提个意见!你根本就不该为这些破纸片儿打扮。你没有想一想,它代表什么路线?”

王海跳下桌子,看了李建英一眼。

“队长,我们希望你把墙上的《机务规章》拿下来,把你那套管理办法改一改!”

“改?它在墙上挂着,我们队就被评为先进,这可不是假的吧?”

“先进当然不假。可是我们工作干得好的时候,正是冲破它的不合理规定的时候。规章禁止学员单独操纵拖拉机,可是我们哪个学员不开车呢?规章说车与车之间互相支援就要算经济账,可是,我们哪台车那样干了?就连你,队长,你也违反了嘛!那上面说,当队长要什么学校毕业,可你呢,是咱北大荒广阔天地‘毕业’的,干得可不挺好?”

王海想了一想说:“这些我也没全抄下来呀!”

“可是你却把制定这个规章的那条路线给拿来了。听刘科长说,这些都是农垦局那些技师从苏修的洋本子上抄来的,我



李建英走到他跟前，诚恳地说：“队长，把这些垃圾丢了吧！”

“丢了？怎么管理机耕队？”

“搞好机耕队，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农场广大职工的红心。当然，规章制度也需要，但那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可不是为了管群众，束缚群众的手脚啊！”

王海跌坐在椅子上。李建英看他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就拿起桌上的后灯，说：“还我们吧。”

王海点点头，可是他还不放心，又叮嘱上一句：“快把它装上！”

五

傍晚，刘万林检查生产又来到九分场，他先上车库，后上宿舍，把情况摸了个大概。正遇上王海，一起到食堂吃了饭，这才回到办公室里。现在，只有两个人了，王海真想把心里话往外掏一

掏。他难受地说：“老刘，我实在带不好这个队……”

“不谈这个，坐下吧！”老刘指指椅子。

“我，我还是要说……”

老刘笑了起来。他递给王海一支烟，自己也抽了一支，慢慢地说起来了：“小海，你记得刚开荒的时候，我们上农垦局领拖拉机的的事儿吗？啊？没忘？那好！正巧啊，头两台车正好是咱俩开的。那个系领带、戴黑边眼镜的技师问我：‘你是几级？’我说：‘我是开坦克的。’又问你，你说：‘我是个炮兵，也能开车。’人家拿出一本《机务规章》，翻了几页，甩到我们面前，说《机务规章》上明明白白写着，咱这号人不能接车。

们早就批臭了！你规章不离嘴，天天喊‘管，管’，不也在卡我们吗？”

王海转过脸来，低低地说：“别讲得那么可怕！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那好！难道全队就只有你队长想搞好机耕队吗？只有你才是农场的主人吗？”不等王海的答案，李建英接着说下去：“毛主席把我们派到北大荒来，正是为了改变这里的面貌，要我说呀，我们是主人，农场的主人！”

这句话竟有这么厉害的力量！王海嘴唇颤动着，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他的右手握成拳头举起来，不知怎的，一下子打到左手掌心里。

我恨得直咬牙，你一拳头砸到桌子上，说：‘拖拉机是用来开荒的，不是放在院里摆着看的！’……”

王海也想起来了！农场生产科的人正跟那个“黑边眼镜”在磨着，老刘和自己走到停车场上，按发货单找到了车。老刘鼓励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党交给的建设北大荒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他们给机车加足了油、水，发火起劲，开出了院子。他在车的后窗里，透过扬起的土尘，看着“黑边眼镜”在那里跳着脚，挥舞着细胳膊干生气，感到有说不出的高兴……

回到农场，他们起早贪黑学业务技术，不久，他和老刘都被任命为包车组长……

啊！这样的往事怎么会忘记呢？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中，连烟烧到指头也不知道。

刘万林指指墙上：“小海呀！你看，这个卡过你的《机务规章》，怎么改头换面又贴到机耕队的墙上？”

王海两眼看着老刘，听他说下去：“十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站到了你反对过的线上，来管、卡、压你的战友了！小海，我们还要更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

王海把头埋在手心里，沉思了起来。刘万林从自己的黄布挎包里摸出两个本子递给王海。王海接过来，第一个本子是厚厚的工作手册，第一页上，用钢笔画着台拖拉机，下面写着“机车管理使用经验”。本子已经快抄满了。有他们原来车长大崔的经验，也有他——队长王海平时说的话，还有别的老师傅行车保养的经验，中间还夹着一片片报上剪下的资料。最后几页，是用潦草的笔迹写的七分场夜间播种的经验和存在问题。另一本子的扉页写着一行端端正正的大字“做毛主席放心的北大荒人！”下面还写了个“5”字，很明显，已经是第五本了。后面一页一页，全是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王海越看越激动。这两

个本子仿佛象一盆火，使王海感到烫手。那火，就是农场新一代建设北大荒的火焰般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而以往，他总是在向这盆火上泼着冷水……

“小海啊，这些你都知道不？”老刘亲切地问。

“不知道。”

“为什么会不知道的呢？”

“为——什——么？”王海不自觉地重复了一句，霍地站起来，推开门走了出去。

月亮还没有上来，星星在天幕上眨着眼。王海沉重的脚步咯吱咯吱踩着刚结的薄冰。他向修理间走去。那里灯亮着，叮叮当地响着锤声，一亮一亮闪着电焊的弧光。他走到门口，听见有人在笑着说话：“我说李建英啊，你还说今天吵架从队长那儿学到点东西，学到啥了？”这是电工老唐的声音。

“队长今天有句话你记得不？他说，连车都开不好，搞什么夜间播种。我寻思对呀！人家七分场师傅也那样说。我们光考虑后边，前边想得少。晚上划印器的道道看不清楚，还得跟队长学学这门技术哪！”

“你不怕他再发脾气吗？”这是电焊工小李的声音。

“咱也不是斗嘴、呕气。我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并肩战斗的战友嘛，他呀，也是走偏了几步道，会走回来的！”

王海推门的手又放下了。他想起自己的办公桌里，还有好几份关于夜间作业的技术资料。他匆匆地往回走着，心里很畅快，压在他心头的烦恼，象天上的乌云被风吹散了一样。

远处有台机车在轰隆隆地向这里开来。车开得很慢，一会儿开，一会儿停，一个人影跳上跳下在忙碌着。他忍不住走了过去。一个戴军帽的人蹲在地上，打着手电，细细地察看刚才开过的链轨印。他走

近去，脚步声使那个驾驶员抬起头来，王海从电筒的微光里看出，她是周明芳。

调皮的周明芳把电筒直对王海的眼睛照过去，认出了是队长，电筒熄灭了。

“小周，你在干啥？”王海关心地问道。

“我想试试夜间行车的能力。”小周不自然地回答。

“小周，你还生我的气吗？”

“不，建英跟我谈了好久……不怪你，要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队长，那天漏耙，我检查……”

“不，该我检查……”

“队长，上车替我找找夜间行车的缺点吧，你可是老手了！”周明芳热情起来。

王海的心头，又是一个热浪涌来，他站在拖拉机边上，呆住了。

周明芳“扑哧”一笑，还是那样大大咧咧地一把推着队长：“嘿！上车吧。”

四天之后，播种机的照明设备试验成

功了。夜间播种，一拉开关，后灯闭了，播种机上，六个小电泡闪闪发光，把三台播种机的七十二个排种口照得清清楚楚。李建英她们经过这几天王海的指点，初步掌握了夜间播种的要领。她们还在地头设置了马灯和电筒作为“标志灯”。在她们带动下，九分场提前完成了任务，夺得了全场第一名。

场党委让九分场的机务队长和一名优秀车长上总结大会介绍经验。王海和大伙一致推荐李建英。王海自己，拿着那份从墙上撕下来的《机务规章》也上台了。他们的发言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只是李建英在台上不象平时那样泼辣，那样爽快，有些扭扭捏捏。倒还是王海，操着大嗓门给自己“轰炮”，干脆利索，痛痛快快。

十天后，麦苗出齐了，到地里去看看吧：没有漏播的，没有重播的，不断条，不缺苗，一行一行，整整齐齐，笔直笔直。承受着太阳的光辉，碧绿青翠！

(插图：吴大成 题图：邹鸿民)

车到半途，
嘎——！
哪儿塞住了油路？
跳下女司机，
小辫一甩，
窜进了车肚！
车上耐火砖，
块块都急呼：

高炉张着口！
钢锭等着铸！
厂房需大梁！
车轮要起步！
加速！

加 速

周 志 俊

加速！

扳手捏出火，
火急扳声促；
一团油垢塞油路？！
垢要清；
“蠹”必除！
革命路驰革命车，
开车是咱小老虎！
猛虎东风引，

如添双翼舞；
辫梢沾油香，
额上闪汗珠；
白巾一挥，
鸣——
挡路的“蠹”，
被碾得粉身碎骨！





大合唱

刘增新

灯光倏地熄灭，部队露天“剧场”里顿时静了下来。指战员们按捺住激动的心跳，静静地注视着舞台上那红灯照射下的深红的大幕。周围的大山支起了耳朵；墨玉般的天幕上，星星眨巴着眼睛。它们和我们一起等待着。不久，一个战士从幕后闪出：“歌咏大会现在开始！”

深红的大幕轻轻拉开。舞台上所有的灯都大放光华，把一个阵容庄严的合唱队，一下子托在我们眼前：一行行红星在闪，一排排红旗在飘。一个女战士走到台前：

“大合唱。第一支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指挥——王政委。”

哗哗哗哗……一阵热烈的掌声夹杂着欢呼声：“欢迎！欢迎！”

掌声渐息，乐声骤起。一串串战斗的音符，一句句铿锵的诗句，在他们的喉头，在我们的心上，在深远的夜空里，飞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嗨！

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马列主义大普及，

上层建筑红旗飘，

革命大字报嗨！烈火遍地烧，

胜利凯歌冲云霄，

七亿人民团结战斗，

红色江山牢又牢……

我倾心地聆听着。啊，这雄壮浑厚的

声音，是谁的？我注视着台上——

找到了，那是我们老团长的。这个安源工人的后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在一个炼钢厂支过左。那天，我们连开批判会，他带头发言：“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好得很！就拿那个炼钢厂来说，广大工人群众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现在钢产量……”他伸出一只大手，又一翻：“同志们，增产多少？”

“什么，两成！”我脱口而出。

“两成？小同志，加法不行，得用乘法。翻了一翻！这种干劲从哪里来？一个老工人说得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炼出来的！”

接着，老团长又谈到这支歌：

“当这支歌传到工厂的时候，这位老工人第一个报名要参加工人合唱团，他说：‘我的嗓子不行，可是，这支歌我却一定要唱，这是咱们工人阶级的心声！’”

此刻，我仿佛听见，那老工人的话，就溶在这歌里……

我聆听着。啊，这坚强激昂的声音，是谁的？我注视着台上——

找到了，那是我们指导员的。这个生长在三代长工家里的放牛娃，昨天晚上，他刚刚探家回来。放下背包，就给我们讲起了家

乡的变化。他的话，是那樣的富有诗意：“你看麻烦不麻烦，几年没回家，回家迷路啦！”

“望着山走。”有人提议。

“山变啦！缠着绿腰带，披着翡翠袄。原先那穿黄袍的山搬掉啦！”

“顺着河走。”

“河变啦！水库明如镜，清渠似蛛网。以前那泥澄澄的河流走啦！”

“路呢？”七八双眼睛瞪得溜圆。

“铁路旁边是条公路，一直通到俺那山村口，原先那条疙瘩小路，不见啦！”

一听说今天晚上要开歌咏大会，他立即要求参加。我问：“指导员，这支歌你会吗？”

“不会？在家天天跟着贫下中农一块唱，哪能不会！”

“这支歌传到农村的时候，贫下中农也成立了合唱队。一个贫农老妈妈，六十多岁了，硬要参加，她说：‘我前半辈子没唱过歌；后半辈子已经会唱两支歌：第一支歌是歌唱咱们大救星毛主席的歌——《东方红》，那是老头子帮我学会的。第二支是歌唱咱们人民公社的歌——《人民公社好》，那是二儿媳妇教我的。这回呀，不用你们教。我就跟着广播喇叭学，保准唱得不比你们差！这支歌，唱的是咱们贫下中农的心里话，咱们不唱叫谁唱？’”

此刻，我仿佛听见，那老贫农的话，就溶在这歌里……

我聆听着。啊，这热情奔放的声音，又是谁的？找到了——是通讯员小徐，这个几年前的红卫兵；是饲养员小李，这个来自塞外农村的知识青年……啊，你听，他们唱得多么豪迈，多么整齐，整个合唱队就象一个人在歌唱；你看，他们的胸脯挺得多高，他们的目光，一齐注视着指挥——我们的王政委。

王政委，一个农民歌手的儿子。在那

长夜难明的日子里，他的父亲唱了九千九百九十九支歌，每支歌里都流着血，都淌着泪。如今，他指挥的这支歌，充满的是战斗的力量，是无产阶级的壮志豪情！他没有进过音乐专门学校，也许，有人会说他的指挥动作不确切，但是，我——我们，却觉得他指挥得棒极啦！他的全身都在有节奏地弹动，他的手臂在有力地挥舞，他的眼睛深情地望着高挂在天幕上的毛主席画像。那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象是从他那手臂上迸出来似的：

……一代新人在成长，
顶风劈浪逞英豪，
工业学大庆嗨！农业学大寨，
万里神州传捷报，
七亿人民跟着毛主席，
继续革命向前跑……

旋律在回响，音符在飞荡。台下的指战员合着台上的节拍，一齐歌唱起来。

在这战斗的歌声中，我听见：在滚滚的油田旁，在熊熊的高炉前，工人阶级在放声高唱；在金黄的粮山下，在银色的棉海中，贫下中农在放声高唱；在雪山之巅，在黄海之滨，在破浪的战舰里，在飞奔的列车上，在我们伟大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个由七亿人民组成的巨大的合唱团，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统一指挥下，在放声高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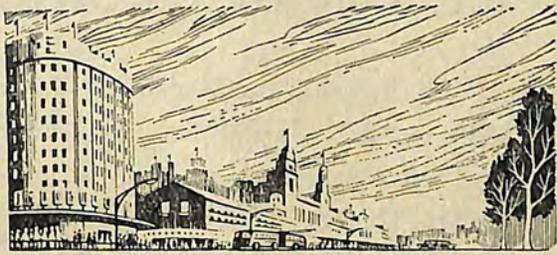
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

这歌声，过千山，越万水，响彻全球！

这歌声，把那几只“苍蝇”的哀鸣淹没！

歌声嘎然而止，指战员们的心还在追寻那远去的回声。人们忘了鼓掌，感情的海洋出现了一瞬间的宁静，但是，立刻，象是刮起了一阵风暴，掌声从四面八方响起：

哗哗哗哗……



价目卡的历史

杨宇照

我们的商店是丰富多采的，新品种源源不断，新花色日新月异。售货员们充满着美好的理想，倾注着火热的感情，把各种货物布置出富有意义的造型图案。看那边，陈列着各式手表，煤矿工人戴着它深下矿井，炼钢工人戴着它奔向炉前，干社会主义就要分秒必争！这边，布置的是笔墨纸砚，过去是少数人的“文房四宝”，今天到了工农兵手里，成了批林批孔的战斗工具！看看乐器橱窗，琴、笛、锣、鼓，气象万千，你面对着它，仿佛听到一支巨大的乐队奏出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激昂旋律！……

当你走在这五彩缤纷的商场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每一种商品面前都放着一张小纸卡片。也许，你常常被琳琅满目的商品所吸引，而对商品前面的这张小纸卡片却并不注目，好象它是那样的无关紧要。也许，只有你在挑选第一次购买的新品种，你才会看一看这张小纸卡片上标明的价格。

商店里的售货员称这张小纸卡片叫作“价目卡”。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商店里，填写价目卡算得是最简单、最省力的工作，只要按照收货单上标明的货号、品名、

规格、单价，逐一填上就是了。可以这么说，即便是第一天进商店工作的人，也会填写价目卡，这比起售货工作中诸如掌秤、量尺、抓货、算账……总之，无论比哪一项都要简单省力啊。

然而也有这样的人，对这张价目卡看得比什么都贵重，总是一丝不苟地填写，郑重其事地核对。我们商店里的老店员甘同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有个年轻人随口这么说一句：“填写一张价目卡有啥了不起，何必小题大做！”

甘同根听见了，可不客气地问：“你今年大概还不满二十五岁吧！”他的意思是你不了解二十五年前的情景啊！

年龄在某种情况下是会起作用的，甘同根的年龄决定了他对旧中国旧社会有一个较深的了解。

一九四八年，十五岁的甘同根在一家服装店里当学徒。那天，店里来了一批布衣裳，店老板手提着衣领子，翻过来，抖过去，看了好一会，盘算了好一阵，开口说：“五斗米一件，开价一千六百九十五万元。”这就算是给这批衣裳定的价。在资本家的商店里，老板的嘴就是一张“活的价目卡”，

哪里还谈得到有稳定的物价呢！有一回，老板要搞“大减价”了，连夜把所有的价目卡都换下来改写。既然是“大减价”，价目卡上的售价总得一律减低吧！事实却是相反。老板把价目卡上的售价一概提高了三成，然后，在已经加价的数目字上，用血淋淋的红墨水打上个叉叉，表示划去了原价，下面再写上个“打九折”的数目字。看上去真象“不顾血本”啦，实际却是在“大减价”的遮掩下，偷偷摸摸地大涨价！甘同根常常从一张价目卡说起，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生意经。

有一回，一个新进我们商店的售货员，见一种货物卖完了，随手把收下来的价目卡扔掉了。这可惹恼了甘同根。他颤抖着手指，把那张旧价目卡拾起来，掸去上面的灰尘，细心地放进一个纸盒子，里面放的也都是旧的价目卡。那个青年人问：“货已经卖完了，还留着这张价目卡有啥用？”甘同根说：“下同规格的货来了再用嘛！”

是的，对这每一张旧价目卡甘同根有着真挚的感情！每天清晨，他一早到商店，把柜台揩得晶莹净亮，把货架摆设得饱满齐整，在这种时候，他常常会拿起那些被灰渍得陈旧了、被光照得泛了色的价目卡，有滋有味地计算它们的“年龄”：有十年的，有七八年的……甘同根越看心里越甜啊！他会笑咪咪地对你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物价稳定，价目卡用得这么旧了，也用不着掉换，照样好用哩！”

也有的年轻人，听了甘同根这么说，脸上并无特别的反应，这可使他大不高兴了，照例要问一句：“你大概还不满二十五岁吧！”

是啊，建国已经二十五年了，要这般年纪的青年人了解这张价目卡，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哩！“你知道这价目卡的历史吗？”甘同根这么提问，却并不要求你回答，他自

会说下去，好象他要说的是你应该知道的历史。

“从前，就是二十五年前，在资本家的商店里，你休想看到旧的价目卡。那时候价目卡总是每天换新的，不，一天也得换几回！”熟悉甘同根的人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自己解放前夕在米店当伙计的那件事：有个女孩，拿了本来够买一斗米的钱到米店买米，这钱是她在纱厂做工的妈妈一个月的工钿，母女俩一个月的生活就靠这一斗米啊！可是米店价目卡刚换了新的，她手里这点钱只能买九升米了。那女孩想再到别的米店买足一斗米。她前脚刚走，老板又叫换新价目卡，米又涨价了！不一会，那女孩一手拿着空米袋，一手拿着一厚迭伪币，气喘喘地跑回来，谁知时间只过了半个钟头，米店的价目卡已经换过三次了。那个女孩见手里这一把钱连五升米也不够买，望着这张新的价目卡，当场昏倒在米店门口……

青年人听着这些，似乎懂了，却又觉得不可想象。可是甘同根讲的完全是事实，是真实的历史！在一九四八年的八月十九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发行了一种伪币叫金圆券，从这一天起，到一九四九年的五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前夕，时间只有短短的九个月零四天，可上海的大米价格涨了二千五百万倍，猪肉涨了四千八百万倍，煤球涨了近二千万倍，白细布涨了一千一百万倍，肥皂涨了一千五百万倍……反动派在政治上镇压革命，在经济上必然要压榨人民。旧中国反动政府没落腐败，滥印钞票，是物价插翅飞涨的总根子！

可是，要说甘同根只是对旧价目卡有感情，那就错了。对新价目卡，甘同根更倾注着深厚的感情。因为他知道，这种新卡和资本家手里的新卡记载了两种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在我们商店里，哪个柜台的商品要降价了，甘同根总是第一个报到：“我来

填价目卡。”他把填价目卡看成是光荣而崇高的任务！有一次，药品降价，他填完了最后一张价目卡，把所有换下的旧价目卡细心地收藏起来。有人说，“降价了，过时的价目卡没用处。”他哈哈大笑说：“有用处，有大用处，将来开个价目卡展览会。”谁能想得到，这个有心人，居然把解放以来药品六次大降价换下的旧价目卡都收藏着呢！他把这些价目卡全拿出来，摊在柜台上，好象这就是开价目卡展览会了。拿价目卡前后一对照，是多么振奋人心啊！解放初，许多药品我国不能生产，就拿现在十分普通的“四环素”药片来说，一九五八年刚开始生产时，每颗价格是一元七角，今天只要五分钱。药品的平均价格比解放初降低了百分之八十点四，文化大革命以来又一再降低。药品的降价，标志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那样地关心人民的生活，想想吧，这价目卡展览会该有多么深刻的意义啊！

最近，甘同根立下宏愿，要写一部“价目卡的历史”，其中有一章叫做“人民生活的保险卡”——

解放初，甘同根进了人民自己的、国营的社会主义商店。他自告奋勇地担任兼职物价员，填写价目卡，核对零售价。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商店里的这张价目卡无限的信任，称它是“人民生活的保险卡”。价目卡上那些“不顾血本”、“真不二价”、“大削价”、“大贱卖”之类的字没有了，“国营牌价”成了市场物价的“标准钟”，哪个私营商店不对准它，哪个商店就生存不下去！这里隐藏着尖锐的斗争！有那么一批大大小小的资本家，对社会主义商店这张价目卡恨之入骨。利润使他们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价目卡上同社会主义斗一斗了。他们派人到国营商店抄价目卡，回到自己店里对品种，国营商店有售的，他们不得不照样标价，国营商店暂时不供应的，他们就暗中抬

价。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国民经济的发展，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统一了，物价稳定了，可是价目卡上的斗争并没结束。在国家受到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际上帝、修、反卡我们的时候，又有人鼓吹商店“自由采购，自由定价”，想把价目卡滑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什么叫“自由定价”？还不是资本家那套“看货喊价”吗？甘同根捏紧拳头怒吼：“不准自由定价！”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今天，他更认清了，价目卡上的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甘同根坚持斗争，就是要使这张价目卡永远成为人民生活的保险卡。

甘同根不是个经济学家，他是个普通的站柜台的售货员，对于物价，讲不出更多的理论来，可是他亲眼看到，几年前买一台收音机的钱，如今可以买两台，过去买一支钢笔的钱，如今可以买两支……许多商品的质量不断改进了，使用价值大大提高了，价格呢，保持稳定，不断降低！旧中国象长了翅膀飞的物价，今天为什么能这样稳定？前个时期商店里搞下乡下厂服务，甘同根到了农村，市郊沿海一个粮管所的工作同志告诉他：解放初，他们这个粮管所的任务是借贷种子、发放救济粮，今天仍在这块地方，他们的任务却变了：帮助社队选育良种，接受社员投售余粮。他也到了工厂，有个炼钢厂的老工人告诉他：解放初，这里还是鸟飞蛙叫的荒地，如今已是一座吹氧炼钢的现代化工厂。革命推动了生产，农村是意气风发学大寨，粮满囤，棉满仓，连续十二年获得丰收；工厂是斗志昂扬学大庆，煤如海，钢似山，大干快上增产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战鼓声声，马不停蹄，真是亿万工农齐踊跃啊！甘同根深深感觉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工农业产品的丰富，是物价稳定的坚实基础！

检 验

周 银 宝



没有扑面的热浪，机声的轰鸣，
只有几架拉力计，几架天平，
这里是检验站的小屋，
——造纸厂敏锐的眼睛。

检验女工喜悦地把雪白的纸片，
放在测量器上一遍遍测定，
自动记录仪上郑重地写下，
献给祖国的一批批优质产品。

别以为这纸片又薄又轻，
每一根纤维呀重似千斤。
检验工笑脸上荡满春风，
又怎能忘过去的苦难和酸辛。

在那乌鸦一般黑的日子里，
造纸车间似牢房那样黑沉沉；
流动的纸浆象条混浊的小河，
我们的血和汗一起在纸中铸进——

那跑狗场门券、当票、卖身契，
那十里洋场中的交易所票金；
烈火般的愤恨，大海般的深仇，
时刻撞击着检验女工的心。

如今阳光灿烂天地宽，
春夏秋冬有歌声；
同是手拿一页纸呵，
两重天地是何等分明。

张张新纸映着检验女工的笑容，
条条“银河”等待着出发的命令。
化作漫天的红色捷报，
飞向祖国的城镇、山林……

呵，仿佛见大庆千万个铁人，
在纸上写下篇篇批林批孔的檄文。
呵，仿佛见大寨贫下中农，
在纸上规划虎头山灿烂的远景……

有人说，商店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缩影，那么，甘同根觉得，这张小小的价目卡，好比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的面貌和水平！无怪有些从国外归来的华侨，他们一走进我们的商店，总是那么认真地看一看祖国商店里的这张价目卡，有的特地弯下腰去，有的郑重地戴上了眼镜，末了，无不十分感

慨，万分激动，由衷地高呼：“社会主义好！”“文化大革命好！”“毛主席共产党伟大英明！”

是的，价目卡的历史有力地说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经济工作和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题图：赵佐良）



美术革命的新成果

——评组画《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

建工局工人评论组 桑 耀

组画《鲁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以饱满的革命激情和成功的艺术技巧，塑造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光辉形象，概括地展现了鲁迅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美术战线上的新成果。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也是美术革命面临的中心课题。组画《鲁迅》努力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反复推敲，不断修改，认真地把“三突出”的原则贯彻到美术创作中去。它生动地表明，革命样板戏的基本经验也是适用于美术创作的。

鲁迅在风云变幻的中国革命斗争中走过漫长而曲折的战斗道路。组画首先会遇到选材的问题。鲁迅在谈到文艺创作时指出：“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组画的作者在学习、分析和研究鲁迅一生战斗历程的基础上，从大量的素材中，努力开拓、挖掘最能体现鲁迅作为伟大的革命家这一本质特征的重大题材，加以提炼。因此，每一幅画，都有着较鲜明的形象和较大的思想容量。十五幅画之间，又有内在的连贯性，使

我们看到鲁迅思想的发展是同中国革命的发展相一致的。组画告诉我们，鲁迅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向着敌人冲锋陷阵，同帝国主义斗，同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斗，同错误路线和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内奸斗。组画也正是把鲁迅的形象放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去塑造，才有着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它体现了伟大的时代产生了伟大的鲁迅的真理，又通过鲁迅的战斗历程反映了伟大的时代。

绘画艺术是通过外部形态的描绘来刻画内心世界，塑造英雄形象的。正确处理外形特征与内心世界、环境景物与人物性格的辩证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组画《鲁迅》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始终把揭示人物内心世界放在第一位，外部特征和环境景物的描绘，都为揭示和烘托鲁迅的精神境界服务。在第一幅肖像画中，作者以雄浑的笔触，概括地表现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革命精神。背景上乌云翻滚、阴霾四起的天空和灰雾笼罩的上海的楼房，简练地表现了鲁

迅生活和战斗的险恶环境。面部则用明朗的暖调色彩，着力地表现了鲁迅坚强的性格：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闪耀着战斗的光芒；两道如刀剑般的浓眉，显示着对敌人的蔑视和战斗到底的决心；紧闭的嘴唇，凝聚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作者又从仰视的角度，用切光的表现手法，通过一束强烈的侧光使形象格外鲜明突出，产生了雕塑立体感，同时也使人感到鲁迅对革命的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念。人物造型与背景的强烈对比，使作品有很大的空间感，形象地表现了鲁迅“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胸怀，表现了他对革命前途、人民命运的关切。在《“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幅画中，作者则以波涛汹涌的大海为背景，把年青的鲁迅的形象安排在画面的右下侧，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乌云、激浪、夕阳和嶙峋的岩石，烘托着鲁迅凝神思考的面部表情，刻划了他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热爱，对救国救民的真理的探索。我们仿佛听到惊涛拍岸，更仿佛听到鲁迅心潮的澎湃声，听到他发自内心的“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阖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誓言。鲁迅在谈到美术创作时曾说过：画人最简练的办法是画眼睛。我们理解，“画眼睛”的基本要求是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离开这一点，“头发”（即非本质的东西）画得越逼真，景物描绘得越细致，都只能喧宾夺主，甚至陷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泥坑。组画的作者在塑造鲁迅形象的时候，正是努力按照鲁迅本人的教导去做了，因此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组画在构图方面，始终把鲁迅放在画面最引人注目的部位。在有其他人物同时出现的情况下，它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经验，根据人物关系的不同性质作了不同处理，主次分明，用烘托、陪衬的手法使鲁迅的形象鲜明突出。《上街宣传》、《支持女师

大学生的正义斗争》、《关怀和培养青年》这三幅，画的是鲁迅和群众、青年在一起的场面，鲁迅在画面的中心，其他人物簇拥在周围，犹如烘云托月，既突出了鲁迅，又表现了鲁迅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在处理反面人物的关系时，组画则竭力探求最能表现鲁迅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的表现形式，用反面人物的渺小，反衬鲁迅的高大；用反面人物的黯淡苍白，反衬鲁迅的夺目光采。《在广州中大校务紧急会议上》，表现的是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鲁迅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作者在构图时，把戴季陶、朱家骅等反动派放在画面的左下角，把鲁迅的形象置于画面中心略偏右侧，使二者拉开一定空间，又通过鲁迅向前微倾的姿势，更生动地表现了鲁迅击案而起怒斥反动派罪行的凛然正气。《痛斥“四条汉子”》在原来发表的素描稿中，曾让“四条汉子”在画面的角落上出现，现在作者则进一步作了别具匠心的处理，把他们干脆从画面中去掉，只在右下角画上四条黑黝黝的影子，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四条汉子”本来是伙见不得人的丑类，只会在“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鲁迅面对这伙叛徒、特务、内奸的攻击、诬蔑，岿然不动，犹如一株在风暴中独立支持的参天大树。他坚定的立场，顽强的斗争精神，通过这样的处理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强烈的感染。

组画在色彩的运用方面，也围绕塑造鲁迅的英雄形象作了精心设计。色彩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在美术创作中，色彩的选择、调配和使用，却必然受一定世界观和艺术观的指导和制约。色彩表现着一定的感情，一定的倾向。组画色彩的基调，总的来说是冷色调，用来表现鲁迅当时所处的社会的黑暗和战斗环境的艰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学习革命样板戏舞台灯光运

用方面的经验,根据不同的题材,用顶光、逆光、侧光、造型光、眼神光等手段,来突出鲁迅的精神面貌,同时,又根据内容的特点,对色彩基调作了特殊处理。在《看到新世纪的曙光》和《电贺毛主席和党中央》这两幅中,色调加暖,前者表现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列主义送到中国,使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使鲁迅受到鼓舞和激励;后者则表现了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希望,鲁迅欢欣鼓舞地向毛主席、党中央表示:“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外,组画还多次通过大块色面强烈对比的妥善安排、巧妙运用来突出鲁迅的形象。如《中止学医,从事新文艺》一幅,鲁迅身穿深色学生装,背后就用土黄色的屏风加以衬托;《痛斥“四条汉子”》原来的素描稿是鲁迅站在玻璃橱窗内,背景和服装之间不易区别,现在则把鲁迅安排在内山书店门口,用深色的背景衬托出身着淡灰色长衫的鲁迅的形象。这样,在整个画面中,鲁迅就如塑像般屹立在人们面前。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要满腔热情,千方百计,一丝不苟。组画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对每一个细节的安排,都作了精心的考虑,不但不使它们成为可有可无的累赘,而且力求通过典型的细节来简练地说明人物的斗争环境,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加深作品的思想内容。《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幅,原素描稿是鲁迅俯在书堆上专心阅读,这样处理,比较一般,现在则通过几个典型细节刻划了鲁迅孜孜不倦学习革命真理的精神:背后的小台钟标明时间已是深夜一点多;鲁迅平时用来携带书籍的朴素的蓝底白花包袱布刚打开摊在桌上;一手划燃的火柴已经烧了半截,鲁迅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而忘了点香烟——作者抓住这一瞬间富有特征的生活细节,把

鲁迅刻苦攻读马列的精神刻划得多么透彻入微!那一小簇擎在鲁迅手上、映在鲁迅胸前的鲜红的火苗,在宁静的黯夜中,在探求革命真理的崇高气氛里,更有着特殊的象征意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幅中,鲁迅面前的茶几上有一只药瓶、一杯开水,摊开的白纸上放着几片药片;鲁迅手中拿着一支笔,犹如利剑一般。通过这些细节细致地刻划了鲁迅在重病中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战斗的情景,生动地体现了鲁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原则立场、永不休战的彻底革命精神。

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美术战线,历来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激烈搏斗的战场。剥削阶级曾经长时期霸占着这个阵地,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领导权被无产阶级夺过来了,但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仍时刻在梦想卷土重来。不久前,不是还有旨在翻案复辟的画册出笼吗?不是还有人炮制黑画坏画,影射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发泄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仇恨吗?不是有人竭力腐蚀青年作者,引诱他们离开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去埋头描绘风花雪月吗?惊心动魄的斗争提醒我们:肃清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还是长期的战斗任务。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应当向组画表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学习,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永不休战。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向前发展。让我们拿起画笔,作为刀枪,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沿着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大踏步前进!



珍珠

徐东达 唐水明

“早稻黄，采珠忙”。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晴天，我又来到了珍珠的故乡——我所熟悉的碧珠湖畔。

当我拨开挡浪柳的垂丝，蹲在湖边洗脸揩汗时，眼前顿时出现了一幅别致的水彩画：湖水清沏见底，不怕人的游鱼浮上来围着我的花毛巾嬉戏；远处水面露出一根根竹桩，结结实实的麻绳把望不尽的竹桩一一连结起来，麻绳上每隔尺把垂着一根用来挂蚌的、白色尼龙线。一群花衣裳姑娘，驾着灵巧的燕子船，从花红叶绿的莲荷丛中穿出来，一边唱着渔歌，一边从水里拉起挂养的珍珠蚌，把存在蚌壳上的绿苔、污泥涮清楚。其中有一个人的歌声顺着水波传开来，显得特别清脆、嘹亮。

我一听就知道她就是我这次要访问的任双珠——幸福水产大队的育珠姑娘。我把两只手围在嘴上当话筒，高声喊道：“双——珠！”

有一只小船应声而来。站在船头撑篙的姑娘老远看到是我，回头就招呼其他几只船上的姑娘说：“喂——宝珠，明珠，快来哟，报社的芳姐来了！”

三年不见，双珠显得更矫健了。高高的个儿，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头上戴了顶棕黄色草帽。

当我跟姑娘们一起坐上“小燕子”，向幸福大队划去的时候，个性爽直的双珠开口就说：“芳姐，我们的人工育珠比以前更大幅度扩展了，你知道吗？”

“你不是写信告诉我了吗？”我瞧着她手中的竹篙熟练地左点右扬，仿佛在倾吐着满怀的喜悦，所以笑着又加上一句：“祝贺你们丰产丰收！来，给我谈谈你们的体会。”

双珠微笑着，一会，又正经地说：“芳姐，说体会还真不少呐，育出争气珠，这是一场斗争哪！这场斗争，一开始，就展开了，这你是知道的。”

是呀，对这场斗争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哗”，“哗”，船后愈荡愈大的波圈，把我的思路越送越远……

三年前的一天，我手持介绍信，走进幸福水产大队的办公室。队长老陆是个热心的中年汉子。他对我到这里来体验生活表

示欢迎，还亲自忙着给我张罗住宿。等他忙完坐下来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向他打听起河蚌育珠的事来。

不提则已，一提起这事，队长把眉头一皱，说：“这人工育珠还真不容易哪！”

他从桌上拿起一只小瓶，拧开瓶盖，把一粒粒小东西倒在手心里说：“你看，这就是她们育的珍珠。”

我一看也愣住了。这算什么珍珠呢？形状难看，暗淡无光，简直象一摊乳白色的碎石子。我疑惑地看看队长。

队长说：“我早就说过，人家专家过去搞了多年也没搞成，这些小姑娘怎么行呢！”

“那么，你打算敲退堂鼓了？”我半开玩笑地说。

我话音刚落，门口一阵风似地闯进一个人。我一看，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她看见我这个陌生人，稍微怔了一下，随后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双珠！”只听队长唤了一声。这姑娘就是任双珠啊！

双珠在队长身边坐下，婉言地说：“大伯，我们育珠工作又要上马了，这次实验的一批母蚌就要下水，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老陆沉默了半晌，说：“能育出珠来，使珍珠真的重放光彩，这是我双手赞成的好事。可你不是不知道，专家到这儿来也不止搞过一次，都泡汤了。双珠，我们捕鱼人是能粗不能细，专家搞不成，我们还能行？”

“什么能粗不能细，关键是争气不争气！以前那几个专家是带了‘爬行主义’的一套来的，当然搞不成。现在，我们是乘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创新业，走新路。再说，珍珠的养殖法，本来就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们哪能以专家的成败作为界线！”

我感到，双珠的一颗火热的心，能熔

铁，能化冰。

老陆摇着象蒲扇一样的大手说：“等人家搞出来了，我们再搞也不迟。”

“等？不成！我们就是急着要争这口气，决不能让帝修反看笑话！”双珠的语气斩钉截铁。

“哎……”老陆语塞了。

原来，碧珠湖畔的贫下中渔，早在多少年前就发明了珍珠的养殖法。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世道，养殖法失了传，就连明亮的珍珠也暗然失色了。解放后，广大贫下中渔决心人工育珠，让珍珠重放光明。但由于刘少奇反动路线的干扰破坏，这个愿望一时没有能实现。一次商品交易会上，有个外国资本家看到我们缺乏珍珠，故意抬高价格，拿着一杯劣珠，企图敲竹杠，还骂我们是“无珠国”——简直不能容忍啊！老陆给双珠一提，沉重地低下了头。他终于同意任双珠她们再试试。

从此，有多少个清晨，当我和明珠她们上育珠室时，双珠早在那里埋头工作了。她瞪着明亮的双眼，信心百倍地紧握着银光闪闪的钢针，剖蚌，取膜，干得那样细致、认真。

我看着双珠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胸中一阵激动。为了给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育珠姑娘把自己炽热的心完全掏出来了。这颗心纯洁，高尚，难道是一颗普通的珍珠能比的吗？于是，我跟双珠开玩笑说：“你爸爸给你取名双珠，大概希望你成为一颗珍珠吧。”

谁知双珠听到这句话，高兴的脸色突然变得严峻起来，手里的钢针也微微颤抖了。我吓得赶忙闭上了口。

当天晚上，我又去看双珠。聊着聊着，我才从双珠嘴里知道了“双珠”这个名字的来历，知道了双珠一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

双珠家的几代人都是贫苦渔民。在那黑暗岁月里，一条破船就是全家人的生活依靠，一张烂网就是他们的唯一家产。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妈妈就在这条破船里生下了一个女儿。也就在这天夜晚，爸爸冒雨赶回“家”里，喜出望外地告诉妈妈，他从一个河蚌里捕到了两颗又大又亮的珍珠。爸爸抚摸着刚出世的小女儿，充满希望地说：“这孩子有福，就起名叫‘双珠’吧！”不料这消息很快传到了渔霸的耳朵里，竟一口咬定是爸爸偷去了他家里的夜明珠，还胡说穷人命里该穷，不配有珍珠，便带了几个爪牙，冲上船来要夺珍珠。爸爸本是个倔强汉子，怎么能容忍渔霸的抢掠和诬蔑啊，他紧紧捂住两颗大珍珠，一边对着这群强盗破口大骂。可是，寡不敌众，明珠被抢去了，人被打得半死，没几天便咽了气。爸爸临死前拉着小女儿的手说：“珍珠要夺回来，穷人的骨气不能丢！……”

“后来呢？”我禁不住问道。

“后来，那个渔霸的老婆一看见我就骂，‘穷丫头，还起个富贵名，不害臊！’我总顶她一句：‘哼，不害臊的才不是我呢！’就这样，妈妈拉着我风里雨里又熬了两个年头，才盼来了渔家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渐渐地，我明白了，解放前爸爸为了夺那两颗珍珠丧了命，可如今我们搞育珠，却是为整个阶级争气，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这是一场斗争啊！”她在“斗争”两字上重重顿了一下。

……经过一再的实验，失败，再实验，终于盼来了又一个收获的时刻。

“采珠了！采珠了！”一群胖娃娃跳着。

“我们这儿又有珍珠了！”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含着笑。

“大家都去看争气珠呵！”那些年轻人嗓门最响。

珍珠故乡的人民，象双珠一样，被父母

亲们满怀殷切期望地起名为“小珠”、“海珠”、“明珠”、“水珠”的人们，这会儿，就要亲眼看到自己培育的珍珠了，怎么能不闹翻呢！全村男女老少喜挂眉梢，驾着几十条小船一齐驶向湖湾角。

我和双珠同乘一条船，用尽全身力气，拚命把船划在最前头。船在竹桩边还没靠稳，双珠就捞起了第一只蚌。

“嗨！保险是五光十色，粒粒滚圆！”

“那些敲竹杠的洋鬼子再也神气不了啦！”

大家的眼睛盯着双珠手里的那只蚌，闪亮的刀子“咔嚓”一声，那蚌剖成了两半。突然，一个楞小伙子高声嚷起来，说：“珍珠！珍珠！我们碧珠湖又有珍珠了！”

双珠迎风举起长篙，往湖滩边上一戳，小船头一颠，把我从沉思中惊醒了过来。我看着双珠的身影，不禁想起渔霸老婆的话。眼前的姑娘不配起“双珠”的名字吗？不！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任双珠和她的战友们，有着比珍珠高贵万倍的思想，有着比珍珠美丽万倍的心灵。

下了船，我们在路口碰到了队长老陆。他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我差一点做了这些青年人的绊脚石啊！”然后又把队里的蚌珠生产情况向我夸耀了一番。他还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双珠已经入党啦，还是副支书呢！”这一下，倒说得双珠不好意思起来。

“走吧，看看我们的育珠室去！”双珠催促着说。

我们走进水产大队育珠室，只见几个姑娘围坐在桌前，正一丝不苟地把一片片小小的蚌膜嵌到蚌体的表皮里去。双珠把我拉到陈放珍珠的玻璃橱跟前，只见那颗颗珍珠，有大如黄豆的，有小如红豆的，光彩照人，晶莹透亮。我高兴地扶着橱门问：

“你们每年能采收多少颗珍珠？”谁知我的话一出口，竟引起了在座姑娘们的一阵哄笑。双珠笑着告诉我：“这里的珍珠不是讲颗数，而是论斤两的，去年我们就卖给国家一百八十斤！”

双珠说完又从橱里取出一只精致的小盒，打开给我看。这里的几颗珍珠更是非同一般。每颗大小相等，玲珑剔透，绚丽夺目。她告诉我：“这是我们精选出来的优质珠，经过鉴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上级已决定参加‘广交会’展出。以后还要大量出口呢。”

我偶然抬起头来，发现墙正中挂着一条用遒劲的字体抄写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晚上，我住在双珠家里。我们俩好久没睡着，谈了很多，最后，双珠问我：“芳姐，你说，我们碧珠湖的未来是什么模样？”

我猜到了，深知碧珠湖昨天和今天的育珠姑娘，这会儿正满怀激情规划着碧珠湖的灿烂远景。

我不禁激动地反问道：“双珠，你说呢。”

“我想，只要我们坚持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直干下去，碧珠湖一定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珍珠湖，碧珠湖的人民一定能对中国和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双珠兴奋地说。

我怎么也睡不着了，思绪象潮水般奔涌起来。我从曾经使双珠爸爸丧命的两颗

血泪珠，想到外国资本家手里的那杯劣珠，又想到即将在“广交会”上展出的中国争气珠。珍珠呵，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人的手里，居然会发出如此不同的光泽！

我起身推开窗子——

窗下，碧珠湖象一面光洁的明镜，映照着重渔村远远近近的灯火，映照着满天繁星和一轮皓月。微风吹来，碧波涌起，满湖的星月灯光顿时化作满湖的碧珠，闪烁着耀眼的异彩，扩散着，扩散着，向着碧珠湖的天水外散去……

我想起了碧珠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如果说，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育珠人能够喝令碧珠湖托出一盘盘明珠，那么到明天，随着革命的深入，育珠人一定能喝令碧珠湖的每一滴水都化作明珠，源源不断地运向国内和国际市场。

从碧珠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我又想到祖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不是有人说我们是“无珠国”吗？不！分明是这些资产阶级老爷们有眼无珠。祖国啊，你身上有着多多少少个碧珠湖，你本身就是镶嵌在东方地平线上的一颗明珠。二十五年前，你第一次擦干净蒙受了几千年的灰尘和污垢。从此，你在红太阳光辉的沐浴下，放射出动人的珠光。如今，成千上万的“育珠人”，正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奋斗着，让你在明天变得更晶亮，更瑰丽，让你的革命光彩，永远普照人间。

（题图：赵立）

焊条钢

谢炳锁



生活中往往有一些不为人注意的平凡事物，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奋发的力量。比如，在我们海滩工地上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材料——焊条钢。多少人赞美雄伟壮丽的南京长江大桥，多少人歌颂巍然屹立的万吨水压机，多少人欢呼远洋巨轮破浪前进，多少人惊叹高楼大厦平地崛起……然而，又有哪一样宏伟建设离得开焊条钢？

我爱焊条钢。它的名称朴实无华，外貌也普普通通。但是它却有坚韧不拔的性格，自我牺牲的精神。每当需要它熔化的时候，它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与钢梁铁柱融为一体，有一分热放一分光；等到它凝固以后，它又与钢件紧紧地拧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打，骄阳暴晒，勤勤恳恳，默默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我爱焊条钢，我更爱象焊条钢一样平凡而伟大的建筑工人。他们头顶蓝天，脚踩污泥，抗风雨，搏霜雪，满怀豪情一身泥，芦席棚里度春秋，用他们勤劳的双手，无穷的智慧，在昔日飞鸟罕至的荒凉海滩，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建造着一座规模宏大的新兴化学工业城市。现在，虽说工程尚未竣工，

但是高耸入云的烟囱，宽敞明亮的车间，还有那硕大的反应塔，漂亮的宿舍楼房，一个个都象巨人似地矗立在波涛起伏的东海岸上。而这一切，不都是建筑工人用辛勤的汗水浇灌起来的吗？是呵，为了工程的胜利完成，建筑工人高举自力更生的大旗，日夜奋战，象焊条钢一样，全心全意地发光发热，将自己熔化在革命事业中，忠于职守，决不动摇。

一天，我刚从批林批孔的会场出来，工地上已是灯火灿烂。那巍然挺立的高烟囱，象根擎天柱，支托着深蓝色的苍穹。烟囱顶上一圈红色的标灯凌空闪烁，与漫天星斗相映生辉。远远望去，那层层繁密的灯光，象一串串多钻石编成的金链铺洒在大地上。车轮滚滚，机声轰鸣，在这工地上，很难分得清这是白昼还是黑夜。当我走近新建的氧气厂时，一簇簇流星似的焊花，闪现着雪亮的弧光，在我头顶上飞舞。我凝视着这一颗颗的金色的焊花，一些激动人心的往事，突然又在心底里奔腾翻滚……

那是盛夏的一天，氧气厂工地上的劳动竞赛热火朝天，再加上烈日当空，简直达

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好象划上一根火柴就会燃起熊熊烈火。到处是拌和机的轰鸣，到处是烟尘滚滚，到处是人声鼎沸，一片你追我赶的战斗情景。在新砌的红砖墙上写着“奋战六十天，攻下氧气厂”几个大字，道出了建筑工人的豪情壮志。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工程队里亟需增添一台塔吊。工人要自己造，可是，队里一个吃过几年洋面包的工程师却摇摇头。以他的话讲：“建筑工人嘛，拌拌混凝土，捧捧砖头，搞机械，不搭界！”工人们一听，肺都气炸了！这不是在鼓吹孔老二的“上智下愚”吗？陆师傅，这个与钢铁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老焊工，憋着一口气，挺身而出，把试制塔吊的任务担了下来。当然，一个普通的工人要搞一台塔吊，一无技术资料，二无经验，困难，象小山似地横在陆师傅的面前。这个苦大仇深的老工人深切地知道，这是一场政治仗！他激动地说：“中国工人阶级天不怕，地不怕，一个塔吊还能难倒咱？”多么铿锵有力的誓言呵！他们吃在工地，睡在工地，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风雨黎明，陆师傅他们用集体的力量画出了一张又一张的草图。这难道是一张平常的草图吗？不！它是工人阶级汗水和心血的结晶。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建筑工人的智慧多象那璀璨夺目、迎风飞舞的焊花呀！

草图出来了，战斗仍然在激烈地进行着。塔吊的底盘非常难焊。又是我们的陆师傅站出来豪迈地说：“为了打击帝修反，为了自力更生，就是石头也要把它焊接起来！”他端起焊枪，夹起焊条往工件上一磕，霎时，弧光闪烁，焊药发出一股焦味，化作白腾腾的烟雾。陆师傅，双唇紧抿，额角上的汗水象断线的珍珠似地滚落下来。顷刻，他透过那闪闪的弧光，仿佛看到了脚下的汹涌海涛，后浪推前浪，奔腾而来，好

象齐声在吼：“同志，坚持住！坚持住！”耳畔“滋滋”的焊接声，也仿佛化作阶级兄弟的热切期待：“老陆，与帝修反抢时间，要快，要快！”听着听着，陆师傅心中激情澎湃，热血奔涌。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焊花灼烫了他的身体，弧光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一步也不离开战场，一分一秒也没有停止过战斗，他用双手描绘着自力更生的画卷，他用工人阶级的耿耿丹心抒写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无限忠诚！

争气塔终于造好了，开始旋转了。这台既轻便又灵活的塔吊，随着楼房的垒起，它可以自动地往上爬升。垒一层，升一层，永远攀登，永远向上。这给那些看不起工人阶级的力量，跪倒洋人脚下无所作为的人，不是一帖触及灵魂的清醒剂吗？看！工人自己设计的塔吊，用铁臂抓着巨大的预制构件，在空中三百六十度自由地转动着，隆隆的电动机奏起了欢快的乐章，一块块预制构件象搭积木似地越垒越高，一座座新型厂房像雨后春笋般地矗立起来。如今，这种“争气塔吊”的革新之花开遍工地，为加速工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今天，当你站在这钢铁巨人面前，回顾着它那英雄奋战的战斗历程，你能说它仅仅是个钢铁焊件吗？不，它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建筑工人，奋发图强，手拉手，心连心地拼装起来的钢人铁臂呵！

望着这些自力更生的丰硕成果，我常常从陆师傅想到无数英勇的建筑工人，他们抓革命，促生产，日日夜夜战斗在施工的第一线。他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忠诚、踏实地坚守岗位，为社会主义大厦增砖添瓦。请听，工地上高悬着的几百只高音喇叭在报告一个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第四泥工班突破每人每天砌砖两千三百块大关！”“第九工程队提前二十天完成大烟囱的施工任务！”我又联想到那些普普通通的焊

条钢。焊条钢在熔化的时候，会放射出耀眼的弧光，工人阶级把自己的一切跟革命事业融化在一起，那就会迸发出胜过弧光万千倍的光芒！

我们的建筑工人，满身泥花，满腔热血，把每一个细胞，都和工程，和祖国，和革命联系在一起了。那炽热熔化、火花四进的焊条钢，多么象建筑工人这种英勇的气质和忘我的精神呵！焊条钢熔化了，凝固了，从此，它就与钢骨铁架不可分割地同呼吸、共命运，牢牢地连接在一起，化为一个整体。不知怎的，每想到焊条钢的这种属性，我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年轻英武的形象——小梁。

那天，工地上最高的建筑物——大烟囱，已经造到了一百四十多米，比国际饭店还高出了半截。而小梁和他的师傅老张正在焊接烟囱筒壁上的消防梯。焊接消防梯，要通过烟囱顶上二十多米高的把杆，焊工要从把杆铁臂上悬空吊出去，这可是个需要胆大心细的活儿，因为高空海风大，晃晃荡荡的，使人不易靠拢烟囱壁。可小梁总是抢着干这种危险的工作。一天，夜幕渐渐降临了。突然，乌云疾走，沉雷隆隆，一场暴雨即将到来。工程队领导为了高空作业的安全，立刻下令要大家下来。可是，烟囱上最后一层混凝土浇灌刚开始，如果一停，就会影响烟囱的质量。怎么办？正在这时，老张师傅紧紧身上的安全带，准备上把杆去把消防梯焊好。万一电源断路，升降用的吊罐失灵，烟囱顶上的施工人员可以从消防梯下来。但是，小梁已抢前一步，说：“师傅，我去！”

“不行，天黑、风大，有危险！”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年轻人，就是要在暴风雨中锻炼成长！”说完，小梁就把安全带悬在把杆的钢臂上，说：“师傅，开动卷扬机。”

正在这时，天昏地黑，暴风雨像利剑似没头没脑地劈了过来。突然，一个响雷在小梁的身旁炸开了，只见半空中的操作台周围感应电火花直冒。这时，小梁在半空中晃荡着，象一只雄鹰在振翅翱翔。张师傅心急得象跳出来一样，他大声呼唤：“小梁，要当心呵！”

这时，工地上的一切仿佛都戛然静止下来，下面的人们伸出手臂，圈成人网，汇成了人的海洋，人们的心也和张师傅一样，呼呼直跳，都为小梁捏一把汗。忽然，有人惊叫起来：“呀，掉下来了！”

听到这一惊呼声，人们的心收紧了，一种危险的预感攫住了每个人的心，只见空中一个黑点坠落下来，人们伸着胳膊，向黑点急速奔去……

“咳！是小梁的安全帽！”人们绷紧的心弦稍稍地松弛了一下。

半空，分不清是电闪还是弧光，只见簇簇火花在风雨中飞散，远远望去，小梁多象一尊展翅翱翔的雄鹰塑像，与高大的烟囱紧紧凝为一体，任凭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却纹丝不动，英勇地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后来我问他当时怕不怕，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淡然一笑说：“怕啥？共产党员越是艰险越向前嘛。岗位就是战场，在最危险的时刻，一个战士能够离开火线，离开革命规定给他的岗位吗？”

我于是又想起了焊条钢。焊条钢，它与钢梁铁架同心相连，顽强地承受狂风暴雨的吹打、冲击，而我们的建筑工人不正是具备了焊条钢的这种性格吗？他们不怕苦，不怕死，用全部力量支撑起了我们社会主义的耸天大厦。

在我们建筑工地上，有多多少少焊条钢一样的人物啊！后勤工人日日夜夜为战斗在第一线的人们送饭送菜；肩背药箱的医务人员勤勤恳恳地在十几里工地巡回医



炼钢颂歌

钱国梁

十月艳阳呵照钢城，
万缕红光呵映九霄，
钢水在心头沸腾，
豪情在炉中燃烧，
好一场激烈的夺钢大战，
旌旗奋，风云涌，惊雷爆。

炉台呵，滚烫滚烫，
咱双臂一晃，虎步一纵，
谁不夸钢人铁马气势豪。
炉火呵，通红通红，
咱腰板一挺，长钎一抖，
谁不赞火树金花风光好。

听，那清脆的钟声，
“铛铛铛”，一股劲儿猛敲；
看，那闪耀的钢水，
“哗哗哗”，一往无前直冒。
炉口好似长江口呵，
看今朝，批林批孔浪更高。

谁不羡慕咱们的战斗，
谁不佩服咱们的劲道，
烈焰中冲锋，
火光里奔跃。
看咱们，与纯钢一样红亮！
看谁人，与残渣一起扒掉！

呵，风雨里，咱们与炉膛——
红心相印，肝胆相照；
呵，雷火中，炉膛与咱们——
春色同播，宏图同描。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咱们走的是钢铸的金光大道。

呵，巍巍矗立的祖国平炉，
呵，源源而来的祖国矿料；
看，挡不住的洪流在奔泻，在奔泻，
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在闪
耀，在闪耀。
这就是，咱们对崇洋媚外的回答！
这就是，咱们向伟大祖国的报告！

疗；白发苍苍的老干部与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攀上一百四十多米的高空计算钢筋负荷……他们的劳动是默默无闻的，却又是伟大的，正象焊条钢外貌普普通通，名称朴实无华一样，然而当你用钎锯劈去一纹焊壳时，就会看到焊条钢洁白无暇的本质。我们建筑工地的工人也是这样：他们天天一身泥花，工作也寻寻常常，但当你沉下去，与他们一道战斗、生活，你就会觉察到

他们的心灵是那样纯洁，那样闪光，就和焊条钢芯那样鲜艳、透亮。

焊条钢，普通的钢。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多少焊条钢，更需要多少钢打铁铸的人。

我爱焊条钢，我更爱象焊条钢一样平凡而伟大的建筑工人！

(题图：俞子龙)

银 海 轻 舟

——赞巡回坐车

陆
萍

机声喧腾犹如大海磅礴，
银练万丈恰似九天飞瀑；
看那巡回坐车象银海轻舟，
逐着浪飞，迎着浪笑，追着浪舞。

呵，多少年的梦境变成了现实，
姑娘似在长安大街欢歌漫步。
手抚经线纬纱回头望呵，
征途上何处不擂起响亮的战鼓……

纺织女工几代代人呵，
万里巡回总伴着万里脚步；
是党叫咱脚下安上风火轮，
这美好的设想多么令人神注。

拨开银海千层白雾，
纱管压住张张草图；
抢攻巡回坐车的一场场战斗，
那时呀，打响在车弄深处。

翻着《实践论》的书页，
量着纺织机的大轴；
姑娘的眼睛在草图前闪烁，
乌亮的发丝串起晶莹的汗珠……

小珍突然飞起一笔：
“这儿要改小，不能学洋奴！”
小兰眉睫一闪：
“对！走我们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每个方案，迸出智慧的火花，
每根线条，联着远大的抱负；
循着独立自主的路线，
要织出神州跃进的画幅。

春去秋来，姑娘草图上的圈圈点点，
革掉那巡回时沉重的脚步；
脚腾白云，飞上自力更生的大道，
牵丝引瀑，日日夜夜把颂歌续谱。

一阵豪放的笑声荡在布海浪谷，
半空中奋发图强的标语格外夺目；
呵，多少动人的奇迹，崭新的创造，
此刻哟，又萌动在银海深处……

金鼓声声把一腔豪情敲沸，
银色的海洋中任轻舟飞逐；
呵，是党给了咱革命的风火轮，
风掣电驰，催着祖国前进的速度！



“善人”不善 “仁者”吃人

——评《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形象

上海拖拉机厂一金工《红楼梦》评论小组

《三字经》劈头就宣扬“人之初，性本善”。这话源于儒学的老祖宗孔孟。孔老二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人性善”的唯心主义谬论，鼓吹“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把这些话联系起来，无非是说“仁爱”之心是人生来就有的“善性”。这就是孔孟儒学的人性论。它是林彪反革命的政治思想路线的重要来源之一，并且是他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思想武器之一。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鲜明反儒倾向的小说。曹雪芹用不多的笔墨，勾勒了一个活生生的所谓“大善人”、“活菩萨”王夫人的形象，为我们批判儒家的“仁义”、“德政”谬论，提供了形象化的具体生动的材料。

王夫人是荣国府这个封建贵族的女当家人，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她和贾政一起，总揽着“赫赫扬扬”、“已近百载”的贾府内外实权。他们在实行反动统治方面，手法虽不同，阶级本性却一致。真是夫唱妇随，一个是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以“理”杀人的刽子手，欺世盗名的伪道学；一个是“三从四德”的活标本，斋僧布施的杀人犯，蛇蝎心肠的伪善人。王夫人和贾政，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起着反面教员的作用。

王夫人出身于四大家族之一的王家，哥哥是现任的京营节度使，后又升任九省统制，掌军权的。“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她仗着娘家显赫的家势和财富，取得了荣府当家的地位。不仅在其内侄女王熙凤过门以前总管着荣府的一切，就是王熙凤管事之后，诸事也得先“回过太太”的。只不过她对内侄女颇感得心应手，在省心、偷闲的幌子下，退居幕后罢了。王夫人实是荣府的实际掌权者，是一小撮为非作歹、蹂躏奴仆的主子的保护伞，是个表面上吃斋念佛，实际上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婆。

三十回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在一个盛夏的中午，王夫人躺在凉床上睡觉，丫环金钏儿在旁边给她捶腿。贾宝玉来了，金钏儿刚开口说了句笑话，“只见王夫人翻身起来，照金钏儿脸上就打了个嘴巴，指着骂道：‘下作小娼妇儿，好好儿的爷们，都叫你们教坏了！’”打骂不够，还要逐出去。金钏儿跪着苦苦求情，但没有用。金钏儿蒙此不白之冤，又无处伸诉，被迫投井含恨而死。贾府，实在是个最不“人道”的屠场。但是，到了三十三回，我们却看到，“王夫人唤上金钏儿的母亲来，拿了几件簪环，当面赏

了；又吩咐：“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她。”金钊儿的母亲磕了头，谢了出去。”女儿被逼死，母亲还得跪在刽子手面前磕头谢恩。这就是嗜血者的“仁”和“善”。

“仁”者“爱人”，孔子是这样说的，王夫人是这样做的。故金钊儿的尸体未冷，王夫人便拿起佛珠，念起“吃人有理”的经来。她假惺惺地掉下几滴眼泪，煞有介事地对薛宝钗说，“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钊儿突然跳井死了。”刽子手装糊涂，用“奇事”两字轻轻地把自己手上的血迹抹去了。薛宝钗自然心领神会，献出了她的“自行失足落井”的妙论。王夫人正中下怀，悲天悯人地说道，“金钊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儿差不多儿！”听，说得多动听！其实，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贾府，主子打死几个奴仆本来是算不了什么的。但是，正如列宁所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在王夫人身上这两种职能兼而有之。她行刽子手职能于前，又施牧师职能于后。王熙凤害死尤二姐，引起大观园内外的奴仆们的公愤；而王夫人逼死金钊儿，却博得了“慈善人”的美名。曹雪芹就这样通过金钊儿之死，深刻揭露了儒家的所谓“仁”和“善”的虚伪性和残酷性：它是洒在死者尸体上的圣水，它是注入活人身上的吗啡，它是戴在刽子手手上的白手套。

孔老二说，“克己复礼为仁”。他提倡“仁”，是为了“克己复礼”，即复辟奴隶制。王夫人行“仁”，也是为了“克己复礼”，即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

被称为“温柔富贵之乡”和“好善喜施”的贾府，是建筑在主子对劳动人民的血腥统治的基础上的。二、三十个主子，要有三百多个奴仆照料其饮食起居，更不要说残酷地吮吸着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的血汗

了。贾府的统治者为了维系他们的黑暗统治，就特别强调贵贱有序。贾政崇尚“礼治”，王夫人以“礼”治家。他们的“礼”，就是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在这个“诗礼簪缨之族”里，我们看到，主子分三、六、九级，奴隶有一、二、三等，等级森严。言行举止，都得严守身份，一有逾越，就有生命之危。王夫人对贾琏之淫滥，对凤姐之贪酷，装聋作哑，姑息放纵。但是，对于奴隶的反抗精神，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思想，却一律视为“越礼”的行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她咬牙切齿、恨恨作声地说，“我平生最恨这样的人”。她网罗亲信，安插特务，预伏阴谋，伺机镇压捕杀这种“越礼”的人。抄检大观园，就是她精心策划的一次大规模镇压，死了一大批人。曹雪芹用活生生的历史图画，对王夫人推行的“克己复礼为仁”儒家路线，作出深刻的批判。

“抄检大观园”的导火线是傻大姐拾到一只“绣春囊”。这在贾府引起轩然大波。邢夫人一看“吓得连忙死紧攥住”，王夫人“又哭又叹，声音发颤”。因为事关“风化”，必须立即抄查。于是这个一向“恩多威少”的大“善人”，“宽仁慈厚”的“活菩萨”，一反常态，撕下假面，指派王熙凤纠集一批心腹奴才管家，大打出手了。人们要问，在贾府那块“体仁沐德”的匾额背后，一千纨绔子弟，宿花眠柳，无恶不作，那帮老爷太太，“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不是尽人皆知，无人不晓的吗？又有谁说过一声不是呢？正如贾母所说，“从小儿都是这么过的”，视为天经地义。很显然，王夫人抄检大观园是别有所图的。她对王熙凤说，“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多少就透露了这一点。

抄检大观园是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反动

势力对奴隶们的疯狂镇压，也是荣府邢、王两夫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的白热化。贾府的三小姐探春不无悲哀地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然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这场斗争中，王夫人虽然胜利了，但贴在这位“菩萨”脸上的金粉却纷纷落地了。她一脸杀气，把“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的晴雯，“打炕上拉了下来”，连衣服也不给，赶了出去，和宝玉同一天生日也成了“越礼”的罪过，“唱戏的女孩子，自然更是狐狸精了”，王夫人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把蕙香、四儿、芳官等人推进了另一个火坑，断送了晴雯、司棋、潘又安等人的性命。王夫人在晴雯死后，更是恶狠狠地不许埋葬。其实，晴雯这个性高气傲的奴隶，只是“模样儿长得十分标致”，语言爽直尖利，并无私情勾引宝玉。而和宝玉有私情的袭人，却博得王夫人的赞赏，被许为“准姨娘”，这一切，都是对王夫人的“礼治”、“仁政”的绝妙讽刺，更是对她的伪善面貌的大暴露。“仁义道德”这块遮羞布终究掩不住杀人的血迹，“活菩萨”的假面具也套不住吃人的血口，连王夫人的亲生儿子贾宝玉，也在《芙蓉诔》中写道，“毁波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贾宝玉在叛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奴隶们的反抗更以各种形式在深入发展，主子之间的争权夺利也更加尖锐。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贾府最后是大厦倾倒，一败涂地。这个结局，我们虽然未能看到，但抄检大观园之后，出现的是一片萧杀飘零的气氛，却是我们从后几回里感受到了。“仁政”挽救不了“礼治”的覆灭，这是《红楼梦》王夫人形象塑造的深刻处。

贾府面临末世，家道衰落，江河日下，是贾政、王夫人日夜悬心的大事。他们把

中兴的希望寄托在贾宝玉身上，要他尊孔读经，读书做官，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但贾宝玉却对此一点不感兴趣，痛骂热衷于功名富贵的人是“禄蠹”，揭露儒家经典大半“杜撰”。为了迫使贾宝玉就范，贾政、王夫人扮演了红白脸，俨然象是“严父慈母”。这位“严父”，平庸拙劣，面目可憎；王夫人则因为“掰着嘴巴说一阵，劝一阵，哭一阵”，颇能迷惑人，被称为具有“母性之爱”，好象真有“性本善”那么一回事似的。

毛主席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剥削阶级之间，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更何况王夫人和贾宝玉是封建统治的维护者和叛逆者的斗争，更谈不上什么“母性之爱”。剥开其温情脉脉的面纱，乃是极端利己主义的、残酷的本质。如三十三回，贾政毒打宝玉，王夫人赶来抱住奄奄一息的宝玉，放声大哭起来，爱子之情似乎溢于言表。但她边哭边喊，喊的却是十四岁进学的贾珠的名字，说是“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还骂宝玉说，“你替珠儿死了，留着珠儿，也免得你父亲生气，我也不白操这半世之心了”。可见，王夫人爱的是委身于“经济之道”而早夭的贾珠，而决不是贵族地主的“祸根孽胎”贾宝玉。那么，贾政夫妇的冲突又应该怎样理解呢？后来王夫人自己做了表白，她说，“倘或宝玉有个好歹，撂下我，可叫我靠哪一个？”不须添加一字，王夫人“母爱”的本质暴露无遗！因之，她和贾政的分歧，并不在于“该不该管”，而是如何管。王夫人是把贾宝玉作为维持其财产和权力的工具来使用的。在这一点上，平时装做“不大说话，象木头人似的”王夫人，倒是比那个迂腐无能的贾政高出一筹的。

黛玉之死，王夫人是主谋之一。这一点，前八十回早就透露出来了。是她，伙同薛宝钗收买了袭人，控制宝黛的行动；在她

的指使下，薛姨妈搬进了潇湘馆，和宝钗一搭一档，用“月下老人拴红线”的故事，对黛玉的“越礼”的爱情提出警告；是她，令宝钗和探春、李纨共同代理支持贾府的家政大权，为这个外甥女的未来地位作了暗示。在抄检大观园中，她更借驱逐晴雯，指桑骂槐，直接攻击林黛玉，她对王熙凤说，“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儿，眉眼又有些象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心里很看不惯那狂样子。”“眉眼儿又有些象你林妹妹”居然成为晴雯的“罪状”，则王夫人对林黛玉的厌恶之情，已可想见。一边是叫薛宝钗主持家政，一边是对林黛玉“很看不惯”；一边称颂薛宝钗是“好孩子”、“妥当人”，一边骂林黛玉“狐狸精”、“害人的东西”。薛宝钗、林黛玉未来的命运，在这里已有了定局。薛宝钗为自己唱出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颂歌；林黛玉却发出了“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哀音。林黛玉的死，已只是时间问题了。王熙凤后来在明知宝黛爱情的情况下，敢于赤裸裸地端出她罪恶的“掉包计”，就是直接根据王夫人的这个意旨行事的。恩格斯说，“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王夫人在贾府没落的情况下，害死林黛玉，让宝钗和宝玉成婚，首先是为了借重薛府的经济实力，以作苟延残喘之计。“善人”不“善”，对王夫人的这种“恶”行起决定作用的，是她背后的贵族地主的经济利益。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王夫人之所以要害死林黛玉，还在于她是封建贵族的叛逆者，除掉她，让宝钗这块封建主义的“金锁”去锁住宝玉，使宝玉走为官作宦、立

身扬名的封建主义道路。所谓“金玉良缘”的天命论，就是根据这种尊孔读经的政治需要，而为王夫人所接受、利用的。王夫人和薛姨妈、薛宝钗、王熙凤等结成一党，收买了袭人等哈叭狗，在贾宝玉的周围，组成一个以父、母、妻、妾为主干的封建罗网。它最后害死了林黛玉，逼走了贾宝玉，王夫人则是罪魁祸首。这里，既没有“善”，也没有“仁”，正如紫鹃所控诉的，“但这些人竟怎样狠毒冷淡！”贵族地主阶级的地位及其政治利害关系，把王夫人之流的“善”和“仁”撕了个精光。

总之，王夫人这个形象向我们表明，“善人”不“善”，“仁政”吃人。这是有它的深刻性和典型性的。“仁”、“善”的创始人孔老二，见郑国的统治者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就拍手狂呼“善哉”！他在鲁国代行宰相不久，就杀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办事，就马上与之断绝师生关系，还叫嚷“可鸣鼓而攻之”！可见，他的“仁政”、“善心”本来就是霸道、杀人。王夫人是继承了衣钵的。她外表装得一副“木头人”的样子，口念圣经，眼流眼泪，手拿佛珠，活象“慈悲为上”的大观音，可就在她的念佛声中，断送了多少条人命！林彪口讲什么“仁爱之心”，要教子读经，暗底里却满脸杀气，泡制“571工程”，要整个“吃掉”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也是直接为他的“克己复礼”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的。难怪蒋介石集团要说什么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读《红楼梦》，我们是可以从王夫人等反面典型里，看清孔孟儒学的“性善”、“仁政”等的虚伪性和反动性，并加深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认识。



谈李白诗歌的尊法反儒倾向

范 民 声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诗《庐山谣》中开头的两句。这两句诗大胆地嘲笑了“权势者们的圣人”——孔丘，读了令人痛快。

在唐玄宗李隆基当权的时代，统治阶级尊孔的妖风刮得比以前更厉害。李隆基亲自“祭孔”、“朝圣”，为《孝经》作序、作注，并追谥孔丘为“文宣王”，把孔丘抬上“王位”；甚至孔丘门下的喽罗也被追封为“公”、“侯”、“伯”等。在这尊孔妖风异常猖獗的时候，李白却甘冒统治者的大不韪，对孔丘这个俨然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直呼其名，公开嘲笑，这对当时的封建礼法，确是一种大胆的挑战。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和李白自己思想的局限，他没有全面地批判孔丘和孔孟之道，甚至有时还对孔丘作了某些错误的肯定。但在很多具体问题上，他的态度同儒家的传统思想是鲜明地对立着的。翻开李白诗集，反儒思想的光芒时时可见，而且，这种反儒思想又往往同尊法思想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正是这种尊法反儒的进步思想，充实了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奠定了李白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先看李白在山东时写的一首诗。这首

诗题为《嘲鲁儒》：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

在唐代，除贵胄、世家子弟外，一般知识分子要做官，必须通过科举。而要应科举，又必须熟读儒家的“经典”。唐初孔颖达奉命做的《五经正义》是儒生必读的“国定”课本，熟读了“五经”，就有做官的机会，即所谓“学而优则仕”。这条“读经做官”的道路曾吸引过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李白同时的诗人杜甫、王维等人在内。李白看不起死读书的腐儒，也从来没有应过科举。他在这首《嘲鲁儒》中，对那些“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腐儒，给以尖锐的讽刺。鲁地是孔丘、孟轲的故乡，孔孟之道的影响特别根深蒂固。李白选择鲁儒作为讽刺对象，更能表明他对孔孟之徒的态度。李白指出，象鲁儒这样“白发死章句”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一种不事稼穡，不懂社会，迂腐顽固的怪物。他们既不会管理国家大事，也不能应时适变。当初秦丞相李斯看不起儒生

们，完全是讲道理的。李白自己也决不愿把他们引为同道。这首诗，画面上刻划的是鲁儒这个迂腐可哂的形象，但批判的矛头所向，却不限于此，而是指向了养成这种腐儒的孔孟之道，指向了那条鼓励人们脱离实际，死读经书的道路。

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他也读过很多书，但他不愿走鲁儒那样的道路，不愿做一个“白首穷经”的儒生。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中，他申述自己的志愿是：“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又说：“士生则桑弧蓬矢，射乎四方。”“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这就表明他要走的是一条与“白发死章句”完全不同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这里推崇的是春秋时管仲和晏婴的学说，希望实行的是法家治理国家的“帝王之术”。管仲是早期的法家，他适应历史潮流，在改革政治方面卓有成效，晏婴曾在齐景公面前痛斥过孔丘。李白对管仲和晏婴的学说这样重视，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具有尊法反儒的倾向。同时，他所选择的走向政治舞台的途径，基本上也是法家政治家通常所走的途径：想凭自己的才学得到君王的重用，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可是，在李隆基当权时，尤其在天宝年间，政权已完全被一小撮贵族权豪把持着。李林甫、杨国忠先后执政，独揽大权。他们在组织上执行的都是孔老二的“亲亲”路线，重视的都是孟轲所鼓吹的“世禄”、“世臣”。他们公然受贿，卖官鬻爵，任用亲信，结党营私。“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鸣皋歌送岑征君》）李白在诗歌中形象地描绘了这种由那些“世臣”、“亲信”垄断政权，有才能的人却受到排挤的局面。李白自己就是遭到排挤的一个。他虽曾于公元七四二

年应诏入京，一度受到李隆基的礼遇，“论当世务，草《答蕃书》”^①，能够向皇帝申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并参加一些具体的政治活动，但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最后还是在那些“世臣”、“亲信”们的排挤下离开了长安。

李白离开长安后，曾写了许多诗篇发泄胸中的愤懑。其中突出的一篇是《梁甫吟》。在《梁甫吟》中，李白用楚汉相争时酈食其的故事来抒发自己的理想：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辄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壮士当群雄！

酈食其是下层社会出身的儒生，但他在见刘邦的时候，却宁愿自称“壮士”和“高阳酒徒”，而不承认自己是儒生。李白也以“壮士”自居，希望能象酈食其那样，不是被人当作儒生或词客，而是把他当作政治家，使他能够辅佐君王“定寰区”，“清海县”，施展政治抱负。但这种希望在现实生活中落了空。由世袭贵族、大地主阶级组成的统治集团，根本听不进革新政治的意见。对于李白的进言，不但不能采纳，反而怒他多事，使李白满腔悲愤，不能自己。

这也促使李白对那些世袭贵族和炙手可热的权贵们采取傲慢不逊的态度。在他的诗集中，经常可以读到这样一类诗句：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

“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

“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

^①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这种蔑视权贵、粪土王侯的叛逆精神，是李白诗歌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儒家所提倡、维护的什么“等级”，什么“名分”，统治阶级用来吓唬别人的所谓“权势”，李白都不放在眼中。如果用它来和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可怜相作比较，精神境界有着多么明显的区别！

过去有些人把李白这种态度看作是狂。李白固然有狂放的一面，但单一个“狂”字并不能说明问题。三国时的祢衡也是一个什么人都瞧不起的狂人，而李白并不赞成他。在《望鸚鵡洲怀祢衡》一诗中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祢衡狂妄地看不起曹操，其实在法家政治家曹操眼中，祢衡不过是只蚂蚁而已，渺小得很。同时，李白在这首诗中还对祢衡作出了“才高寡识”的评语。此外，李白对魏晋时阮籍瞧不起刘邦的言论也很不以为然，说是“狂言非至公”。可见李白的“狂”并非目空一切，而主要是针对那些王侯、权贵的，这是一种不迷信权威，要求冲破封建等级制度、“名分”观念的思想的表现。这一点，后来的青年诗人李贺与他有些类似。李贺在诗中对汉武帝曾直呼为“刘彻”、“刘郎”，把这个显赫一时的封建皇帝同普通人一样对待。这同样是对讲究“君君、臣臣”、“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反抗。

李白还有一篇《远别离》，也表现了法家的政治观点。原来，李隆基在他的统治末期，把“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资治通鉴》），使藩镇势力日益扩大，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统一。于是，李白假借古代“尧为舜所囚”的传说，隐晦曲折地提出了“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的警告，预见到这种把权力分散的做法必将导致严重的后果。李白主张权力集中，巩固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这种主张

同后来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提出的观点是比较接近的。

唐朝的“藩镇割据”主要是安史之乱以后出现的局面。但在李隆基统治时期已经露出一些端倪。当时河北的安禄山就是一个典型的土皇帝，总揽着一地的军政大权。军阀势力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当时的中央集权制。李白是希望“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保持国家的统一完整的，对这种局面自然要感到不安。

李白最长的一首诗是《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其中有一段就是写的安禄山的事情：

十月到幽州，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

这是说，他在幽州的时候，已经发现安禄山正在扩充军备，图谋反叛。而朝廷不但不予防备，反而不断增加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地盘，养虎遗患，造成尾大不掉之势。李白既谴责了安禄山的拥兵作乱，也批判了李隆基所采取的“扫地借长鲸”的姑息养奸的错误政策。

安史之乱，是唐朝特别是李隆基尊孔在政治上造成的恶果，是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它既有民族矛盾的一面，又有中央集权与藩镇割据矛盾的一面。平定安史之乱，也包含反对分裂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的意义。在盛唐诗人中，李白和杜甫都有大量关于安史之乱的描写。但在杜甫的诗中，例如著名的“三吏”、“三别”，更多地是在暴露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他既反对安、史的叛乱，写出了这场叛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却同时也把平叛战争写得十分凄惨悲切。李白却不是这样。他也写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受到的摧残，但他的态度很鲜明，对平定安史之乱始终坚决拥护，并多次表示愿意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在给张镐的

诗中他写道：“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赠张相镐其二》）他自比晋朝大破强虏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渴望实现报国杀敌的壮志雄心：“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这些昂扬激越的诗句，都表现出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他诗歌中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

李白诗歌中的尊法反儒倾向，也表现在对历史上法家人物的态度上。最突出的是，他对秦始皇和刘邦两人都作了高度的评价，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在《古风其三》中，他这样描写秦始皇：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在儒家门徒咒骂秦始皇的滚滚浊流中，李白独抒己见，把秦始皇写成一个雄才大略的英雄人物，高度赞扬了他荡平六国、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字里行间，自然地流露出李白对他的崇敬钦佩的心情。

在一首题为《登广武古战场怀古》的诗中，李白又赞美了汉代的开国君王高祖刘邦：

楚灭无英图，汉兴有成功。按剑清八极，归酣歌《大风》。伊昔临广武，连兵决雌雄。“分我一杯羹，太皇乃汝翁。”战争有古迹，壁垒颓层穹。猛虎啸洞壑，饥鹰鸣秋空。翔云列晓阵，杀气赫长虹。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

刘邦出身社会下层，他轻视儒生，袭用秦法，向来是尊法反儒的。因此，后代许多儒家，很瞧不起他。甚至连魏晋时的阮籍，在参观广武楚汉相争的战场遗迹时，也曾发出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议论。而李白在这首诗中却表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刘邦是一个拨乱致治的英雄。他高瞻远瞩，英武豪迈，并能不顾亲人的安危而以国事为重，所以终于战胜了项羽，统一了中国。刘邦的胜利是必然的，只是那些轻视刘邦的俗儒不能理解罢了。

此外，李白在诗歌中还经常提到一些其他著名的法家人物，或用以自况，或寄予同情，或愿意仿效，或表示钦佩。屈原、李斯、张良、贾谊、诸葛亮等历史上的法家人物都经常在李白笔底下出现。应该指出，李白在提到这些人物时流露出来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有时和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有时则表现出“功成身退”等消极情绪。他在《行路难》第三首中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一方面表示了对屈原、李斯等人的同情和惋惜，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李白思想中消极落后的一面。李斯是秦始皇的主要助手，在统一中国、制定秦代的政治制度方面起过重大作用，但他后来在政治斗争中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消极态度，致被赵高所杀，临刑时又错误地认为致祸原因是没有早些退隐。这是李斯思想中的消极面，原是应该批判的，李白却把这种消极思想当作正确的经验教训接受下来。这反映了李白自己在斗争中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

当然李白的思想有其复杂的一面。就他的诗歌来看，尊法反儒倾向是主要的，但其他各种思想特别是道家对他也有影响。上面所说的那种“功成身退”的思想，就是道家的“人生无常”同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混合物，是消极落后的，它使李白在斗争中时常发生动摇。不

过这种思想不是他思想中的主导方面。从他的全部作品来看，积极斗争的精神是主要的。在《赠何七判官昌浩》一诗中，他引用西汉的伏胜九十岁口述《尚书》的故事，写道：“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表示不愿作一辈子书生；同时又写道：“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夫子今管乐，英才冠三军。终与同出处，岂将沮溺群。”表示不甘心在山林田园中隐居，耻与长沮、桀溺之流的隐士同类。对他作品中的消极遁世思想也要作具体分析：应当看到，这主要是当时统治集团对他冷落、谗毁和迫害造成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李白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出路，他想通过浪迹山林或遨游神话世界摆脱政治上的失意。这里面含着深刻的苦闷，然而他“济苍生”、“安社稷”的雄心始终没有磨灭。李白相信过神仙，但又否定了神仙；宣扬过消极遁世，但始终没有忘记“济世”抱负，这些都说明他的思想经常处在复杂的矛盾斗争之中。而斗争的结果，还是积极的思想占了上风。直到他临死前一年，他已六十一岁了，但听到李光弼举兵讨伐安史叛军时，仍是慷慨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只是因为生病，才未成行。

在历史上，法家思想是一种要求变革、要求进步的思想。因此，必然要受到保守、反动势力的围剿和压制。李白的一生，就是在诽谤、歧视甚至政治陷害中度过。“世人皆欲杀”，“魑魅喜人过”，杜甫的这两

句诗，倒是揭示了李白当时遭受围攻的真相。李白死后，反动统治阶级虽然无法消灭他在诗歌领域中的巨大影响，但还是要想出各种方法来加以歪曲或贬低。方法之一是“扬杜抑李”，用抬高杜甫的办法来压低李白。这股从元稹开始、在宋代流行的歪风，从本质上来说，是“尊儒反法”思潮的一个派生物。例如南宋时的朱熹，就从反动的理学家立场出发，用“高”和“正”两字来评价杜甫，而对李白却用“没头脑”三字来加以污蔑。（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另一个方法是对李白进行曲解，似褒实贬。很多人说他是酒徒、狂客、隐士或神仙，把他说得好像超然物外、飘飘欲仙的浮云野鹤。买办文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就把李白歪曲为“始终是一个出世的道士”。南宋的理学家陆九渊甚至荒谬地把李白说成是一个“有志于吾道”的道学先生，妄图把李白拉进他们的反动营垒中去。鲁迅曾怒斥那些在“李白怎样作诗，怎样耍赖”上“一味铺张”的反动文人指出“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

李白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份重要遗产。对这份遗产，我们既不应无批判地全盘接受，也不应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联系儒法斗争的历史，正确地进行分析批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附

嘲鲁儒^①

鲁叟谈五经^②，白发死章句^③。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④。足著远游履，首戴

方山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⑤。秦家丞相府，不重褒衣人^⑥。君非叔孙通^⑦，与我本殊伦^⑧。时事且未达，归耕汶水滨^⑨。

〔注释〕

- ①鲁，古代鲁国，在今山东省。鲁儒，鲁地的儒生。孔丘、孟轲都是山东人。当时山东信奉孔孟之道的儒生最多，也最有代表性。
- ②五经，《周易》、《尚书》、《诗经》、《礼经》（即《仪礼》）、《春秋》合称五经，是儒家的经典，始称于汉武帝时。
- ③章句，分析“经典”的章节句读，加以解释，古时称为“章句之学”。此句是讥笑鲁儒眼光狭窄，思想迂腐，把一生的精力都耗费在章句之学中。
- ④经济，经世济民的意思，经济策，即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统治人民的办法。这两句是说如果问鲁儒用什么办法来管理国家，那他就会象坠入云雾一样，茫然不知所云。
- ⑤足著四句——这四句是描写鲁儒的装束和迂阔可笑的举止行动。
- ⑥秦家丞相，指秦代的李斯，他曾协助秦始皇向反动儒生的复辟行为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褒衣人，褒衣是一种宽大的衣服，古时儒生多穿这种衣服，故褒衣人就是儒生。这两句是说李斯是看不起那些腐儒的。
- ⑦叔孙通，秦汉间鲁人，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后，他曾到故乡招集一批儒生，去为刘邦制订朝仪。由于刘邦是法家，故有些儒生不愿去为刘邦服务。叔孙通讥笑这些人说：“你们真是鄙儒，不知时变。”
- ⑧殊伦，不是同一类人物。
- ⑨时事二句，嘲笑鲁儒不通时事，不知时变，还是回到汶水边种地吧。汶水，河流名，在今山东省。这一句也反映了李白对劳动的轻视。

梁甫吟^①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②？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③。大贤虎变愚不测^④，当年颇似寻常人。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况

壮士当群雄^⑤！我欲攀龙^⑥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冥起风雨^⑦。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颡叩关阊者怒^⑧。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⑨。猘猱磨牙竞人肉，驹虞不折生草茎^⑩，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⑪。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⑫。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⑬。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哈尔为徒劳^⑭。梁甫吟，声正悲。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⑮。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颯吼当安之^⑯？

〔注释〕

- ①《梁甫吟》，是古代乐府中的一个曲调名，声调很悲凉。李白用这一旧题来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后的悲愤心情。诗中列举历史人物的遭际，暗衬自己的怀才不遇，从而批判了当时统治集团任人唯亲、妒贤忌能的反动政治；最后表示要等待时机，把希望寄托于将来。
- ②阳春，阳光明媚的春天，这里比喻光明。
- ③朝歌屠叟，指吕望。传说他五十岁时在棘津（地名）做小贩，七十岁在朝歌（殷代京城，今河南汤阴县）屠牛，八十岁在磻溪（地名）钓鱼，九十岁遇到周文王而被重用，后佐武王灭殷。经纶：指规划政治。三千六百钓：吕望垂钓十年，共三千六百日，故说三千六百钓。风期：风度的意思。这六句是说吕望不遇时只能以屠牛、钓鱼为业，但一旦遇到了周文王，就能得到重用，施展才能。
- ④虎变，虎的皮毛更新整理，文彩炳焕，用以比喻政治上的发展。这句话说“大贤”不会永远贫贱，终有得志的一天，愚人是不能预测到的。
- ⑤酈食其，秦汉间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人。刘邦起兵经过陈留，酈食其前去谒见，刘邦正在洗脚，见酈食其进去，因听说他是儒生，故仍然靠在床上不动。酈食其不承认自己是儒生，以壮士自居，并自称为“高阳酒徒”，同时又责备刘邦在需要用人之际，不该如此傲慢无礼。刘邦立刻停止洗脚，以礼相待。后来酈食其代刘邦到齐国游说，不战而得齐七十二城。隆准，高鼻子。山东隆准公，指刘邦。《史记·高祖本纪》称

刘邦“隆准而龙颜”。趋风，走得象风一样地快。旋蓬，蓬草在空中随风旋转，很轻飘，这里用来形容轻而易举。这八句用鄙食其来比喻自己，说明李白同样不甘于当一个儒生，而是希望象鄙食其一样，做一个建立特殊功勋的壮士。

⑥攀龙，封建社会常以龙比喻皇帝，攀龙意指辅佐君王。

⑦雷公，即雷神。砰訇(pēng hōng)，大声。震天鼓，指打雷。投壶，古代的一种游戏。倏烁(shū shuō)，电光迅疾。古代有神话说，东王公和玉女比赛投壶，投不中的，天就发笑。这里玉女指唐玄宗周围的一批权奸。这四句是说，皇帝昏庸，权奸当道，政治腐败黑暗。

⑧阍阖，神话中的天门。阍者，守门的人。这两句说，他想辅佐皇帝建立功业，但无法接近皇帝。

⑨白日，指皇帝。杞国忧天，古代寓言：杞国有人因害怕天掉下来，无处藏身，急得寝食俱废。这两句是说，统治者不能理解他对国家的一片忠心，而他自己却为国事深深担忧。“无事忧天倾”，是讽刺性的反话。

⑩猥貒(yè yǔ)，古代神话中一种吃人的野兽，这里用来指朝廷中险恶的人。驺虞，是古代传说中一种白色的虎，据说它秉性善良，不吃生物，不从草上走过。这两句是说，统治集团中有些人象猥貒那样凶残贪婪，而他自己却愿意象驺虞那样爱护人民。

⑪接，迎面而射。猱，猕猴，攀援轻捷，故称飞猱。雕虎，毛色斑驳的虎。接飞猱，搏雕虎，比喻矫健勇敢。焦原，传说春秋时莒国有一块大石，名叫焦原，宽五十步，没有人敢走近它。这两句形容自己还有才能和勇气，经得起艰难险阻的考验。

⑫卷，曲。这里指抱负不得施展。这两句的意思是说：由于统治者的不辨贤愚，颠倒是非，使有才能的人不能施展其抱负，而愚蠢的人反而很得意。因此世俗的人把我看得轻如鸿毛。“可卷”的“可”字是反语。

⑬三壮士，相传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勇士，晏子认为他们是危险人物，因此建议齐景公除掉他们。他用齐景公名义送给他们二个桃子，说是功劳最大的可以吃桃子。结果两人抢先拿了桃子，而另外一人的功劳却比那两人大，因此要求两人退出桃子。结果两人羞愧自杀，第三个人也因

感到对不起那两人而自杀身死。三国时诸葛亮在《梁父吟》中曾写过这个故事，称这三人“力能排南山”。李白在这里也沿袭采用了这个题材，用来说明立大功、有本领的人仍不免于遭到妒贤忌能者的残杀。这可能是指李林甫、杨国忠等权奸排除异己的行为而言。

⑭吴楚二句，西汉景帝三年(公元前一四五年)，分封在吴楚等地的宗室七王，大搞分裂割据，起兵反对中央，妄图实行奴隶主的复辟。景帝派窦婴、周亚夫前去镇压叛乱。周亚夫在将到河南的时候，找到了侠士剧孟，非常高兴，说“吴楚造反不用剧孟，由此就可知道他们是不行的了。”哈(hāi)，嗤笑。这两句说明人才的重要，进一步申述了法家的“举贤授能”的政治主张。

⑮张公二句，相传西晋时曾在豫章丰城掘得一对宝剑，丰城令雷焕把一支送给张华，一支留着自用。张华写信给雷焕说：“详观剑文，乃干将也，莫邪何复不至？虽然，天生神物，终当合耳。”后来张华被杀，他的剑就不知所在。雷焕死后，他的儿子雷华拿着宝剑经过延平津。剑忽然跃入水中。雷华派人下水去取，水中不见宝剑，只见两条龙，各长数丈。雷华叹道：“张公曾说神物终当复合，现在确是应验了。”李白这里借用这个典故的意思是：有才能的人是不会永远被埋没的，一旦时机成熟，就可施展抱负。这说明李白虽然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打击，但并未灰心绝望，对前途仍持乐观的态度。

⑯峴岬，不安的样子。安之，到哪里去？这句的意思是说自己应安于困危，以待时机。

秦王扫六合(古风其三)^①

秦王扫六合，虎视^②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③。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④。收兵铸金人^⑤，函谷正东开^⑥。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⑦。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⑧。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颖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鬣鬣蔽青天，何由覩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⑨？但见三泉^⑩下，金棺葬寒灰。

〔注释〕

- ①秦王，秦始皇。六合，天地四方。扫荡六合，就是统一中国的意思。在孔孟之徒和历代反动派咒骂秦始皇的滚滚浊流中，李白却在这首诗中高度赞美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统一中国的伟大功勋，这在当时是代表进步的政治观点的。诗的后半部提到了秦始皇追求“不死药”的迷信行为，字面上是批评秦始皇，实际上是暗指唐玄宗。唐玄宗妄冀长生、信道求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所以以前就有人指出，李白在这里是对唐玄宗进行讽刺。
- ②虎视，形容势力的强盛。
- ③挥剑二句，《庄子·说剑篇》说：“天子之剑……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这两句形容秦始皇威震天下，所向无敌，六国诸侯都归向于秦。
- ④明断二句，说秦始皇的英明果断乃是上天所授（这里夹杂着李白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并称颂他的雄才大略，凌驾群才之上。

- ⑤兵，兵器。金人，金属铸成的人像。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为了防止奴隶主阶级反抗，尽收天下的兵器，铸成十二个金人，置于宫庭。
- ⑥函谷，函谷关，为东方入秦的重要关口。六国未灭时，秦以重兵防守，启闭甚严；六国灭后，全国统一，它就可以向东开放了。
- ⑦骋望，纵目四望。秦始皇曾在浙江绍兴的会稽山和山东诸城的琅琊山上立碑，铭志秦的功德。
- ⑧刑徒二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二二二年，秦始皇曾征发刑徒七十余万人修筑宫殿和在骊山造工事。
- ⑨尚采十句——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派方士徐市（fú）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到海外蓬莱等处采集仙药。徐市等入海几年，没有找到，便欺骗秦始皇说：“海中有大鲛鱼，使我们无法接近蓬莱山。”后来秦始皇亲自带人在山东烟台用连弩射死了一条大鱼。髻鬣（qǐliè），鱼脊和鱼颌上的羽状部分。
- ⑩三泉，很深的地方，指秦始皇的墓穴。

（上接 31 页）

浮在渣面上接触到炭棒，这样会增炭的，马上用掏扒排除掉。”

炉前工人们周阿发看法还未转过来，大家没有理他，也不动手。

“同志们！周师傅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应该听他的。”肖志刚从加料台上跳下来，抓起掏扒就伸进炉门排除合金接触炭棒。在他带领下，炉前工都上去了。肖志刚下了操作台，走到周阿发面前说：“周师傅！感谢你的好建议。”

周阿发听肖志刚这么说，感动地想：“原来他并不是对我的话一句不听的啊！”

肖志刚发觉周阿发嘴角上少了一样东西，亲切地从周阿发胸口的袋里拔出一支雪茄烟，放在周阿发的嘴角上，并且帮周阿发点了火。肖志刚把火柴梗一扔，说：“周师傅！在抽烟问题上，我并不反对你搞‘形而上学’。我十分尊重你这个习惯。对你头

脑里那块看不见的‘禁止出钢牌’，我是坚决反对的。今天，你的行动已说明你把这块看不见的‘禁止出钢牌’扔进垃圾箱里去了。周师傅！我为你高兴。”肖志刚背过身对大家说：“同志们！让我们大家热烈欢迎周师傅！欢迎我们的‘新制度’！”

炉前工人都热烈地向周阿发鼓掌。

周阿发终于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紧紧地握住了肖志刚的大手，说：“志刚啊，你是党培养起来的一代新人，由于你在我头脑里来了两次‘大闹天宫’，使我受了深刻的教育，我得感激你啊。”

肖志刚说：“今后我也要向你学习嘛！”

一会儿就出钢了。只见电炉慢慢倾斜，就象一匹彩绸突然从出钢口展向盛钢桶，钢水飞溅，红光冲天，犹如一轮红日从车间升起，把肖志刚这个新人的身影映照得透红、透红的了。

（插图：施大畏 题图：贺聿杰）



能文能武
(中国画)

周小筠作

能文能武
周小筠



朝霞

1974/9

ZHAO XIA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代号: 4-195 定价: 0.25元